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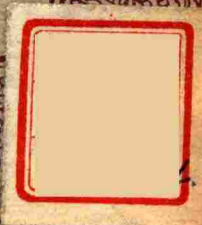
王雲五主編

周禮正義

(六十)

孫詒讓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周禮正義

(六十)

孫詒讓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周禮正義

卷五十五

大司馬之職。掌建邦國之九灋。以佐王平邦國。

平、成也。

〔疏〕

掌建邦國之九灋者。謂修立此九法之書。順之邦國。九法九伐等。並政官之官法也。賈疏云。

此九法已下。皆言邦國。則施於諸侯為主。但此九法。據殷同之時建之。故大行人云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。注云。政謂邦國之九法。則殷同之時。司馬明布告之。故云建也。案賈說非也。大行人所施之政。雖即此九法。但建與施異。大

司馬建九法於平時。至殷同之時。乃取此已建之法。與大行人同施行之。二官相與爲官聯耳。疏并建與施爲一事。誤。注云。平、成也。正也者。平、成。爾雅釋詁文。說文亏部云。平、又正也。成正者。謂成其政治。正其違僭。司

馬法仁本篇云。以政令平諸侯。制畿封國。以正邦國。於疆爲界。〔疏〕制畿封國。以正邦國者。佐王制邦國之封域。與大司徒爲小國之等。賈疏云。謂制諸侯五百四百里之等。各有封疆。界分乃得正。注云。封、謂立封於疆爲

界者。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。注云。封、起土界也。蓋於兩疆分判處。起土爲界。埒故謂之封。設儀辨位。以

等邦國。辨、別也。別尊卑之位。〔疏〕設儀辨位。以等邦國者。佐王制邦國之禮等。與大宗伯、大行人、司儀、掌

差。故云以等邦國。掌訝云。掌邦國之等籍。以待賓客。然則大司馬建其法。掌訝主其籍。其事同也。注云。儀、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者。賈疏云。以此經云等邦國。按大行人云。以九儀辨諸侯之命。等諸臣之爵。鄭云。九儀。謂命

者五。公侯伯子男也。爵者四。孤卿大夫士也。知九儀中。唯有諸侯諸臣。無天子之臣。按大宗伯云。以九儀之命。正邦國之位。注云。每命異儀。則九儀之中。謂一命以至九命之儀。其中有六命八命。并九命作伯。兼有王臣。則與

此異也。云辨別也者。天官敘官注同。云別尊卑之位者。謂朝位等。並以爵之尊卑爲別。大行人云。凡諸侯之王事。辨其位。正其等。協其禮。賓而見之。是也。進賢興功。以作邦國。與、猶舉

起也。使其勤善樂業。〔疏〕進賢與功以作邦國者。進賢。謂邦國三歲貢士於天子也。射義云。古者天子之制。諸侯歲之心。使不惰廢。獻貢士於天子。天子試之射宮。注云。歲獻。獻國事之書。及計借物也。三歲而貢士。舊

說云。大國三人。次國二人。小國一人。孔疏謂據尚書大傳。公羊莊元年何注說略同。案諸侯三歲貢士。蓋與鄉大夫三歲實與賢能期正相應。說伏甚塢。漢書食貨志云。諸侯歲貢少學之秀者於天子。公羊宣十五年何注。穀梁閔元年范

注。說並同。是謂比歲貢士於天子。與伏傳義不合。鄭所不從也。興功。舉諸臣有功者。以為三卿五大夫等。注云。興猶舉也者。大司徒注同。云作起也者。胥注同。云起其勤善樂業之心。使不惰廢者。賈疏云。以臣有賢有功。舉之

與官。則起邦國之內勤善樂業也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。謂君也。維。猶連結也。〔疏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者。在王建業之心。使不惰廢善業也。建牧立監。以維邦國。謂君也。維。猶連結也。〔疏〕邦國之君長。與大宰為官聯

也。賈疏云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。州有牧。使維持諸侯。又一國立一監。以監察一國。上下相維。此則大宰云。建其牧。立其監。亦一也。注云。牧州牧也者。大宰注云。以侯伯有功德者。加命作州長。謂之牧。是也。云監。監一

國。謂君也者。釋文出監國。無一字。蓋所見本撓之。大宰注云。監。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。是也。並詳彼疏。云維猶連結也者。說文糸部云。維。車蓋維也。引申為繫連結之語。廣雅釋詁云。維。係也。連結亦與係義相近。

制軍詰禁以糾邦國。詰。猶窮治也。〔疏〕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者。賈疏云。按上文大國三軍。次國二軍。小國一

相窮治。相糾正。故云以糾邦國也。注云詰猶窮治也者。說文言部云。詰。問也。引申為窮治。書周官孔疏引大司寇馬注云。詰。猶窮也。月令。詰誅暴慢。注云。詰。謂問其罪窮治之也。云糾猶正也者。小宰注云。糾。猶割也。

察也。軍禁亦以割察邦國之不正。使歸於正。故云猶正也。施貢分職以任邦國。職。謂賦稅也。任。猶事。〔疏〕施貢分職者。佐王命邦國之貢

云。施貢多少據國地大小。故地官大國貢半。次國三之一。小國四之一。皆由天子施之。此大宰九貢。并小行人春令八貢。皆是歲之常貢。與大行人因朝而貢者異也。案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差。據大司徒公食者半。侯伯食者參之

一。子男食者四之一為說也。然彼經所云食者。當依先鄭說。為五等諸侯所自食。則不可以此為貢數之差次。賈依後鄭說。以食者並為天子所食之貢。非經義。不可從。詳彼疏。注云職謂賦稅也者。爾雅釋詁云。職。常也。鄭意賦

稅有常法。故通謂之職。賈疏云分職者。即大宰所云九職是也。彼據畿內。此據諸侯。諸侯邦國。亦由天子分之。使

民有職業。因使稅之。所稅者。市之以充貢。若然。言貢。據向天子而言。云稅。據民所為為說。事相因。吳廷華云。

職力氏職云。制其職。各以其所能。制其貢。各以其所有。職。卽述職之職。貢。卽大宰之九貢也。注以職爲賦稅。疏以職爲大宰之九職。誤。案吳說本王昭禹是也。莊有可說同。小行人云。令諸侯春八貢。秋獻功。注云。功。考績之功也。彼貢功。卽此所施與分之貢職。蓋天子施其職。諸侯則獻其功。分職與獻功事相因。猶大宰萬民之九職。會謂之九功也。下文以九畿之籍。施邦國之政職。職亦謂邦國君臣所受之職事。並與賦稅異也。云在猶事也者。大宰以任百官注云。任。猶傳也。廣韻七至云。事事刃。又作制傳。是事傳字同。詳簡稽鄉民以用邦國之。稽。謂比數也。大宰疏。云事以其力之所堪者。謂差其國之大小。定其力所堪承之貢賦以事之。簡稽鄉民以用邦國之。稽。猶計。〔疏〕夫。玉海食貨引三禮義宗。謂諸侯三鄉三遂。次國二鄉二遂。小國一鄉一遂。書費誓云。魯人三郊三遂。也。〔疏〕三鄉卽三鄉。史記孔子世家。魯有昌平鄉是也。賈飲酒禮疏說邦國制。亦依崔義。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。古者百里之國。三十里之遂。二十里之郊。七十里之國。二十里之遂。九里之郊。五十里之國。九里之遂。三里之郊。伏傳三等國里數與此經不合。而皆有郊遂。則可以證義。論語鄉黨皇疏。左傳孔疏。並謂諸侯亦郊內爲鄉。郊外爲遂。與王國制同。蓋卽依書傳義也。若然。邦國亦有遂。經唯言鄉者。文不具。國語周語晉文公請隧。章注以隧爲六遂。云唯天子有隧。諸侯則無也。今攷晉文所請。乃天子葬禮。章引賈逵。唐固。虞翻。及左傳僖二十五年杜注賈子審微篇說並如是。不可易也。章說與費誓不合。不可從。又左襄九年傳。宋有四鄉正。國語齊語。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。工商之鄉六。士鄉十五。章注云。二千家爲一鄉。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。此管子所制。非周法。並與侯國三鄉之制不合。不爲典要也。注云簡謂比數之者。小宰八成。聽師田以簡稽。先鄭注云。簡。猶閱也。廣雅釋詁云。閱。數也。是簡閱並爲比數之言。賈疏云。謂比數計會鄉民而用之。云稽猶計也者。小宰注同。均守平則以安邦國。諸侯有土地者均之。尊者守〔疏〕均守平則者。地政。與大司徒。土均。大宗伯爲官聯也。劉台拱云。均守。卽土均職所謂均地守也。平則。所謂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。案劉說是也。此則與大宗伯五命賜則義同。卽大司徒土均之法也。詳大宗伯疏。賈疏以爲職貢之法。則與施貢分職無異。非經義也。注云諸侯有土地者均之。尊者守大。卑者守小者。書舜典僞孔傳云。諸侯爲天子守土。故稱守均之者。謂若大司徒建五等爵土之差。爵尊則地大。爵卑則地小。均平之。使各守其境土也。云則。法也者。大宰注義。比小事大以和邦國。比。猶親。使大國親小國。小國事大國。相合。〔疏〕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者。司馬法仁本同。比小事大以和邦國。和也。易比象曰。先王以建萬國。親諸侯。

於此。注云比猶親者。形方氏注同。廣雅釋詁云。親。比。近也。是比。與親義同。云使大國親小國。小國事大國。相合和也者。約形方氏文賈疏云。按司儀有五等。諸侯自相為賓。亦有五等。諸侯之臣相為國客。按春秋有小國朝大國。大國聘小國。故鄭云使大國親小國釋經比小。小國事大國釋經事大。使相合和。故云以和邦國也。引易比象曰。先王以建萬國。親諸侯者。證比訓親之義。以九伐之濶正邦國。諸侯有違王命。則出兵以征伐之。所以正之也。諸侯之於國。如樹木之有根本。是以言伐云。〔疏〕注云諸侯有違王命。則出兵以征伐之。所以正之也者。白虎通義誅伐篇云。目。則下九者皆是違王命者也。若然。按下文九者。唯有賊賢害民一者稱伐。其餘八者。皆不言伐。此經總言伐者。優滅二者亦是伐之例。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。服乃嘗之。墮之。削之。正之。殘之。杜之。故皆以伐言之。云諸侯之於國。如樹木之有根本。是以言伐云者。釋九者總稱伐之義。說文人部云。伐。擊也。一曰敗也。亦斫也。白虎通義誅伐篇云。伐者。擊也。欲言伐擊之也。明諸侯專國。根本深固。故以斫伐樹木為況。賈疏云。此九伐施於邦國。在於時會之時。是以大行人云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。注云。禁。謂九伐之法。是當時會者也。馮弱犯寡則嘗之。馮。猶乘陵也。言不字小而侵侮之。嘗。〔疏〕

馮弱犯寡則嘗之者。馮。司馬法仁本篇作憑。即馮之俗。說文犬部云。犯。侵也。賈疏云。馮弱。據以強陵弱。犯寡。據以大侵小。如此者。嘗瘦其地。使不得強大也。注云馮猶乘陵也者。馮訓乘。春官敘官注同。毛詩大雅小旻傳云。馮。陵也。左襄八年傳云。馮陵我城郭。云言不字小而侵侮之者。左昭十六年傳云。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。孔疏引服虔云。字。養也。此馮弱犯寡亦謂不能養小國而侵侮之。云嘗猶人嘗瘦也者。嘗即省之段字。經例作嘗。注例作省。大司徒注可證。此疑當作嘗。猶人省瘦也。釋名釋天云。嘗。省也。如病者省瘦也。又釋言語云。省。瘦也。臚雅約少之言也。漢書外戚傳注嘗灼云。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憔悴。後漢書袁閔傳李注引謝承書云。面貌省瘦。字皆作省。呂飛鵬云。嘗。省古通用字。春秋莊二十年肆大嘗。公羊作肆大省。大司徒禮即省禮。詒讓案說文女部云。婚。減也。水部云。婚。少減也。凡嘗瘦。省瘦字並有減少之義。蓋與婚消聲義略同。引王霸記曰。四面削其地。蓋漢書

魏文志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。司馬法仁本篇說此九伐之文。其上文有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云云。疑即本王霸記也。削其地。亦與滅婚之義近。賈疏云。對下文削之者。不四面削之為異也。惠士奇云。如鄭說。則嘗與削何別。春秋莊二十有二年。肆大嘗。穀梁曰。肆。失也。嘗。災也。災紀也。范注云。災。謂罪惡。紀。治理也。有罪當治理之。然則嘗之者。治其孽也。嘗。公羊作省。省與嘗通。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。而作常武之詩曰。率彼淮浦。省此徐

二十有二年。肆大嘗。穀梁曰。肆。失也。嘗。災也。災紀也。范注云。災。謂罪惡。紀。治理也。有罪當治理之。然則嘗之者。治其孽也。嘗。公羊作省。省與嘗通。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。而作常武之詩曰。率彼淮浦。省此徐

土。嘗之言省也。省其土。非削其地也。嘗釗云。四面削其地。句。當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。下此嘗當訓如大司徒嘗禮之嘗。嘗。裁損之也。案惠曾二說亦通。賊賢害民則伐之。春秋傳曰。粗者曰伐。精者曰伐。

曰伐。又曰。有鍾鼓曰伐。則伐者。兵〔疏〕賊賢害民則伐之者。謂專殺賢大夫與害民。皆是暴虐之事。故聲罪以伐入其竟。鳴鐘鼓以往。所以聲其罪。〔疏〕之也。注引春秋傳曰。粗者曰伐。精者曰伐者。釋文云。粗。本亦作

轟。公羊莊十年傳。二月。公侵宋。曷為或言侵。或言伐。倘者曰侵。精者曰伐。何注云。倘。轟也。將兵至竟。以過侵責之。服則引兵而去。用意尚轟。精。猶精密也。侵責之不服。推兵入竟。伐擊之益深。用意稍精密。案粗。倘。以

轟。聲義略同。穀梁隱五年傳云。苞人民毆牛馬曰侵。斬樹木。壞宮室曰伐。此鄭所不用。引又曰。有鍾鼓曰伐者。左莊二十九年傳云。凡師有鍾鼓曰伐。無曰侵。輕曰襲。杜氏釋例云。侵伐襲者。師旅討罪之名也。鳴鐘鼓以聲其過曰

伐。寢鐘鼓以入其竟曰侵。掩其不備曰襲。此所以別與師用兵之狀也。云則伐者兵入其竟。鳴鐘鼓以往。所以聲其罪者。即兼用公羊左氏二義。國語晉語亦云。伐備鐘鼓。聲其罪也。韋注云。以聲章其罪也。暴內陵外

則壇之。內。謂其國。外。謂諸侯。壇。讀如同壇之壇。王霸記曰。置之空壇之地。鄭司農云。〔疏〕暴內陵外則壇之壇。讀從憚之以威之憚。書亦或為憚。玄謂置之空壇。以出其君。更立其次賢者。

古字當作釗。石經及各本並誤。陵。變之段字。暴。詳地官敘官及司釗疏。賈疏云。暴內。即上云賊賢害民是也。陵外即上云馮弱犯寡是也。上二文各有其一。故伐之嘗之。不奪其位。此則外內之惡兼有。故壇之嘗其位。立其次賢。

注云內謂其國。外謂諸侯者。其國。謂封域之內。諸侯。謂鄰國。云壇讀如同壇之壇者。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。云鄭君易壇為憚。今本作讀如。非也。案段校是也。書金縢為三壇同壇。僞孔傳云。壇築土。壇除地。鄭祭法注義同。

是壇與憚聲近而義別。故鄭破壇為憚也。丁晏云。詩東門之壇。釋文作壇。云依字當作憚。左氏襄二十八年舍不為壇。正義引服虔云。除地為憚。古壇憚字多通用。引王霸記曰。置之空壇之地者。羣書治要注。地作中。說文土部云。壇。

野土也。憚為除地。故謂之空壇。謂置之空虛之野地。不得居其都邑也。徐養原云。按司徒序官廛人注。杜子春以廛為市中空地。疑廛亦與憚同也。廛壇憚三字同音。互相假借。案徐說亦通。鄭司農云。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。書亦或

為憚者。釋文出憚之云。本或無之字。段玉裁改憚為憚。云今本作憚誤。鄭司農讀從憚。云從者。以書有作憚者也。憚之以威。見左傳昭十三年。黃丕烈亦從段校。云本書注云書亦或為者。不易讀為讀從之字。前後注文可證。案段黃

說是也。國語魯語云。帥大鱸以憚小國。晉語云。大罪伐之。小罪憚之。下又云。伐備鐘鼓。戰以鎗于丁寧。則憚與戰事同。韋注云。憚。懼也。自虎通義誅伐篇云。戰者何謂也。尚書大傳曰。戰者。憚警之也。先鄭讀為憚。蓋與晉

語伏傳義略同。謂憚即伐之小者。於義亦得通也。云玄謂置之空墀以出其君者。依王霸記義。破先鄭讀也。黃以周云。出。謂出其君於墀。對立賢爲文。惠士奇云。置之空墀之地者。幽之也。荀子王霸曰。官人失要則死。公侯失禮則幽。幽謂囚之。左傳哀八年。邾子無道。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。囚諸樓臺。梏之以棘。使諸大夫奉大子華以爲政。此古幽之法。蓋置之空墀之地。制其出入。不得自由。亦不離其國內。周書囚蔡叔于郭鄰。幽之也。叔卒。仍立其子仲於蔡。則郭鄰乃空墀之地名。明在蔡之境內矣。案惠謂置之空墀爲幽是也。鄭謂出其君者。亦謂出其國都。別置之空地。不必出其國境也。云更立其次賢者者。亦增成王霸記義。賈疏云。以其古者不滅國。故知更立次已下賢子弟。

野荒民散則削之。 附。削其地。明其不能有。〔疏〕注云荒。蕪也者。說文艸部云。荒。蕪也。一曰艸淹地也。曲

荒蕪。韋注云。荒。虛也。荀子經國篇云。國大荒者亡。楊注云。大荒。謂都荒廢不治。云田不治。民不附。削其地。明其不能有者。說文刀部云。削。析也。射義云。數有讓而削地。賈疏云。古者量地以制邑。度地以居民。地邑民居。

必參相得。無曠土。無遊民。今言野荒民散。由君政惡。民並適彼樂國。故民散而野荒。是其君不能有。故削之。負固不服則侵之。負。猶恃也。固。險可依以固者也。

而已。用兵淺者。詩曰。〔疏〕注云負。猶恃也者。說文具部云。負。恃也。一曰受貸不償。案注例。凡云猶者。皆密人不恭。敢距大邦。〔疏〕段借引申之義。此本義亦云猶者。鄭說負字義疑不與許同。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者。

毛詩大雅天保傳云。固。堅也。謂地險可自依恃爲堅固。故不服也。前敘官注云。固。國所依阻者也。國曰固。野曰險。散文則險固義通。云不服。不事大也者。爾雅釋詁云。服。事也。謂不服事王及方伯。云侵之者。兵加其竟而已。

用兵淺者者。卽上引公羊傳云。粗者曰侵。是也。穀梁傳二十六年。襄八年傳並云。侵。淺事也。皆鄭所本。國語晉語云。襲侵。密聲爲暫事也。此卽莊二十九年傳所謂無鍾鼓曰侵。又穀梁隱五年傳。謂苞人民毆牛馬曰侵。並鄭所不

用。賈疏云。對伐是用兵深者。以其罪輕。直侵之而已也。詒讓案。依經則侵宜兼從左氏義。蓋古者用兵。不廢權謀。負固不服。則不易攻伐。故潛師襲襲。使失其所恃。而後可以服之。鄭偏舉一隅爲釋耳。引詩曰。密人不恭。敢距大

邦者。大雅皇矣篇文。密者。毛傳云。賊殺其親則正之。正之者。執而治其罪。王霸記曰。正。殺之也。春秋僖二

密須氏。引之者。證不事大之義。賊殺其親則正之。十八年冬。晉人執衛侯。歸之于京師。坐殺其弟叔武。

〔疏〕賊殺其親則正之者。謂恣爲淫虐。以非罪誅夷宗族者也。凡五服以內爲親。掌戮云。凡殺其親者焚之。殺王之親者辜之。注云。親。總服以內是也。注云正之者。執而治其罪者。與前正邦國義略同。謂執其君。正治其

罪也。鄭讀正如字。文選鍾會檄蜀文李注。引此經作征。疑馬干諸家讀與鄭異也。引王霸記曰正殺之也者。鄭嫌執治其罪謂不殺。故又引王霸記文爲釋。謂罪尤重者。則正其罪而殺之也。云春秋僖二十八年冬。晉人執衛侯。歸之于京師。聖殺其弟叔武者。左傳云。春。晉侯伐衛。衛侯出奔楚。使元垣奉叔武以受盟。六月。晉人復衛侯。公子歆犬華仲前驅。叔武將沐。聞君至。喜。捉髮走出。前驅射而殺之。元暉出奔晉。冬會于溫。衛侯與元暉訟。衛侯不勝。執衛侯。歸之于京師。鄭以衛侯殺弟。是賊殺其親。晉執衛侯。合於執而治其罪之義。故引以爲證。若然。親雖通咳五服。而以子弟爲尤重。故公羊僖五年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。傳云。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。甚之也。何注云。甚之者。甚惡親親也。穀梁襄三十年。天王殺其弟倭夫。傳云。君無忍親之義。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。蓋諸侯之尊。兄弟雖不得以屬通。然無絕親之理。故有殺親。則正治其罪矣。放弑其君則殘之。放。逐也。殘。殺也。王霸記〔疏〕云。放弑其君則殘之者。釋文云。弑。本又作殺。說文殺部云。弑。臣殺君也。白虎通義誅伐篇曰。殘滅其爲惡。〔疏〕云。弑者試也。欲言臣子殺其君父。不敢卒候間可事。可稍稍試之。釋名釋喪制云。下殺上曰弑。弑。伺也。伺閒而後得施也。案弑殺經典多互譌。釋文或本亦誤。注云放逐也者。說文支部云。放。逐也。尙書大甲敘云。伊尹放諸桐。僞孔傳云。不知朝政故曰放。云殘殺也者。方言云。淋。殺也。晉魏河內之北謂淋曰殘。賈疏云。以殺解殘也。經本不云殺。不云滅。云殘者。蓋取殘賊殺之。殺之苦毒。故尙書梓材云。戕敗人育。注。戕。殘也。又云。無胥戕。無胥虐。注云。無相殘賊。無相暴虐。是戕爲殘賊也。異義。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。邾人戕郕子于郕。傳曰。凡自內虐其君曰弑。自外曰戕。卽邾人戕郕子是也。自內弑其君曰弑者。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。雖他國君。不加虐亦曰殺。若加虐殺之。乃謂之戕之。取殘賊之意也。若自上殺下。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。若然。此經云殘者。是加虐殺之。雖非他國君。至於賊臣。亦云殘也。案賈引梓材注。卽鄭書注佚文。依賈說。則殘與戕義同。宣十八年公羊傳云。戕。郕子于郕者何。殘而殺之也。又穀梁傳云。戕。猶殘也。挽殺也。范注云。挽。謂捶打殘賊而殺。鄭意此殘亦殘賊而殺之。以放弑其君。其罪尤重。當在堂戮焚辜之比也。引王霸記云。殘滅其爲惡者。此訓殘爲滅也。戰國策秦策云。昔智伯瑤殘范中行。又衛策云。魏文侯欲殘中山。高注並云。殘。滅也。說苑權謀篇云。荆伐蔡而殘之。又云。湯乃興師。伐而殘之。遷桀南巢氏焉。皆以滅爲殘。俞樾云。殘當讀爲翦氏之翦。鄭彼注曰。翦。斷滅之言也。古或以踐爲之。書序。遂踐奄。鄭注曰。踐讀爲翦是也。又或以殘爲之。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。躬從前擊。與義聲相近。故得通用。成王翦奄。正用大司馬法也。成二年左傳曰。余姑翦滅此而朝食。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。猶云翦滅其爲惡也。依說文。則字當作戩。戈部。戩。滅也。詩曰。實始戩商。今詩閔宮篇作翦商。

凡言翦滅者。皆戰之假字。作踐。又翦之假字矣。案惠俞說是也。尙書敘釋文引尙書大傳云。遂踐奄。踐之云者。謂殺其身。執其家。猶其宮。蓋殘踐聲類同。皆滅國殺君之尤酷者。與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爲唯滅其君異。鄭訓殘爲殺。王霸記又以殘。犯令陵政則杜之。令。猶命也。王霸記曰。犯令者。違命也。陵政者。〔疏〕注云令猶滅爲說。義實相成也。輕政法不循也。杜之者。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。〔疏〕命也者。

遂士注同。說文口部云。令。發號也。又口部云。命。使也。文選長楊賦注引春秋元命苞云。命者。天子之令。賈子禮容語下篇云。命。制令也。是命令互相訓。引王霸記曰。犯令者。違命也者。文王世子注云。犯。猶干也。言干犯王之命令也。云陵政者。輕政法不循也者。一切經音義引荈頌云。陵。侵也。謂輕藐國之政法。不率循之。是爲陵政也。云杜之者。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。小爾雅廣詁云。杜。塞也。說文支部云。𨔵。閉也。讀若杜。杜卽𨔵之假字。謂杜塞其四境。不得交通隣國也。惠士奇云。戰國策。中山稱王。齊閉關不通其使以隘之。隘之者。猶杜之也。春秋莊十年。宋人遷宿。公羊曰。遷之者何。不通也。以地遷之也。何氏曰。遷。繞也。繞取其地。使不得通四方。蓋杜

齊國佐曰。使耕者東畝。是則土齊也。土之言杜也。此九伐杜之之法也。古土杜通。公羊注云以齊爲土地。失之。呂氏春秋簡選篇。晉文公反鄭之。東衛之畝者。亦以此。外內亂。鳥獸行。則滅之。王霸記曰。悖人倫外內。無以異于禽獸。不可親百姓。則誅滅去之也。曲禮曰。夫唯禽獸無禮。故父子聚麀。

〔疏〕外內亂。鳥獸行。則滅之者。公羊莊二十六年傳云。君死乎位曰滅。左文十五年傳云。凡勝國曰滅之。又襄十三年傳云。用大師焉曰滅。誅滅去之。亦謂用大師滅其君也。惠士奇云。滅之者。滅其君。不滅其國。滅者。誅君之辭。誅君之子不立。更擇其先世子孫賢者立之。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。君死曰滅。春秋吳敗頓胡。沈。蔡。陳。許之師于鷓父。胡子髡。沈子逞滅。杜預曰。國雖存。君死曰滅。是也。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。近乎外內亂鳥獸行矣。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。則滅之之事也。左傳襄公四年曰。滅斟灌。袁公元年又曰。殺斟灌。王肅云。古者滅殺同名。然則滅之者殺之而已。注引王霸記曰。悖人倫外內。無以異于禽獸。不可親百姓。則誅滅去之也者。子亦當作於。外亂謂外淫。列女傳貞順篇云。諸侯外淫者絕。是也。內亂謂內淫。若烝報也。引曲禮曰。夫唯禽獸無禮。故父子聚麀者。鄭彼注云。聚猶共也。鹿牝曰麀。引之者。證經言鳥獸行也。賈疏云。按春秋公羊左

氏說。凡征戰有六等。謂侵。伐。圍。入。滅。用兵麀猶不聲。鍾鼓入境而已。謂之侵。侵而不服則戰之。謂兩陳交刃。戰而不服則伐之。謂用兵精而擊鍾鼓。伐而不服則圍之。謂市其四郭。圍而不服則入之。謂入其四郭。取人

陳交刃。戰而不服則伐之。謂用兵精而擊鍾鼓。伐而不服則圍之。謂市其四郭。圍而不服則入之。謂入其四郭。取人

民不有其地。入而不服則滅之。謂取其君。此皆舉重而言。假令先入後滅。書入舉重。已外盡然。正月之吉。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。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。

使萬民觀政象。挾日而斂之。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。至正歲。又縣政法之書。挾日。十日也。〔疏〕正月之吉。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者。自此

官常也。大司馬於周正建子之月朔日。布政於天下。和當讀爲宣。詳大宰疏。賈疏云。謂上九法九伐。并下凡令以下。皆此時布之。云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。使萬民觀政象者。亦於正月吉布政之日。縣政象之法。使萬民觀之。政象之法

即大司馬之官法九法等是也。注云以正月朔日。布王政於天下者。大宰注義同。云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者。鄭以乃縣政象之法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。小司馬職雖闕。當亦有正歲。帥政官之屬觀政象之灋之文。與小宰小司徒小

司寇同。此縣政象與彼爲一時事。然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合。其說非也。亦乃以九畿之籍。施邦國之政職。方詳大宰疏。云挾日十日也者。大宰注云。從甲至甲。謂之挾日。凡十日是也。

千里曰國畿。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。又其外方五

百里曰采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。又其外方

五百里曰鎮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。畿、猶限也。自玉城以外五千里爲界。有分限者九。籍其禮差之書也。政職所共。主政之職。謂賦稅也。故書畿爲近。鄭司農云。近當言畿。

春秋傳曰。天子一畿。列國一同。〔疏〕乃以九畿之籍。施邦國之政職者。即上九法施實分職之事也。九畿。即職方詩殷頌曰。邦畿千里。維民所止。氏之九服。國畿爲王國。不在其數。司馬掌九畿。故書酒誥謂之圻父。詩小

雅祈父毛傳云。祈父。司馬也。職掌圻圻之兵甲。祈、圻、畿。字並通。分建畿服。肇自唐虞。周沿厥制。而數則迥異。書禹貢云。五百里甸服。百里賦納總。二百里納鈺。三百里納秸服。四百里粟。五百里米。五百里侯服。百里采。二百里男邦。三百里諸侯。五百里綏服。三百里揆文教。二百里衛武衛。五百里蠻服。三百里夷。二百里蔡。五百里

荒服。三百里蠻。二百里流。史記夏本紀說五服云。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。甸服外五百里侯服。侯服外五百里綏服。綏服外五百里要服。要服外五百里荒服。依史遷說。則禹貢五服面各二千五百里。兩面通五千里。其總鈺采男

等。即當服五百里之政法。僞孔傳說亦同。是則彼之甸服當此國畿。服侯當此侯畿。綏服當此甸畿。要服當此男畿。

荒服當此采畿也。而鄭君書注之說則又不然。詩商頌殷武孔疏云。皋陶謨云。禹曰。予惟荒度土功。弼成五服。至于五千。注云。荒。奄也。奄大九州四海之土。數土既畢。廣輔五服而成之。至於而各五千里。四面相背爲萬里。堯制五服。服名五百里。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。其外荒服曰四海。禹所弼五服之殘數。亦每服者各五百里。故有萬里之界焉。又禹貢云。五百里甸服。每言五百里一服者。是堯舊服。每服之外。更言三百里一百里者。是禹所弼之殘數也。堯之五服。服五百里耳。禹平水土之後。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。是五服服別千里。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。賈逵馬融之說尙書云。甸服之外。每百可爲差。所納總銓秸粟來者。是甸服之外。特爲此數。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。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。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。史記司馬遷說。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。大界與堯不殊。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。王肅注尙書。摠諸義而論之云。賈馬既失其實。鄭玄尤不然矣。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。不在於拓境廣土。土地之廣。三倍於堯。而書傳無稱焉。則鄭之創造。難可據信。且其所以爲服之名。輕重顛倒。遠近失所。難得而通。先王規方千里。以爲甸服。其餘均平分之。公侯伯子男。使各有寰宇。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人禾粟。非其義也。史遷之旨。蓋得之矣。又齊譜疏引鄭注云。甸服比周爲王畿。其弼當侯服。在千里之內。侯服爲甸服。其弼當男服。在二千里之內。綏服於周爲采服。其弼當衛服。在三千里之內。要服於周爲蠻服。其弼當夷服。在四千里之內。荒服於周爲鎮服。其弼當蕃服。在五千里之內。據鄭書注所云。於堯時五服方五千里。禹弼成五服之後。服各弼五千里爲萬里。周有天下。地亦方萬里。與禹時同。惟分五服爲九。故王制注云。禹承堯舜。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。夏末既衰。夷狄內侵。諸侯相并。土地減。國數少。殷湯承之。更制中國。分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。周公復唐虞之舊域。分其五服爲九。其要服之內。亦方七千里。又詩齊譜云。周公致太平。數定九畿。復夏禹之舊制是也。蓋禹貢通畿內爲五服。此經除畿內爲九畿。文本不同。鄭欲齊而一之。故爲此說。國語周語韋注。漢書王莽傳顏注。引服虔說。並依鄭義。今攷禹貢五服之義。當以史遷王孔之說爲允。賈馬說以甸服總銓語文爲在服外。而侯服以外四服所云采男等則又在服內。一經前後文同義異。必不可通。鄭復據賈馬釋甸服之義。通之侯綏四服。謂每服崎零之文。並爲禹所弼之數。在本服五百里之外。審校文義。既未允協。使果堯服五千。禹弼爲萬里。則宜更立服名。不宜并入舊服。且將新弼舊。一服之倍爲里二千。甸服所弼若通爲王畿。是則禹之畿內倍於殷周。揆之於理。既爲疏闊。若以所弼殘數分建邦國。而仍冢甸服之名。則於分服之義自相違戾。宜王肅原其難通也。然禹貢孔疏引肅奔稷注云。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。若其週邪委典。動有倍加之較。則又欲舉書禮里數倍半之差。歸之道路弧直計算之異。求之古籍。既無塙證。且道路迂曲。較之島道。雖有增多。亦斷無倍加之理。甘說仍不可據。竊謂自禹至周。更歷三代。戶口日增。疆宇漸

關。故禹之九州五服爲五千里。周之九州王畿并六服爲七千里。每而益地千里。差較無多。理所宜有。至於蕃國三服。地既荒遠。不過因中土畿服之制。約爲區別。王會所及。蓋有不能盡以道里限者矣。要之禹貢職方。服數既異。不宜彌爲此傳。諸家之說。削趾適履。鉏鋤益甚。今無取焉。云方千里日國畿者。周書作惟篇云。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。制郊甸方六百里。因西土爲方千里。呂氏春秋慎勢篇云。古之王者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。天子之地方千里以爲國。所以極治任也。賈疏云。此據王畿內千里而言。非九畿之畿。但九畿以此國畿爲本。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也。云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者。周語韋注云。侯圻。言諸侯之近者。歲一來見也。周書職方孔注云。侯服爲王者斥侯也。賈疏云。侯者侯也。爲天子伺候非常也。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者。曲禮注云。甸服治田出穀稅。職方孔注云。甸。田也。治田。入穀也。賈疏云。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賦貢。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者。職方孔注云。男。任也。任王事。賈疏云。男者任也。任王者之職事。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者。曲禮注云。采九州之內地。取其美以當穀稅。賈疏云。采者采取美物以供天子。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者。職方孔注云。衛服。爲王扞衛也。賈疏云。衛者爲天子衛守。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者。禹貢疏引鄭書注云。蠻者聽從其俗。羈縻其人耳。故云蠻蠻之言縹也。職方孔注云。蠻服用事差簡慢。賈疏云。蠻者縻也。以近夷狄。縻繫之以政教。自此已上六服。是中國之九州。自此已外。是夷狄之諸侯。此蠻服出大行人云。要服。亦一也。言要者。亦見要東以文教也。詒讓案。此采衛蠻三服通言之亦曰四衛。中車云。革路以封四衛。是也。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者。賈疏云。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稱也。鎮者去中國稍遠。理須鎮守。蕃者以其最遠。故得蕃屏之稱。此三服總號蕃服。故大行人云。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一見。指此三服也。此云者。衛服之內。各舉一邊而言。其實通稱唯蠻服。以外直據彼爲號。不通中國之名也。詒讓案。蕃畿職方氏作藩服。周書職方同。孔注云。藩服。屏四境也。案。蕃爲屏蔽之義。則當以藩爲正。此經及大行人蕃國並作蕃者。假借字也。又案。此九畿自侯畿至此衛畿五服面五千里爲中國。故書康誥。酒誥。康王之誥。說外服並止於采衛。左襄十五年傳亦云。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。呂氏春秋慎勢篇又云。凡冠帶之國。舟車之所通。不用象譯。狄韉方三千里。並據此衛畿之內而言。而職方九州則又外及要服。卽此蠻畿。是面三千五百里也。至周代古籍。說畿服者。亦多駁文。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。夫先王之制。邦內甸服。邦外侯服。侯衛賓服。夷蠻要服。戎狄荒服。章注亦依鄭義。兼取禹貢與此經爲釋。謂邦內甸服。卽此經之國畿。云甸服者。爲沿夏名。邦外侯服。卽此經之鎮服。蕃服。蓋以五服。咳此經之九服也。然禹貢疏引章注又以彼賓服卽禹貢之綏服。則於此經

當爲采衛二服。非總舉五畿。與今本章注復異。今案國語以甸服爲畿內。同於禹貢。與此經甸在侯服外迥異。攷書康誥云。侯甸男邦采衛。又酒誥云。越在外服。侯甸男衛邦伯。二書作於周公致政以前。而畿服之名已與此經同。白虎通義爵籥引酒誥。以爲殷制。則此經九服。或卽沿殷名。亦未可知。國語所云。必祭公追紀古名。故取禹貢五服。而不取職方九服。周語襄王謂晉文公曰。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。規方千里。以爲甸服。義亦然也。韋氏以此經曲爲傳合。而說殊未安。又周書王會篇云。方千里之內爲比服。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。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。比與賓一聲之轉。禹貢玼珠字或作蟻。是其證也。彼比要荒三服。卽周語所謂侯衛賓服。夷蠻要服。戎狄荒服也。然無甸服所說里數。與此經及禹貢又並不合。疑皆傳寫譌互。孔晁注以爲因殷之服名。殊無確證。王制又云。千里之內曰甸。千里之外曰采。曰流。孔疏亦以殷制中國方三千里爲釋。與此經畿服之制所差尤多。皆非周制也。注云畿猶限也者。毛詩商頌玄鳥傳云。畿、疆也。小爾雅廣詁云。限、疆界也。是畿限義同。說文田部云。畿、天子千里地。以逮近言之。則言畿也。是畿爲國畿之專名。引申之。凡畿疆之限通謂之畿。路史國名紀引尚書大傳云。圻者。天子之境也。諸侯曰境。圻卽畿也。畿境對文則異。散文亦通。云自王城以外。五千里爲界。有分限者九者。此九畿卽謂九服之界限。有九者。不數國畿也。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。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。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。相距萬里。許慎謹按。以今漢地考之。自黑水至東海衛山之陽至於朔方。經略萬里。從古尚書說。鄭氏無駁與許同。案此九畿面五千里爲界。卽古尚書說五服相距萬里。但服數不同。據異義所云。則漢時尚書古今文兩家說本不同。今文說謂三代並方五千里。則王城以外面二千五百里。故王制注引孝經說云。周千七百諸侯。布列五千里內。論衡別通篇云。殷周之地極五千里。是也。馬鄭許三君則並從古文說禹貢與周並方萬里。王城以外面五千里。故王制疏引鄭易注。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。三代之末。地方五千里。實則禹貢面二千五百里。兩面方五千里。此經九服面五千里。兩面方萬里。二經不同。說禹貢者。當從今文書義。說此經者。當從古文書義。不容偏據也。云籍其禮差之書也者。說文竹部云。籍、簿書也。禮差。謂國之大小。爵之尊卑。及大行人說以九服之遠近定朝覲之疏數與貢物等。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。爵卑而貢重者。甸服也。則職貢之籍服各不同。若此之類。皆著於書也。云政職所共。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者。賈疏云。案大宰云。以九賦任萬民。據畿內。此九職亦施與邦國。則此政職也。但施職事與之。使萬民勤職而出賦稅。諸侯得之。以市取土。毛以貢之。則禹貢篚貢是也。據民而出。謂之賦稅。據諸侯所送。謂之貢也。案鄭賈說非也。此政職卽謂邦國君臣所奉行之政治職事。與上文分職義同。詳前疏。云故書畿爲近。鄭司農云。近、當言畿者。段玉裁云。當言畿者。當爲畿也。畿聲斤聲文徵二韻合音也。丁晏云。爾雅。畿、近也。易小畜。上九。月幾望。子夏作近。中孚。六四。月幾

望。京作近。引春秋傳者。襄二十五年左傳。鄭入陳。子產獻捷于晉。晉人曰。何故侵小。對曰。昔天子之地一圻。列國一同。自是以衰。今大國多數圻矣。若無侵小。何以至焉。杜注云。圻方千里。同方百里。此引圻作畿者。先鄭據左。古文與杜本異。又引詩殷頌者。玄鳥。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。上地食者參之二。其民可用者家三人。據文。先鄭引此二者。證字當從畿之義。

中地食者半。其民可用者二。家五人。下地食者參之一。其民可用者家二人。賦。給軍用者也。令邦國之賦。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。

如六遂矣。鄭司農云。上地謂肥美田也。食者參之二。假令一家有三頃。歲種二頃。休其一頃。下地食者參之一。田薄惡者所休多。〔疏〕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。此家上施政職。軍用者也。所謂軍賦也。別於大宰九賦等爲給經用之賦。云令邦國之賦。亦以地之美惡。民之衆寡爲制。如六遂矣者。賈疏云。此文承上邦國之下而云。令賦是還據邦國諸侯而說也。按遂人。上地夫一廛。田百畝。萊五十畝。中地

家二百畝。下地家三百畝。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。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。詒讓案。鄭言此者。明此經三等授田。上地食者三之二。與遂人六遂之制同。與大司徒都鄙之制異也。其三等任民之法。則與小司徒六鄉之制同。遂人云。以下

劑致此。注云。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。及會之。以下劑爲率。謂可任者家二人。今此備上中下三劑。則任民之法不與遂同也。賈疏又據小司徒注謂授田有九等之法云。若然。則上地是上下之地。應家八人。一人爲家長。可在者當云

家七人。今云家三人者。經欲互舉以明義。故以中地之上家七人。見出上地之下家八人者。明亦有上地之中。上地之上。又言下地食者參之一。其民可用者家二人。地即據下地之上。人即據中地之下。家五人者。亦是互舉以明義。故

地舉其下。人舉其中。欲見亦有下內三等地及人也。其說殊爲迂曲。今並不取。詳小司徒疏。鄭農云。上地謂肥美田也。食者參之二。假令一家有三頃。歲種二頃。休其一頃者。即遂人云上地田百畝。萊五十畝也。歲種其田。而休其

萊。其大司徒都鄙三等田。則上者不易之田。家百畝。彼無萊田。皆歲種不休。與此異也。賈疏云。舉上地。只應云一頃五十畝。而云三頃者。直取參之二。舉整言之。或并二家而說也。云下地食者參之一。田薄惡者所休多者。即遂

人云下地田百畝。萊二百畝是也。此皆磽瘠之地。所休多。謂若歲種一頃。休其二頃也。中春教振旅。司馬以旗致民。平列陳如戰之陳。以旗者。立旗期

者守國之備。孔子曰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兵者凶事。不可空設。因蒐狩而習之。凡師。出曰。〔疏〕中春教振旅

拾兵。入曰振旅。皆習戰也。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。春習振旅。兵入收衆專於農。平。猶正也。

之法也。以下四時習兵大田之制。此官脩戰法以教之。亦政官官法之大端。故其文特詳也。教振旅者。習戰罷選師入國之事。云司馬以旗致民者。命司常置之。司常云。凡軍事。建旌旗。及致民。置旗弊之。甸亦如之。是也。云平列陳如戰之陳者。說文肩部云。隲、列也。經典通段陳爲之。此教戰陳。列軍衆。如臨敵接戰時之陳。卽後大閱禮陳車徒之法是也。但冬狩章云。左右陳車徒。有司平之。注以爲鄉師正其行列。則此振旅列陳。亦鄉師平之。司馬當泄其事耳。注云以旗者。立旗期民於其下也者。大司徒云。大軍旅。大田役。以旗致萬民。注云。徵衆刻日樹旗。期於其下。此與彼義同。此所建卽九旗之熊旗。後作旗弊旗。並同。賈疏云。謂大司馬素有田獵之期日。今至期日。立熊虎之旗於期處以集衆。吳廷華云。司徒以旗致民。此又致之者。司徒致於所治。此則致之田所也。云兵者守國之備者。言兵械爲國守圍之備。故必豫閑習之。引孔子曰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者。論語子路篇文。集解引馬融云。言用不習之民。使之攻戰。必破敗。是謂棄之。引證必豫教民習戰之事。云兵者凶事者。司常注同。云不可空設。因蒐狩而習之者。賈疏云。蒐狩是田獵之名。欲行蒐狩。先芟草萊。教戰訖。乃入防田獵。是以書傳云。戰鬪不可空習。故於蒐狩以閑之。閑之者。習之。是其習兵因蒐狩也。詒讓案。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。公羊桓四年傳何注。竝云。禽獸多則傷五穀。因習兵事。又不空設。故因以捕禽獸。所以共承宗廟。示不忘武備。又因以爲田獵害。穀梁昭八年傳云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。禮之大者也。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。寄戎事之教于田獵。武事不空設。必有以緘。故寄教于田獵。閑肄五兵。說竝與鄭同。云凡師出曰治兵。入曰振旅。皆習戰也者。本穀梁莊八年治兵傳說。司馬法仁本篇云。天子大愷。春蒐秋獮。諸侯春振旅。秋治兵。所以不忘戰也。案天子有振旅治兵。諸侯亦有蒐獮。司馬法皆錯互言之。賈疏云。按莊公八年正月甲午祠兵。公羊傳曰。祠兵者何。出曰祠兵。入曰振旅。其禮一也。皆習戰也。注云。禮、兵不徒使。故將出兵。必祠於近郊。陳兵習戰。殺牲饗士卒。左氏說。治兵於廟。禮也。注云。三年而治兵。與秋同名。兵革將出。故曰治兵。穀梁傳亦云。出曰治兵。習戰也。入曰振旅。習戰也。鄭玄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。故云。祠兵者。公羊字之誤。因而作說之。亦不從左氏說。治兵爲授兵於廟。云於周司馬職曰。仲夏教養舍。仲秋教治兵。其下皆云如戰之陳。仲冬教大閱。脩戰法。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。如是治兵之屬。習戰。非授兵於廟。又無祠五兵之禮。案賈所引左氏舊注。蓋賈服義。左隱五年傳。臧僖伯云。三年而治兵。入而振旅。杜注云。雖四時講武。猶復三年而大習。據彼文。則四時講武之外。復有三年之大習。與公羊桓六年何注。三年簡車。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事略同。此經無文。殆非周初之制。互詳後疏。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。以春教振旅。爲戰罷收衆之事。夏教養舍。爲在道舍止之事。秋教治兵。爲軍行出國之事。冬教大閱。爲兩軍接戰之事。征伐則四事備有。

無事講習。則四時分肄。各教民以一事。互相備也。云春習振旅。兵入收衆專於農者。鄭中庸注云。振、收也。詩采芻箋云。振、猶止也。旅、衆也。止與收義亦略同。以春農事方興。故教以軍選入國收衆之事。示使民專於農也。爾雅釋天云。入爲振旅。反尊卑也。郭注云。尊者在。前。復常儀也。此釋振旅之儀法。與收衆之義亦不相悖。公羊傳何注云。將入。嫌於廢之。故以振訊士衆言之。國語吳語說。吳軍諱。鈞振旅。則何說亦可通。國語齊語章注。左傳隱五年杜注。穀梁莊八年范注。爾雅釋天郭注。漢書刑法志顏注。皆釋振旅爲整衆。此並與何訓略同。與鄭異也。云平猶正也者。前注同。辨鼓鐸錡鏡之用。王執路鼓。諸侯執賁鼓。軍將執晉鼓。師帥執提。旅帥執鼙。卒長執鏡。兩司馬執鐸。公司馬執錡。鼓人職曰。以路鼓鼓鬼享。以賁鼓鼓以金鐸通鼓。以金鐸節鼓。鄭司農云。辨鼓鐸錡鏡之用。謂鈺鐸之屬。錡讀如濁其源之濁。鐸讀如謹曉之曉。提讀如攝提之提。謂馬上鼓。有曲木提。持鼓立馬鬣上者。故謂之提。杜子春云。公司馬謂五人爲伍。伍之司馬也。玄謂王不執賁鼓。尙之於諸侯也。伍長謂〔疏〕辨鼓鐸錡鏡之用者。春辨金鼓。與夏辨號名。秋辨旗物。三時各辨其一。唯冬兼之公司馬者。雖卑。同其號。〔疏〕備。但春亦有號名旗物。夏秋亦有金鼓。唯詳略小異耳。吳子應變篇云。鼓之則進。金之則退。春振旅還師。宜習進退之節。故以金鼓爲重。孫子軍爭篇云。軍政曰。言不相聞。故爲之金鼓。視不相見。故爲之旌旗。夫金鼓旌旗者。所以一人之耳目也。吳語云。王乃秉枹。親就鳴鐘。鼓丁寧、鐸子、振鐸、勇怯皆應。三軍皆譁。鈞以振旅。與此振旅辨鼓鐸錡事相應。云王執路鼓者。檀弓孔疏云。兵車參乘。若是。元帥則在中央鼓下。御者在左。戈盾亦在右。故成二年蹇之戰。於是卻克爲中軍將。時流血及屢。未絕鼓音。是將居鼓下也。若天子諸侯親爲將。亦居鼓下。故戎右云。贊王鼓。成二年齊侯圍龍。齊侯親鼓之是也。若非元帥。則皆在左。御者在中。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。代御而逐齊侯。故杜預云。其車自非元帥。御者皆在中。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。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。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。子重將左。而云子重鼓之也。故爲將皆在鼓下也。以其親鼓。故以爲鼓下。案周禮諸侯執賁鼓。軍將執晉鼓。師帥執提。旅帥執鼙。豈皆居鼓下也。其義恐非也。案熊謂凡軍將皆居中央鼓下是也。此經王侯及軍將所執路賁晉三鼓。鄭謂皆建於所自乘之車。此皆大鼓。必當車中建之。則執之者亦必居中可知。其師帥執提以下皆小鼓。不必建於車中。則執之者自可居車左。熊並不謂師帥以下皆居中央鼓下。孔蓋失糾。又案凡車上建鼓皆爲楹鼓。左傳宣四年孔疏云。車上不得置籩箴以縣鼓。故爲作附。若殷之楹鼓也。鄭珍云。車箱外三面皆有闌。其式前之闌。金鼓在焉。左宣四年伯棼射王汰輦及鼓附。著於丁寧。可見輦之後有鼓。鼓之後有鈺。鈺之後有附者。吳語

戰常建鼓章昭注。鼓、晉鼓也。建謂爲之楹而樹之。知古人戰車上是樹楹鼓。鼓大附小。則中多空地。鉦乃手所搖擲。其大無幾。當卽繫於附。襄十八年齊殖綽郭最皆矜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。闕之長各如其輪式。則左右軌兩縱木當隨前一分。及前闕兩端之外皆有四寸六分空地。兩囚坐此。鼓在其上。非坐鼓下而何。又云車之辨等衰者。止在諸師其長短廣狹須求合轍。必無貴賤皆同。據吳語十旌一將軍。戰常建鼓。章昭謂鼓是晉鼓。依周禮軍將執晉鼓之文自不誤。但今以鞞人計之。晉鼓之木長六尺六寸。鞞鼓長八尺。面皆徑四尺。古之鼓面在兩旁。其樹於箆中面當空處雖不知高下附。要與軾相切。爲晉鼓歟。若以面向人。木之占地總六尺六寸。式內外分居三尺餘。軍將卽須退式後三尺餘擊之。則身必立當箱軫之際。若以面向側。四尺之而於式內亦居二尺。其木適如車廣。軍將居中。手必繞出左右兩人之外乃及擊之。若鞞鼓木長八尺。面向人。則擊者幾無立處。面向側。則且出車旁七寸矣。皆無可者。然旌鼓師之耳目。斷無不建鼓之理。反覆釋之。夏官言仲冬教大閱。羣吏聽誓訖。中軍以鞞令鼓。鼓人皆三鼓。司馬振鐸。羣吏作旗。車徒皆作鼓行。注謂中軍中軍之將也。三鼓者鼓人也。鼓人師帥旅帥也。中軍之將令鼓。鼓人擊鼓以行之。夫以大閱修戰法。中軍之將令鼓止用鞞。而擊鼓率其卒伍以行者又止是師帥旅帥。則所擊者亦止是提鞞耳。臨戰所擊。豈得異是。若仲春教振旅。此時本主於辨鼓鐸鑼鐃之用。故王以下所執不同。然鼓坐作進退。亦止是師旅之帥鼓以行之。王及諸侯軍將不過以所執令之。不必親登車擊鞞晉也。路鞞晉之大既不可建車上。晉鼓下爲提。然則軍將或王侯自將必皆建提。下則建鞞明矣。賈氏中軍令鼓疏云。將居鼓下。以鞞晉圍長筭之。人非居其下不可。然如何擊之耶。案鄭子尹說是也。據大僕凡軍旅贊王鼓注云。王通鼓。佐擊其餘面。賈彼疏亦以路鼓釋之。是鄭意自謂王在軍所乘戎路。實建路鼓。王親與大僕等同擊之。則謂諸侯軍將等兵車。亦實建鞞晉諸鼓可知。賈申鄭自不誤。然子尹依三鼓廣長之度筭之。建與鞞皆不能。無所妨礙。故疑此經爲習戰之禮。王侯等不必親登車擊鼓。若臨戰。則王侯軍將車所建而擊者。亦不過提鞞等小鼓。今攷鼓附高度。經注無明文。以考工記總敘說兵事六等之度推之。車軫四尺。人長八尺。通爲一丈二尺。轉人注謂衡高八尺七寸。輻曲中高度與彼等。則與人要腹正相值也。左傳謂鼓附與輻高相直。而以徑四尺長六尺至八尺之鼓懸其上。無論附之爲直木曲木。鼓之爲直向側向。縱不觸人首。亦必蔽人目矣。儻更出人首之上。則附木必長一丈三尺以上。以一丈三四尺之木。建徑四尺長六尺至八尺之鼓。車行不搖。不安乎。是其不能絕無所礙明矣。況大閱禮中軍以鞞令鼓。曰令鼓。則非親擊可知。若中軍將車自建晉鼓。何不自擊晉鼓以令之。而必擊鞞以令鼓人鼓之乎。竊疑此經師執提以下。其鼓較小。皆是親執。其軍將以上職位較崇。所用三鼓廣長之度絕侈。將車所不易建。當別以車載之。則三鼓不必親執。經以與下提鞞等牽連並舉。故通言執耳。吳語將軍建鼓。文例亦同。實則王侯軍將

所親執者。仍是擊。與大閱禮中軍用擊同也。其大師王在軍臨戰之時。王車亦止載擊以令鼓。而鼓人別乘副車。載路鼓以從之。如大閱中軍以擊令鼓而後鼓人三鼓。彼鼓人卽地官之屬。所鼓者。蓋卽路鼓。諸侯軍將以下。當亦如是。左傳伯勞射楚王車及鼓。亦卽擊。散文通稱。猶吳語鑿大夫提鼓。卽此旅帥所執之擊耳。肆師注引尙書大傳說武王觀兵事云。王升舟入水。鼓鍾亞。是水行鍾鼓不與王同舟。則陸行鍾鼓亦必別建於副車。行軍又有鍾鐃。而軍將所令亦止用鐃。皆足相比例。夫然則三鼓雖大。而專車以載。當無難容之慮。而鼓人唯掌擊鼓。不執它事。亦當無不能擊之虞。於理勢儻有合乎。古軍禮亡佚。將鼓別載。無可證。惟大閱中軍用擊。而鼓人別鼓。可相推迹。而注又誤釋鼓人爲師帥旅帥。其制彌晦。子尹知三鼓必非將車所能建。而不知其有別載之法。後文大閱禮卽其搗證也。云軍將執晉鼓者。釋文。軍將作將軍。云本或作軍將。案國語吳語云。吳王陳士卒百人。以爲徹行百行。行頭皆官師。攬鐃。十行。一鑿大夫提鼓。十旌。一將軍建鼓。彼將軍建鼓。卽此將軍執晉鼓。軍將。卽將軍也。章注引此經。亦作將軍執晉鼓。與陸本同。左傳昭二十八年。公羊宣十二年。穀梁文五年傳。國語晉語。大載禮記衛將軍子子篇。亦並有將軍之文。或此經舊本如是。不必與師帥旅帥等同也。云旅帥執擊者。卽吳語鑿大夫提鼓。旅帥。下大夫也。云兩司馬執鐃者。卽吳語官師攬鐃。兩司馬。中士也。章注據彼百人爲行。以官師爲卒長上士。案祭法。官師與適士廟制不同。則官師自當爲中下士。或吳制百人之長以中下士爲之。與王朝制異。彼注又引賈逵唐固虞翻說。以官師爲大夫。則誤。章氏亦不從也。注引鼓人職者。證三鼓三金之用。彼文貢鼓作鼗鼓。貢卽鞞之省。詳彼疏。據此經。是路鼓晉鼓亦軍事所用。彼各舉一端爲義。文不具也。鄭司農云。辨鼓鐃鐃之用。謂鐃鐃之屬者。賈疏云。案司馬法云。十人之長執鐃。百人之帥執擊。千人之帥執擊。萬人之主執大鼓。義與此同。故引之爲證也。論讓案。鼓人注云。鐃。鐃也。形如小鐘。說文金部云。鐃。鐃也。似鈴。鐃。小鐃也。是鐃鐃皆鐃之類。疏云。謂鐃鐃之屬以咳之。司馬法以什計數。與吳語陳制正同。而與此經軍制則異。先鄭似不必據彼文。互詳敘官。疏云。鐃讀如濁。其源之濁者。此擬其音也。段玉裁云。淮南子漢書禮樂志。皆有濁其源之語。云鐃讀如譟。譟之譟者。賈疏云。從毛詩云。以謹譟。案賈引毛詩。卽大雅民勞篇以謹惓惓。釋文本鄭箋云。惓惓。猶譟也。譟譟字通。釋名釋樂器云。鐃聲譟譟也。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者。史記天官書云。大角旁星曰攝提。索隱引春秋元命苞云。攝提之爲言。提攜也。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。云謂馬上鼓。有曲木提。持鼓立馬髦上者。故謂之提者。說文手部云。提。挈也。國語吳語之提鼓卽擊。又越語云。范蠡乃左提鼓。章注亦並訓提爲挈。此提鼓當大於擊。而其可提挈則同。故卽以提爲名。擊謂馬鬣。詩魯頌駟孔疏云。髦卽是鬣。皆謂馬之鬣也。案依先鄭說。提鼓蓋以曲木爲柄。人立馬上提持之。鼓下垂。

與馬之鬣相直。然此章路鼓以下。並據在車言之。不宜師帥執提。獨為單騎。賈疏亦駁之云。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。舉以況周。其實周時皆乘車。無輕騎法也。莊存與云。古人車戰。無騎兵。駟馬夾轅。去隊十二三尺。安得有提持之鼓立馬鬣上而鼓之。鄭珍云。先鄭以漢法況周。然此可推古提鞮之制。其木必短。建車上者。附必曲木。折向外。令其面適當式前。高或及臂。乃便軍將之擊。案賈莊鄭諸說是也。御覽樂部引大周正樂云。馬上之鼓曰提鼓。有木可提執。蓋即沿先鄭此注之誤。竊謂提鼓以提為名。固當有柄可以提持。但不必在馬鬣上耳。說文敘部云。鞮。騎鼓也。玉燭寶典引着韻篇云。鞮。馬上鼓也。疑禮家舊說又有釋旅帥執鞮為騎鼓。與先鄭釋提略同。其說亦非也。鞮。詳小師疏。杜子春云。公司馬。謂五人為伍。伍之司馬也者。以其在兩司馬之下。故知為伍之司馬。敘官云。五人為伍。伍皆有長是也。敘官又云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。彼以王國對都家言之謂之公。乃軍司馬以下之通稱。與此公司馬為伍長異。云玄謂王不執賁鼓。尚之於諸侯也者。賈疏云。按鼓人職。賁鼓。鼓軍事計。王在軍。自為元帥。自合執賁鼓。今不執賁鼓者。見諸侯因朝而來。與王為賓客。故讓之使執賁鼓。故云尚之於諸侯。案賈說謬也。廣雅釋詁云。尚。加也。高也。尚之於諸侯。言尊王。加之諸侯之上。以示殊異。此三鼓並依大小尊卑差次用之。據鼓人六鼓之次。路鼓尊於鞮鼓。今諸侯既執賁鼓。王不可與彼等。故尊異之而執路鼓。非謂王讓於諸侯而不執賁鼓也。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。雖卑同其號者。賈疏云。按諸官大夫乃與大官同號。宰夫已下。并上士中士下士。皆不能與大官同號。今於序官大司馬之下。上士得號與司馬。中士得號行司馬。及在軍二十五人長。中士號兩司馬。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。皆與大官同號者。以司馬主軍。軍事主嚴。雖卑得同號也。案賈說未瑩。諸司馬官卑而同卿號者。以其同主兵耳。左成二年傳。齊有銳司徒。辟司徒。襄十八年傳。鄭有野司寇。然則他官亦有正屬同名者。無義例也。以

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。
習戰。〔疏〕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。說文士部云。聖。止也。重文。坐。古法。文聖。案坐本訓止。引申之。凡坐地坐席並謂之坐。江永云。古人之坐。兩膝著席。而坐於足。與跪相似。但跪者直身。臀不著地。又謂之踞。跪危而坐安。曲禮疏云。坐亦跪也。坐通名跪。跪名不通坐。此跪坐之別也。案江說是也。此坐陳。即跪地也。郊特牲說軍旅之事云。左之右之。坐之起之。以觀其習變也。賈疏云。按下大閱禮。備軍法。虞人萊所田之野。下文云。中軍以鞮令鼓。鼓人皆三鼓。已下有此坐作進退。疾徐。疏數之節。彼大閱具言。於此略說有此坐作之法。注云習戰法者。據後大閱云。脩戰法教之。即所以習之也。

遂以蒐田。有司表貉。誓民。鼓遂圍禁。火弊。獻禽。以祭祀。
春田為蒐。有司。大司徒也。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。表貉。立表而貉祭也。誓民。誓以犯田法之罰也。誓

曰。無千車。無自後射。立旌。遂圍禁。旌弊。爭禽而不審者。爵以假馬。禁者。虞衡守禽之屬禁也。既誓。令鼓而圍之。遂蒐田。火弊。火止也。春田主用火。因焚萊除陳草。皆殺而火止。獻。猶致也。屬也。田止。虞人植旌。衆皆獻其所獲禽焉。詩云。言私其縱。獻眉于公。春田主祭社者。〔疏〕遂以蒐田者。春大田之法也。云有司表貉者。土方龜生也。鄭司農云。貉讀爲禡。禡。謂師祭也。書亦或爲禡。賈疏云。按下大閱禮。遂以狩田以下云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。羣吏各帥其車徒以紆而出。左右陳車徒。有司平之。既陳。乃設驅逆之車。有司表貉于陳。前此亦當如彼。但春非大備。故亦略言也。云誓民者。賈疏云。卽下大閱禮羣吏聽誓於陳前。鄭引月令。司徒北面誓之。是也。江永云。田時誓有二。前誓在列陳之後。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。後誓在表貉之後。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。春冬各言其一。疏引大閱羣吏聽誓。解有司表貉誓民。未密。案江說是也。前誓。習戰之誓。誓以軍法。卽大閱陳車徒。羣吏聽誓于陳前。是也。後誓。田獵之誓。誓以田法。此表貉後之誓是也。云鼓遂圍禁者。賈疏云。卽下文申軍以鞞令鼓。鼓人皆三鼓已下是也。既誓。令鼓而圍之。云火弊獻禽以祭社者。賈疏云。此因田獵而祭。非月令仲春祭社也。注云春田爲蒐者。爾雅釋天云。春獵爲蒐。郭注云。搜索取不任者。左隱五年傳云。春蒐。杜注云。蒐索擇取不孕者。說苑脩文篇云。蒐者。搜索之。國語周語云。蒐於農隙。韋注云。春田曰蒐。蒐。擇也。禽獸懷妊未著。搜而取之也。義並略同。蒐字又作搜。祭義獫狝注云。春獵爲搜。齊語云。春以搜振旅。韋注引此經作搜田。又作搜。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。述此經作搜田說之。云搜索其不孕任者。以供宗廟之事。淮南子秦族訓云。時搜振旅。以習用兵也。許注云。搜。簡車馬也。漢書刑法志亦云。春振旅以搜。案搜與蒐並聲近義同。又公羊桓四年傳。春曰蒐。何注云。蒐。簡擇也。簡擇幼稚。取其大者。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。春苗秋蒐。從公羊說也。穀梁桓四年傳。春曰田。秋曰蒐。范注云。取獸於田。蒐擇之。舍小取大。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。春謂之田何。春。歲之本。舉本名而言之也。秋謂之蒐何。蒐索肥者也。從穀梁說也。御覽資產部又引韓詩內傳云。春日畋。夏日蒐。二傳及韓詩說並與此經義異。云有司。大司徒也。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者。據大司徒職文。月令季秋教田獵。亦云司徒擗扑。北面誓之。鄭以經有司通表貉誓民爲文。意表貉誓民事相因。並司徒主之也。鄭鏐云。有司者。肆師。甸祝也。肆師大田獵。祭表貉。則爲位。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。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。王昭禹。姜兆錫。秦蕙田。莊有可說同。黃以周云。肆師爲表貉之位。甸祝掌表貉之祝號。與誓民無與。案黃說是也。表貉自是肆師甸祝所掌。而誓民則當爲司徒。注與鄭鏐說相兼乃備。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者。表。卽後大閱禮列陳之處。二百五十步爲四表。貉祭。蓋當最南第一表祭之。肆師注云。貉。師祭也。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。祭造軍法者。禱氣勢之增倍。詳彼疏。云誓民。

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者。將田。先以犯田法之罰與民誓之。使民不犯。卽士師田役之禁是也。賈疏云。當司徒北面誓之時。小子斬牲以左右巡陳也。云誓曰。無干車。無自後射者。自此至罰以假馬。並誓辭。賈疏云。此據漢田律而言。無干車。謂無干犯他車。無自後射。象戰軍不逐奔走。又一解云。前人已射中禽。後人不得復射。彼又云無面傷之等。象降者不逐擊之。案士師注引此首二語作軍禮。黃以周以爲司馬法逸文。近是。賈疏謂出漢田律。疑不足據。又士師疏引鄭易注釋無自後射。謂不中之後。不復重射。與此所述二義又不同。黃以周云。無干車者。謂各守車行。毋繡犯他轍而逐獸也。無自後射者。謂各安徒列。毋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。案黃說亦近是。但無自後射。止是恐其誤傷前人耳。似不必專屬徒言也。云立旌遂圍禁者。賈疏云。旌。則下文大閱禮云。旗居卒閒者是也。詒讓案。此云圍禁。王制云。天子不合圍。曲禮云。國君春田。不圍澤者。王制孔疏云。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。但圍而不合是也。云旌弊爭禽而不審者。罰以假馬者。旌弊。卽仆旌止田也。田止則屬禽。故有爭禽之罰。投壺云。請爲勝者立馬。鄭彼注云。馬。勝算也。謂之馬者。若云技藝如此。任爲將帥乘馬也。賈疏云。疏獲禽所算之籌。罰者。謂効功時。爭禽不審。卽罰去其籌。陳祥道云。漢人格五之法。有功馬散馬。皆刻馬象而植焉。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。孔廣森云。馬者。蓋刻木爲馬象。亦中之類。案陳孔說是也。鄭云勝算。蓋亦以馬爲籌名。云禁者。虞衡守禽之厲禁也者。卽迹人云。掌邦田之地政。爲之厲禁而守之。是也。以田必於山澤。則守禽當亦虞衡所掌。山虞。林衡。川衡。澤虞諸職。所云掌山林川澤之禁令政令。蓋並兼守禽之雜禁言之。賈疏雜引山虞。澤虞二職。使民守厲禁爲說。不知彼自爲民間占伐林木。占取澤物之事。與田獵守禽之禁無與也。云旣誓。令鼓而圍之。遂蒐田者。司徒誓畢。鼓人乃鼓進衆。遂圍其厲禁而蒐田也。云火弊火止也者。獸人弊田注云。弊。仆也。仆而田止。此四時田獵。凡云弊者。義皆爲止。後車弊。羅弊。徒弊。並同。云春田主用火。因焚萊除陳草者。此所謂火田也。爾雅釋天云。火田爲狩。左桓七年經。二月。焚咸丘。孔疏引李巡孫炎爾雅注云。放火燒草。守其下風。郊特牲云。季春出火。爲焚也。然後簡其車賦。而歷其卒伍。而君親誓社。以習軍旅。注云。謂焚萊也。凡出火。以火出。建辰之月火始出。君親誓社。誓吏士以習軍旅。而遂田以祭社也。言祭社。則此是仲春之禮也。仲春以火田。田止。弊火然後獻禽。至季春火出。而民乃用火。今云季春出火。乃誓社記者誤也。據彼注。則火未出。得先焚萊。故牧師亦云。孟春焚牧。又羅氏注引王制昆蟲未蟄。不以火田之文。以爲十月卽得火田。故王制疏以爲十月以後至中春並得火田。此中春大蒐。所焚地尤廣。以萊是草地。春時新草將生。故因獵而大焚陳草。使新草易生也。云皆殺而火止者。謂將殺圍禁而火作。旣殺則以火息爲田止之節。王制疏說此火弊云。謂殺獲禽獸將畢總。放火焚萊而後止。依孔說。則似田止而後火作。非也。云獻猶致也屬也者。鄭以此及後夏

苗云獻禽。秋獮冬狩及山虞並云致禽。澤虞又云屬禽。三者文異事同。田僕云。及獻比禽。義亦同也。然冬狩章。先云致禽。後又云入廡禽以享絜。以文例推之。則此獻禽。自指獻薦於社而言。與田僕義異。又甸視致禽于虞中。乃屬禽。彼注云。致禽。使獲者各以其禽來。致於所表之處。屬禽。別其種類。則致與屬義亦自不同。蓋此及夏苗云。獻禽。將獻。必先致之。經言獻以見致也。秋獮云。致禽。既致後。亦獻之。經言致以見獻也。三章各偏舉一事。惟冬狩文特詳。故致獻兩載。此經文詳略互見之例也。至致後獻前更有屬禽之節。以甸視文推之。亦四時備有。可知彼此推校致屬獻三事。節次甚明。鄭並三者爲一。似失之。云田止。虞人植旌。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者。山虞云。及弊田。植虞旗于中。致禽而珥焉。又澤虞職云。及弊田。植虞旌以屬禽。則山田用旗。澤田用旌。此止云植旌者。旌旗散文得通。獻其所獲禽獻於虞旌界域之中也。引詩云言私其縱。獻眉于公者。豳風七月篇文。義詳後。引之者。證獻禽之事。彼雖獻之于公。然獻公與獻神事相因。故鄭引以證義。云春田主祭社者。土方施生也者。以社爲五土總神。故於土方施生之時。獻禽以祭之。此卽郊特牲所說君親誓社之事。仲春自有祈社之正祭。與此不同。此獻禽之禮當殺於正祭也。鄭司農云。貉獮爲禡。禡謂師祭也。書亦或爲禡者。先鄭依毛詩大雅。禮記王制。爾雅釋天諸文。破貉爲禡。故書或本亦正同。後鄭雖用先鄭義。而不從其破字。故引之在後。詳肆師甸視疏。

中夏教芟舍。

如振旅之陳。羣吏撰車徒。讀書契。辨號名之用。帥以門名。縣鄙各以其名家。以號名。鄉以州名。野以邑名。百官各象其事。以辨軍之夜事。其他皆如振旅。芟。讀如蒸沛之沛。芟舍。草止之也。軍有草止之法。撰讀要。號名者。徵識所以相別也。鄉遂之屬謂之名。家之屬謂之號。百官之屬謂之事。在國以表朝位。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。被之以備死事。帥。謂軍將及帥師旅帥至伍長也。以門名者。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。凡此言以也象也。皆謂其制同耳。軍將皆命鄉。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。魯有東門襄仲。宋有桐門右師。皆上鄉爲軍將者也。縣鄙。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。家。謂食采地者之臣也。鄉以州名。亦謂州長至比長也。野。謂公邑大夫。百官以其職從王者。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。門則襄仲右師明矣。鄉則南鄉甄。東鄉爲人是也。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。某某之號。某某之事而已。未盡聞也。鄉遂大夫。文錯不見。以其素信于民。不爲軍將。或爲諸帥。是以闕焉。夜事。戒夜守之事。草止者。慎於夜。〔疏〕中夏教芟舍者。夏習兵之法也。云如振旅之陳者。卽如戰之陳也。云羣吏撰車徒。讀書契者。於是主別其部職。〔疏〕說文走部云。徒。步行也。賈疏云。羣吏。謂軍將至伍長。各有部分。皆選擇其在車甲士三

人。步徒七十二人之等。書契、謂兵事簿書之要契。此小宰之八成云。師田以簡稽。一也。云辨號名之用者。賈疏云。此帥以門名已下是也。云以辨軍之夜事者。明芟舍習戰以夜。與大閱質明而陳異也。江永云。夏芟舍。是習夜戰之事。齊語云。夜戰。聲相聞。夏月晝熱夜涼。宜於此時習之。將帥以號名別之。亦是便於夜也。案江說是也。六韜敵強篇云。敵人夜來。當明號審令。出我勇銳冒將之士。人操炬火。二人同鼓。必知敵人在所。或擊其表裏。微號相知。令之滅火。鼓音皆止。是夜戰用徽號之事。注云。芟讀如萊沛之沛者。段玉裁云。此擬其音也。賈疏云。按王制云。居民山川沮澤。注云。沮。謂萊沛。時俗有水草謂之萊沛。故讀從之也。丁晏云。芟沛聲相近。毛詩武王載旆。說文引作坡。是其例也。云芟舍草止之也者。謂於野地芟除草萊。而軍止其中。除草而不除地。故謂之草止。詩召南甘棠。召伯所芟。毛傳云。芟。草舍也。孔疏云。芟者。草也。草中止舍。故曰芟舍。引此注作草止也。無之字。小雅車攻疏及玉燭寶典引並同。疑今本涉下而衍。說文艸部云。芟。草根也。春艸根枯。引之而發土為穢。故謂之芟。艸部云。芟。舍也。引詩芟作芟。呂飛鵬云。據此。則芟為芟舍正字。詩召南及此經作芟。僖十五年傳作拔舍。皆假借也。魏徵羣書治要引此作拔舍。詒讓案。毛鄭並訓芟為草。訓舍為止。故車攻毛傳云。大芟草以為防。或舍其中。防者。田之大界。舍其中。即所謂芟舍草止也。芟。說文字作芟。而即訓為舍。與毛鄭異。依許義。則經芟舍二字同訓。文例重複。不若毛鄭之允。漢書刑法志云。夏拔舍以苗。顏注云。拔舍。草止不妨農也。左僖十五年傳。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。杜注云。拔革舍止。此並以拔為芟。杜顏注說。亦同毛鄭。推漢書禮樂志拔蘭堂注云。拔舍。止也。此字亦作拔。而以說文芟字說解釋之。蓋芟。拔。皮聲類同。義得通也。詩鄭風載馳毛傳云。草行曰跋。跋。芟義亦相近。云軍有草止之法者。尉繚子武議篇云。吳起與秦戰。舍不平隴。檄檄蓋之。以蔽霜露。即行軍草止之事。左襄二十八年傳。子產相鄭伯。以如楚。舍不為壇。外僕曰。今子草舍。無乃不可乎。彼云草舍。亦即此芟舍也。蓋行旅往來。雖有野舍。亦必除地為壇。掌舍所謂壇墼宮也。軍行所久止之處。亦有軍舍。量人云。營軍之壘舍。是也。惟在道暫息。則除草而舍。不除地為壇。以軍事尙嚴。不求安適也。云撰讀曰算。算車徒。謂數擇之也者。丁晏云。易繫辭。雜物撰德。釋文。撰。本作算。古撰。算通用。段玉裁云。此易撰為算也。說文竹部曰。算。數也。論語。何足算也。鄭注。算。數也。邱詩。威儀棣棣。不可選也。小雅車攻曰。選徒囂囂。毛傳皆訓選為數。而漢書引邱詩。作不可算。此撰。車徒注亦讀為算。訓為數擇。選。撰。算三字聲類同也。案段說是也。詩小雅車攻敘亦云。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。因田獵而選車徒為。撰車徒。即選車徒也。既陳。恐車徒或有空闕及解怠者。故使軍吏更數擇之。此所選者。為既陳之車徒。與未陳前之致民異。韓非子外儲說左云。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。楚人已成列撰陳矣。公乃鼓之。宋

人大敗。擗陳。亦卽擗車徒也。云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者。簿舊本作薄。案薄雖古字。然注例簿書宋皆不作薄。宋本並作簿。與釋文合。今從之。司會注云。書。謂簿書。契。其最凡也。此義與彼同。賈疏謂卽小宰八成之聽師田以簡稽。今案小宰別云聽取予以書契。與簡稽所用異。此師田。而曰讀書契者。對文則別。散文得通。書契凡要。並詳小宰疏。軍實。謂兵甲器械。詳獸人疏。云號名者。徽識所以相別也者。司常掌九旗之物名。各有屬。以待國事。注云。屬。謂徽識也。大傳謂之徽號。徽識。徽號。號名。義並同。賈疏云。卽司常注。三者旌旗之細者也。皆綴之於膊上。以別死者也。惠士奇云。幟。象鉉旌。被之於背。是爲徽。說文巾部謂以絳微箬於背。春秋傳。揚徽者公徒。東京賦。戎士介而揚揮。薛綜云。揮爲肩上絳幟。如燕尾。然則幟垂於肩。被於背。國策齊策。秦攻齊威王。使章子將而應之。與秦交和而舍。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。皆是物也。又云。墨子旗幟篇曰。吏卒男女皆辨異衣章。衣章者。小徽幟也。城上吏置之背。卒於頭上。城下吏卒置之肩。左軍於左肩。右軍於右肩。中軍置之胸。蓋被之以備死者也。大旗署百戶邑。及他人財物建旗。其署令皆明白知之。曰某子旗。若國語齊語。高子之鼓。國子之鼓。所以題別衆臣。在朝表位。在軍象事。某某之名。某某之號。其用蓋如此。尉繚子經卒令曰。卒有五章。前一行蒼章。次二行赤章。次三行黃章。次四行白章。次五行黑章。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。二五行置章於項次。三五行置章於胸次。四五行置章於腹次。五五行置章於腰。自腰至首。五色爲章。九旗之屬也。案惠引墨子尉繚子證此徽幟。是也。毛詩小雅六月箋云。徽識。將帥而下皆著焉。蓋徽識似旌旗而小。軍禮用之。著於將卒之身。尉繚子所云。卽其遺制。周書世俘篇云。謁我殷于牧野。王佩赤白旂。旂卽徽識之類。是王亦著之。不僅將帥也。其小徽識亦著羽。故國語晉語。晉攻狄。卻叔虎被羽先登。克之。後漢書賈復傳李注。謂被羽卽析羽之旌。是也。據齊策說。章子變徽章以雜秦軍。則軍有徽章。所以識別部曲。其用甚廣。而鄭賈並專據備死事爲說。於義殊隘。云鄉遂之屬謂之名者。鄭以經云。縣鄙各以其名。是六遂。又云。鄉以州名。是六鄉。亦卽司常所云。州里各象其名也。云家之屬謂之號者。以經云。家以號名。亦卽司常所云。家各象其號也。賈疏云。謂都家之內。從大夫至士。云百官之屬謂之士者。以經云。百官各象其事。司常職同。賈疏云。從王朝六鄉已下。至下士。野以邑名。鄉雖不言。亦在鄉遂之例。云在國以表朝位。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。被之以備死事者。司常注云。事。名。號者。徽識所以題別衆臣。樹之於位朝。各就焉。今大閱禮象而爲之。兵凶事。若有死事者。亦當以相別也。與此注義同。然徽識亦不徒別死事。並詳司常疏。云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者。卽上文羣吏及後軍吏是也。以其尊卑雖殊。同是統率兵卒。故皆謂之帥。云以門名者。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者。凡軍帥在門。各樹大旌旗。在軍所被徽識。制度雖短小。亦如大旌旗之制也云。凡此言以也。

象也。皆謂其制同耳者。賈疏云。以。謂若經云。帥以門名已下。至野以邑名已上五者。皆言以也。惟百官云象此六者。以象雖異。其制則同。皆小旌旗也。云軍將皆命卿者。敍官文云。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者。謂於國門之內爲寺舍也。國語吳語。越王命有司大令于國曰。苟任戎者。皆造於國門。韋注云。國門城門也。賈疏云。此解軍將得門爲名者。只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。故使卿在門住。而營治其門故也。惠士奇云。詩鄭風繡衣正義引舜典曰。闢四門。鄭注曰。卿士之職。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。言四門者。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。魯有東門襄仲。宋有桐門右師。是後之取法於前也。宋有澤門督。吳有胥門巢。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。而華氏亦居盧門。皆卿而爲軍帥者。云魯有東門襄仲者。襄仲。莊公子子遂也。僖二十六年經。公子遂如楚乞師。左傳云。東門襄仲。杜注云。襄仲居東門。故以爲氏。又宣十八年傳。逐東門氏。是也。云宋有桐門右師者。賈疏云。按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。叔孫婁聘於宋。桐門右師見之。注云。右師。宋師樂大心也。其室居桐門。故曰桐門右師。是宋有桐門右師也。引之。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。案賈引左傳注。蓋賈服義。云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者。鄭意襄仲及樂大心並以上卿爲軍將。營治在國門。故以門爲氏號。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者。鄭意此六遂之屬官。舉縣鄙以咳鄙里鄰也。下注云。鄉遂大夫。文錯不見。故不數遂大夫也。案此縣鄙當從江永。姜兆錫。方苞說。爲公邑。鄭以爲遂屬。非也。詳宰夫司常疏。云家。謂食采地者之臣也者。舉家以咳都。通指三等采地之臣。謂若都家司馬之屬。賈疏云。食采地。是公卿大夫其身。在朝。其臣在采地。若公山弗擾之類。今隨王在軍。故以家號爲名也。云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者。六鄉之屬官。舉州以咳黨族闔比也。司常云。州里建旗。與此同。鄭意不關鄉大夫。今案鄉大夫之不爲軍帥者。當亦入此。云野謂公邑大夫者。後注同。賈疏云。謂爲四等公邑。若載師職。公邑自甸以出。至五百里。其長二百里三百里如州長。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長。下皆有屬官。在軍者。皆以邑爲名。鄭鏐云。野。六遂也。六遂於鄰長言邑中之政。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。於遂大夫言凡爲邑者。此六遂爲邑之證也。案鄭鏐說是也。江永。姜兆錫。方苞。莊有可說並同。此野以邑名。與鄉以州名連文。則野爲六遂。卽遂人掌邦野之野無疑。縣師縣士皆以公邑爲野。而此上文縣鄙已爲公邑。則野中不得又有公邑。與後治兵郊野之野不同。六遂在甸。凡甸稍縣都。通謂之野。互詳遂人疏。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。以職從王。謂無地治。但有職事也。賈疏云。謂三百六十官。各以其職事從王在軍。若大宰下六十官。隨其長從王。皆以事爲號也。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者。賈疏云。六者。謂經五。以一象假令爲官。則云大司徒下某官姓名某也。云門。則襄仲。右師明矣者。謂已釋於上。云鄉。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者。惠士奇云。廣韻一東引世本。有宋大夫東鄉爲。似東鄉氏。而爲名。又二十二覃。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。因以爲士。則南鄉甄者。亦氏南鄉。而名甄也。

賈疏謂類與爲人。皆當時鄉名。失之。段玉裁云。左傳文七年正義云。世本。宋桓公生子鱣。鱣生東鄉。是則左傳鱣。世本作東鄉。鄭注必出世本。廣韻引世本。奪人字耳。案惠段謂鄭據世本。是也。南鄉無攷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。宋戴公生公子充石。字皇父。皇父生子子來。來生南雍。南雍疑卽南鄉之誤。又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服虔云。皇鄧。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孫宗卿爲人之子。大司馬椒也。宗卿爲人。亦疑卽東鄉爲人之誤。蓋二人皆系出戴公。左成十五年傳。宋別有向爲人。則傳云桓族與東鄉爲人異。世系表及服說當並出世本。今世本既佚。二書展轉援引。又多譌舛。遂莫能參證矣。云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。某某之號。某某之事而已。未盡聞也者。此鄭以意推定縣鄆家野百官四者號名之式也。軍帥及鄉。上文已釋訖。此某某之名。乃專據縣鄆與野言之。蓋鄭意縣鄆所書云某某者。卽其縣鄆之名。野所云某某者。卽其邑之名。餘如家與百官所云某某者。亦卽其所號之名與所掌之事也。賈疏謂某某之名。若門名。當云桐門右師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名。某某之號。若魯之費邑。卽云費邑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號。某某之事。若地官之下。則云大司徒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事。非鄭愜也。互詳司常疏。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者。賈疏云。此經六遂。直云縣鄆。不言遂六鄉。言以州名。雖見鄉。亦不見鄉大夫之身。其文交錯。不見鄉遂大夫。故云文錯不見也。云以其素信于民者。于亦當作於。此誤。疏述注作於。賈疏云。孫子云。素信者與衆相得。是也。舊素與民相信者。必情義相得。故鄉遂之官。還使爲軍吏。云不爲軍將。或爲諸帥。是以闕焉者。賈疏云。管子云。因內政。寄軍令。則鄉遂大夫已下。至比長鄰長。皆因爲軍吏。以領本民在上。或別使人爲軍將。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。以下經在軍吏帥以門名之內。故闕鄉遂大夫也。鄉知有別使人爲軍將法者。見外傳穆叔云。天子作師。公帥之以征不德。詩曰。周公東征。四國是遘。此並上公爲軍將。詩曰。秣始有夷。以作六師。此乃諸侯世子爲軍將。田獵亦容如此。於是時鄉遂大夫則爲諸帥也。云夜事戒夜守之事。草止者慎於夜者。謂戒備夜戰守禦之事。草止無城郭溝池之固。故慎於夜。以防敵來掩襲也。云於是主別其部職者。天官敘官注云。辨、別也。部、謂部曲。職、謂職掌之事。二者皆視號名以爲別。賈疏云。釋經以辨軍之。遂以苗田如蒐之灋。車弊獻禽以享禘。夏田爲苗。擇取不孕任者。夜事。分別其當部當職。不與外交雜也。遂以苗田如蒐之灋。車弊獻禽以享禘。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。車弊。驅獸之車止也。夏田主用車。示所取物希。皆殺而車止。王制曰。天子殺則下大綏。諸侯殺則下小綏。大夫。〔疏〕遂則止佐車。佐車止。則百姓田獵。禘、宗廟之夏祭也。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。陰陽始起。象神之在內。〔疏〕遂苗田如蒐之灋者。夏火田之法也。賈疏云。如上蒐時。有司表貉誓民令鼓遂圍禁之等。江永云。苗田亦卽夜畢之。於爾雅。宵田爲獵。楚辭招魂卒章。懸火炎起。亦言宵田之事。云車弊獻禽以享禘者。賈疏云。二者則與春異。以其春時

火弊祭社。此時車弊享祔也。詒讓案。獻禽。亦謂歸獻之於廟。與上春蒐獻社義同。注云夏田爲苗。擇取不孕任者。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者。爾雅釋天云。夏獵爲苗。穀梁桓四年傳云。夏曰苗。左隱五年傳云。夏苗。孔疏引白虎通義云。夏謂之苗何。擇去懷任者也。卽鄭所本。又引爾雅孫炎注。亦與鄭同。左傳杜注則云。苗。爲苗除害。爾雅郭注。及穀梁范注。說並同。此別一義。又公羊桓四年傳。春曰苗。秋曰蒐。冬曰狩。何注云。苗。毛也。明當毛物。取未懷任者。不以夏田者。春秋制也。以爲飛鳥未去於巢。走獸未離於穴。害傷恐於幼稚。故於苑囿中取之。何注雖與鄭略同。而公羊之義。以苗爲春田之名也。謂夏無田。與此經及爾雅。左氏。穀梁迥異。國語周語云。蒐於農隙。獮於既烝。狩於畢時。似亦謂無夏田。說苑脩文篇亦引春秋傳。春曰苗。夏曰蒐。冬曰狩。而釋之云。苗者。毛也。苗者。毛取之。夏不田。何也。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。猛獸不擾。鷲鳥不搏。螻蟻不螫。鳥獸蟲蛇且知應天。而況人乎。故此正同公羊說。今本說苑爲後人增竄。文前後不相應。非也。又春秋繫露深察名號篇云。春苗秋蒐。冬狩夏獮。董子傳公羊說。故亦以苗爲春田。而別有夏獮之文。與公羊不合。蓋亦後人所增。公羊謂夏無田法。鄭所不從。然鄭亦自有二說。王制云。天子諸侯無事。則歲三田。一爲乾豆。二爲賓客。三爲充君之庖。鄭彼注云。三田者。夏不田。蓋夏時也。引周禮四時田爲證。孔疏謂鄭取春秋緯運斗樞文。故以爲夏不田。又引何休穀梁廢疾云。運斗樞曰。夏不田。穀梁有夏田。於義爲短。鄭釋之云。四時皆田。夏殷之禮。詩云。之子于苗。選徒囂囂。夏田明矣。孔子雖有聖德。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。以教授於世。若其所欲改。其陰書於緯藏之。以傳後王。穀梁四時田者。近孔子故也。公羊正當六國之亡。讖緯見說。而傳爲三時田。作傳有先後雖異。不足以斷穀梁也。又引鄭釋廢疾云。歲三田。謂以三事爲田。卽一曰乾豆之等。據孔說。則王制注雖以夏不田爲夏禮。而釋廢疾說。則謂夏時作有夏田。王制歲三田。卽指下文三事而言。蓋鄭終不從公羊運斗樞說也。黃以周云。月令於孟夏云。驅獸毋害五穀。毋大田獵。曰驅獸。明夏亦田矣。曰毋大田獵。明夏獮較三時爲小也。夏田較小。故公羊不舉其文。案黃說亦通。云車弊。驅獸之車止也者。驅獸之車。卽後云驅逐之車。是也。以弊爲止。與上文火弊義同。云夏田主用車。示所取物希者。賈疏云。春秋左氏傳云。彼徒我車。懼其侵軼我也。是車行遲。取獸少。故知用車示取物希也。云皆殺而車止者。亦謂既殺之後。以車止爲田止之節。王制疏說此車弊云。謂獵人殺禽既畢。布列車乘。總驅禽獸。而後止息。依孔說。則爲田止而後車驅。非也。引王制曰。天子殺則下大綏。諸侯殺則下小綏者。鄭彼注云。綏當爲綏。綏。有虞氏之旌旗也。下。謂弊之。賈疏云。據殺訖而言。毛詩傳云。天子發抗大綏。諸侯發抗小綏者。據始殺而言。詒讓案。王制下綏之文。於此經車弊無會。鄭牽連引之耳。大綏。卽巾車之大麾。亦卽司常之旒旆。諸侯制殺於王。蓋用旒物。故謂之小綏。鄭王制注讀綏爲綏。

以爲有虞氏之旌旗。非也。凡大田。王乘木路。仍載大常以表尊。而表車則以大綬。蓋佐車所載。抗之下之。以爲殺及止之節。故詩小雅車攻云。建旆設旒。搏獸于敖。御覽資產部引韓詩內傳云。天子抗大綬。諸侯小綬。羣小獻禽其下。天子親射之旆門。則似大綬與虞旗爲一。疑非也。大綬爲大鷹。亦卽旒旆。及王田載大常。並詳巾車疏。云大夫殺則。佐車。佐車止。則百姓田獵者。彼注云。佐車。驅逆之車。案鄭以王制佐車卽驅獸之車。故引以證此車弊。然據田僕文。則佐車卽副車。非卽驅逆之車。鄭王制注似誤。又庶民惟冬得田獵。故王制云。豺祭獸。然後田獵。四時大田。爲王親田。而得有百姓者。蓋卽據鄉遂六軍士徒而言也。云約。宗廟之夏祭也者。謂夏祭宗廟。雖非正祭。通名爲約也。大宗伯云。以禴夏享先王。司尊彝亦云。夏禴。約禴字同。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。亦作禴。說文有約無禴。但經字不宜錯出。疑此經注並當作禴也。云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。于亦當作於。賈疏述注不誤。此明下文冬狩以享烝。與此享約同爲祭宗廟也。云陰陽始起。象神之在內者。賈疏云。仲冬一陽生。仲夏一陰生。是陰陽在內。故神象之而行祭也。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。若正祭。自在孟月。案賈謂正祭在孟月。依鄭王制注義。孔疏亦謂此四仲祭。非正祭。惟杜氏春秋釋例云。周禮祭宗廟以四仲。蓋言其下限也。左傳桓八年孔疏引秦道靜云。周禮四時之祭。皆用四仲之月。則以此職夏約冬烝。並指正祭。與鄭義異。金鶚云。王制云。天子諸侯無事。則歲三田。一爲乾豆。鄭注。以梁麩及鹽。漬以美酒。百日則成矣。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。故必先時而田。春田以供夏。夏田以供秋。秋田以供冬。乾豆。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。醯人朝事之豆。有醯醢醢醢鹿麋麋。鄭注作醢及醢。必先膊乾其肉。乃蒸之。雜以梁麩及鹽。漬以美酒。百日則成矣。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。故必先時而田。春田以供夏。夏田以供秋。秋田以供冬。冬田以供春。自田至祭。約有七八十日。豆實乃具也。夫豆而曰乾。則非方田之時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。明甚。而獻禽以享之。非正祭亦明矣。其曰享約享烝者。凡夏祭皆得謂之約。冬祭皆得謂之烝。不必正祭也。且四時之田。皆爲祭祀。此獻禽。若是正祭。何以四祭僅舉其二。而與昉社並列邪。況祭祀必先齋戒十日。不得出外馳逐。而此經云入獻禽以享烝。明事田獵之日。卽入獻禽以享。若是正祭。何以不齋戒乎。豈齋戒不妨田獵乎。案。金說是也。凡正祭必在四孟之月。不在四仲。又此獻禽之祭。當用薦新之禮。無尸。但饋食而已。與時祭禮異。並詳太宗伯疏。

周禮正義

卷五十六

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〔疏〕

中秋教治兵者。秋習兵之法也。穀梁莊八年傳云。出曰治兵。習戰也。左傳隱五年杜注云。治兵。始治其事。爾雅釋天云。出爲治兵。尙威武也。郭注云。幼賤

在前。貴勇力。案。教治兵者。教始出治軍之事。春秋莊八年經。正月甲午。治兵。左氏謂治兵于廟。公羊作祠兵。何注謂將出兵。祠於近郊。與此經不合。鄭所不從。詳前疏。云如振旅之陳者。亦如戰之陳也。公羊

之用。王載大常。諸侯載旂。軍吏載旗。師都載旛。鄉家載物。郊野載旒。百官載旗。各書其事。與其號焉。其

他皆如振旅。

軍吏。諸軍帥也。師都。遂大夫也。或載旛。或載物。衆屬軍吏。無所將也。郊。謂鄉遂之州長。縣正以下也。野。謂公邑大夫。載旒者。以其將養卒也。百官。卿大夫也。載旗者。以其屬衛王也。凡旌旗。有軍衆者。畫異物。無〔疏〕辨旗物之用者。賈疏云。按下文注。以出軍之旗則如秋。則此者帛而已。畫當爲畫。事也。號也。皆畫以靈氣。〔疏〕經是在軍旌旗也。案。賈說非也。此辨旗物。卽左宣十二年傳所謂百官象物而動也。秋治兵所載旗。與司常冬大閱所載旗同。而文有錯綜互見。鄭不得其義。遂強爲之說。謂此經爲出軍之法。司常爲平時尊卑之常禮。賈亦沿其誤。今攷定。旛物爲五旗之通制。經故錯文見義。大閱與治兵載旗物。本不異也。詳後疏。云王載大常。諸侯載旂者。與司常大閱所建同。凡五等諸侯同載旂。唯旂數依命數各異。詳司常疏。云軍吏載旗者。謂六軍將吏。通軍將以下至伍長言之。軍將當載熊旗之旛。師帥以下。當載熊旗之物。以命數差之。蓋軍將六旂。師帥旅帥四旂。卒長三旂。兩司馬二旂。伍長一旂也。案此經列七等載旗敘次。並與司常同。唯彼文以旗列旛物。後者以旛物爲五旗之通制。而常旂爲王侯所載。唯有旛而無物。旗則旛物兩有。宜於旛旒同列也。今此經獨以旗列旛物前。與彼不合。未詳其義。云師都載旛者。師當作帥。司常。師都建旗。經注誤同。石經及各本亦並誤。凡五旗通有旛。此帥卽六軍之將。以其皆命卿。故建熊旗之旛。上軍吏內雖亦含有軍將。然彼通乎大小。明其同

載熊旗。此又特出軍將。以明其別爲通帛。以示尊異。亦互文見義也。都則爲大小都之長。凡食都者。必卿以上。故亦載熊旗之旛。以下諸旗旂數之異。並詳司常疏。云鄉家載物者。唐石經初刻。家作遂。後磨改家。宋以來各本並作遂。段王莪云。此當從唐石經作鄉家。各本作鄉遂。非也。假令是鄉遂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。嚴可均云。上文師都建旛。鄭注。師都。遂大夫也。既師都爲遂。此不得復言遂。案。段嚴說是也。賈疏所據本已誤。月令注引此職亦作遂。蓋後人依此經誤文追改之。俗本彼注。或又改作師遂。尤誤。物亦五旗所通有。此鄉所載者。爲鳥旛之物。故司常云。州里建旛。州里。卽鄉吏也。家。爲家邑之長。所載者爲熊旗之物。與上都旗同。而以純駁爲降殺。詳後疏。云郊野載旛者。郊爲四郊。野爲六遂。及四等公邑。郊遂公邑。地相連比。故同載旛。司常。縣鄙建旛。縣鄙。卽公邑也。上文芟舍。縣鄙與野並列。故彼野中不含公邑。此文不見縣鄙。唯有野。明野中兼有遂及公邑。散文通也。詳後疏。云百官載旛者。通咳孤卿大夫士。司常云。孤卿建旛。大夫士建物。蓋同建鳥旛。而以旛物爲尊卑之異。又依輔人。旗當尊於旛旒。而列於末者。經文不次也。並詳司常疏。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者。謂大常以下諸旗物。亦書事號。以相別異。與芟舍所辨之號名。制略同也。凡旗物徽識並有書。詳司常疏。賈疏謂此二者卽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等。秋雖不具辨號名。略舉之。見四時皆有此物。鄭意或當如是。然非經義也。注云軍吏。諸軍帥也者。賈疏云。亦謂從軍將至下伍長。皆是軍吏也。云師都。遂大夫也者。師亦當爲帥。各本並誤。司常注云。帥都。六鄉六遂大夫也。此但云遂大夫者。鄭意下文又有鄉家載物。鄉大夫既別在鄉中。則帥都內止有遂大夫。故與司常注義異。賈疏謂司常孤卿建旛。卿大夫是卿。建旛是其常。師都載旛。不嫌無鄉大夫。故鄭直舉遂大夫。實非鄭指。然遂大夫爲中大夫。於常法不得載旛。又全經五篇。別無六遂稱都之文。卽依其說。亦與司常經注歧悟。足徵其非達詰。今案帥都當分爲二。帥當與前芟舍章之帥以門名同。蓋專屬六軍之將。都則當從江永說爲都家。蓋此都卽載師之大都小都。彼注云。大都。公之采地。王子弟所食邑也。小都。卿之采地。並指大小都之君長也。此皆與鄉遂無涉。鄭二注並誤。詳司常疏。云鄉遂鄉大夫也者。遂。當依唐石經經文作家。賈疏及宋以來各本並誤。鄭以遂大夫已在上帥都內。明此鄉家止有鄉大夫也。今攷帥都非遂大夫。而此鄉家亦當分爲二。鄉則專指六鄉之官。蓋與司常州里正同。皆通州長至比長諸官言之。說文勿部謂勿爲州里所建。勿卽物正字。詳疑卽據此經舊說。蓋亦謂鄉卽州里也。但鄉大夫爲卿。當載旛。則不得在此鄉內。而鄉大夫在軍。多因爲軍將。則上文帥建旛足以咳之。明此鄉當斷自州里以下。鄭賈說殊未析。家。卽前芟舍章家以號名之家。亦卽載師之家邑。彼注云。大夫之采地。是也。蓋大小都之長爲公卿王子弟。故載旛。家邑之長爲大夫。故載物。此與司常孤卿建旛。大夫士建物。亦足互證。若然。鄉家雖同載物。而鄉所載者

爲輿物。家所載者爲旗物。章色實不同也。綜而論之。此鄉。與上云帥文互相備。而家。則與上云都文又正相對。其等衰亦適合。鄭誤以鄉家爲一。蓋謂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。亦得謂之鄉家。其說固非。賈又據誤本作鄉遂。疏云。以其遂大夫是中大夫。建物是其常。今鄉遂建物。不嫌無遂大夫。故鄭直舉鄉大夫也。案依賈述鄭。是遂大夫載廬。又與鄉大夫同載物。一官兩載。其謬明矣。云或載廬。或載物。衆屬軍吏無所將也者。鄭謂廬物皆無畫章。無軍衆者乃載之也。賈疏云。鄉遂大夫。若爲軍將。則在軍吏。載旗軍中。領衆來時亦載旗。今載廬載物。不載旗。故知己之所管之衆。屬他軍吏。已無所將。以其已無武用。非直不爲軍將。亦不爲諸帥。故全無所將。以是載廬載物而已。若然。既不爲軍吏。遂大夫上得與鄉同載廬。鄉大夫則是鄉。下得與大夫同載物也。以鄉遂大夫掌衆同。故同載物也。俱兩載者。以其不爲軍將。又不任鄉職。鄉大夫尊卑之常。當載廬載物而已。故容其兩載也。案賈說非也。鄭誤以帥都載廬。爲遂大夫之不爲軍將者。鄉家載物。爲鄉大夫之不爲軍將者。故爲此說。今案帥都之帥。明是軍將。況廬物爲五旗之通法。非無畫章。亦不必無軍衆者載之。又鄉大夫爲鄉。不爲軍將。亦當載廬不載物。而遂大夫則是中大夫。當載物不載廬。皆不得如鄭說。又依鄭說。遂大夫載廬不載物。鄉大夫載物不載廬。賈云俱兩載。尤非鄭旨矣。云郊。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者。鄭以六鄉在遠郊以內。六遂雖在甸。不在郊。而郊甸地相連比。故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注云。吏在四郊以內。主民事者。又遂士掌四郊。注謂六遂之獄在四郊。是也。鄉州長以下。則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。遂縣正以下。則有鄙師鄆里宰鄰長。故此注亦以郊爲兼鄉遂軍吏。然小司徒以六鄉與四郊並言。則郊與鄉異。六遂在甸。縣師以稍甸與鄉里並言。則郊與遂亦異。鄭說亦與經不合。今攷郊雖與鄉遂地相連比。而實不同。蓋遠郊以內。地居四同。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。其外餘地並謂之郊。此建旌之郊吏。卽四郊之吏也。蜡氏云。令州里除不蠲。以及郊野。彼州里卽鄉里。而別言郊野。明郊野得包四郊六遂公邑。而不得有鄉州。足證此經之義矣。云野謂公邑大夫者。前注同。案縣師徵野之賦貢。縣士掌野。並駭四等公邑言之。但六遂亦在甸。此野當兼有六遂。與遂人掌邦野義同。吳廷華莊有可亦釋此野爲六遂。自遂大夫至鄰長。皆是也。遂地內接四郊。而外接甸。公邑故吏。所載並同。互詳前疏。云載旌者。以其將義卒也者。鄭意旌有畫章。明亦有軍衆也。賈疏云。以其六鄉之內。上劑致民。一家一人爲正卒。其餘皆爲義卒。六遂之內。下劑致民。家一人爲正卒。一人爲義卒。其餘爲餘夫。正卒既屬軍吏。其餘義卒。使此州長已下等不爲軍吏者領之。但公邑之內。雖不見有出軍之法。若出軍。亦當與鄉遂同。以其得爲溝洫法故也。若出軍。亦正卒。使大夫等爲軍吏。其餘義卒。亦使不爲軍吏者領之。案賈據匠人注。公邑不制井田。故謂其軍制同於六遂。實則公邑介於采地之間。不宜獨爲不井之田。則其軍制。亦當依司馬法已甸出車馬之法。不得與鄉遂同也。

互詳小司徒匠人疏。癸卒、詳小司徒疏。云百官、卿大夫也。載輿者、以其屬衛王也者。此亦謂無地治者。即上注云。百官以其職從王者。明其屬亦有軍衆。故旗有畫章也。然此說亦未塙。云凡旌旗。有軍衆者畫異物者。畫物。謂日月。蛟龍熊虎鳥華龜蛇等。旗各異章。賈疏云。即經天子諸侯軍吏郊野百官是也。云無者帛而已者。賈疏云。鄉遂載廬物是也。詒讓案。帛謂通帛雜帛。鄭以廬物無畫章。又以有軍衆畫異物。無軍衆者不畫。亦臆說也。今攷定廬物爲五旗之通制。郊野爲四郊六途。皆有軍途。與畫異物之說尙不相遠。而帥都爲六軍之帥。及大小都之長。鄉家爲六鄉之吏。及采邑之長。則亦有軍衆。鄭說不可通也。云書當爲畫者。段玉裁云。司常職不從子春易畫爲書。此易書爲畫者。作畫義長也。云當爲者。謂爲字之誤也。詒讓案。此當從書爲是。鄭破爲畫。未塙。詳司常疏。云事也。號也者。賈疏云。事。即上百官言事。號。即上家言號。不言名。此亦有名。文略耳。云皆畫以雲氣者。釋文云。氣本或作乞。案說文氣部云。氣。雲氣也。米部云。氣。饋客之芻米也。則雲氣正字當作氣。乞卽氣之省。經典通段氣爲之。鄭意事號書於徽識。其芻更畫以雲氣也。雲氣。賈疏謂畫五色雲氣。此義亦未塙。詳司常疏。遂以獮田如

蒐之澠。羅弊致禽以祀枋。秋田爲獮。獮。殺也。羅弊。罔止也。秋田主用罔。中殺者多也。皆殺而罔。〔疏〕以

獮田如蒐之澠者。秋大田之法也。俗本蒐下有田字。今依唐石經刪。阮元云。中夏云。遂以苗田如蒐之澠。無下田。則此爲衍文無疑。嚴可均說同。賈疏云。上交教載旗廬物訖。遂入防。行獮田之禮。其澠如蒐田之澠。云羅弊致禽以祀枋者。賈疏云。秋田主用羅。羅止田畢。入國過郊之神位。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。詒讓案。致禽。謂使獲者以禽來致於虞中。既致。乃擇取以獻祭於四方之神。此致禽。與春蒐夏苗言獻禽異。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作獻。殊未審。詳前疏。注云秋田爲獮。獮。殺也者。說文犬部云。獮。秋田也。从犬。聲。獮卽獮之省。獮。殺。爾雅釋詁云。又釋天云。秋獵爲獮。郭注云。順殺氣也。左隱五年傳秋獮。杜注云。獮。殺也。以殺爲名。順秋氣也。國語周語云。獮於既烝。韋注云。秋田曰獮。獮。殺也。順時始殺也。烝。升也。月令。孟秋乃升殺。天子嘗新。既升。謂仲秋也。又齊語云。秋以獮治兵。管子小匡篇亦云。秋以田。曰獮治兵。漢書刑法志云。秋治兵以獮。案月令季秋云。天子乃教於田獵。以習五戎。班馬政。命僕及七驍成駕。載旌旄授車。以級整設於屏內。司徒擗朴。北面誓之。天子乃厲飾。執弓挾矢以獵。彼說秋獵在季秋不在中秋者。秦制與周不同也。云羅弊。罔止也者。羅卽罔之通稱。詳敘官疏。弊訓止。亦與上文火弊車弊同。云秋田主用罔。中殺者多也者。王制云。禽獸魚鼈。不中殺。不粥於市。注云。殺之非時。不中用。則中殺。謂時當殺中用者也。秋。萬物長成。中殺多。取之無所擇。故以罔爲主。云皆殺而罔止者。謂田畢。

則罔弛不復用。亦以罔止爲田止之節也。云祊當爲方。聲之誤也者。段玉裁云。此因祭名加示旁。同於或繫字。呂飛鵬云。說文云。繫、門內祭先祖。所以徬徨。重文祊云。繫。或從方。據此。則祊爲繫之或體。所謂祭先祖者。鄭注以此爲主祭四方。故易其字曰。當爲方。賈疏云。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。惟因祭宗廟及明日釋祭。乃爲祊祭。今既因秋田而祭。當是祭四方之神。故云誤也。云秋田主祭四方。報成萬物者。與詩甫田箋義同。此因田而告薦四方。非正祭也。月令季秋說。天子獵。命主祠祭禽于四方。彼注亦引此經祀方爲證。彼在季秋。與此仲秋。時雖不相當。而因田獵祭四方事則同。則方爲兼四方之神可知。又此四方之神。禮秩與社相等。卽大宗伯地示之五祀。與四方百物之小神異。蓋以分主五行言之。則曰五神。以分位四方言之。則曰四方。其實一也。故曲禮云。天子祭四方。注云。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。國語越語云。皇天后土。四鄉地主正之。章注云。鄉、方也。彼四鄉地主。蓋亦指四方地示而言。御覽天部引易緯通卦驗。亦有祭四鄉之文。是也。凡天子惟仲秋時祭四方五神。而大綱又有告薦之禮。二者不同。互詳大宗伯疏。呂氏春秋季秋紀。亦有主祠祭禽四方之文。高注云。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。報其功也。不知其神所在。故博求於四方。此以四方爲博求始造田獵之神。不爲地示之五祀。與鄭不同。恐非。引詩曰以社以方者。小雅甫田篇文。毛傳云。方、迎四方氣於郊也。鄭箋云。秋祭社與四方。爲五穀成熟。報其功也。案毛以方爲迎氣。則是通祭五帝五神。與御覽禮儀部引鴻範五行傳六沴之祭。亦云祭四方。略同。依鄭箋義。則彼爲四方之正祭。特祀五神。而不及五帝。然與此因田告薦四方。事亦小異。此引以證秋有祭四方之事耳。非謂此祀方亦爲正祭也。中冬教

大閱。春辨鼓鐸。夏辨號名。秋辨旗物。至冬大閱。簡軍實。凡頒旗物。以出軍之旗則如秋。以〔疏〕中冬教大閱尊卑之常則如冬。司常佐司馬。時也。大閱。備軍禮。而旌旗不知出軍之時。空辟實。

之法也。賈疏云。以冬時農隙。故大簡閱軍實之凡要也。江永云。大閱不分班習戰。則車徒甚衆。四表之地無多。縱列大狹。橫列大閱。竊意四時之田。並分番教閱。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。一人不必歲供四役。否則寧無妨農乎。縱注云春辨鼓鐸。夏辨號名。秋辨旗物。至冬大閱。簡軍實者。說文門部云。閱、具數于門中也。賈疏云。欲見春夏秋各教其一。至冬大閱之時。摠教之。詒讓案。鄭知大閱爲簡軍實者。春秋桓六年經。秋八月壬午。大閱。左傳云。大閱。簡車馬也。公羊傳云。大閱者何。簡車徒也。何注云。大閱。簡兵車。使可任用而習之。比年簡徒謂之蒐。三年簡車謂之大閱。五年大簡車徒。謂之大蒐。漢書刑法志。於四時常田之外。亦云。連帥比年簡車。卒正三年簡徒。羣牧五載大簡車徒。並與禮經不合。不足據。大戴禮記夏小正云。十有一月。王狩。陳筋革。陳筋革者。省兵甲也。亦大閱簡軍實之證。軍實。詳獸人疏。云凡頒旗物。以出軍之旗則如秋。以尊卑之常則如冬。司常佐司馬。時也者。賈疏云。

以其王與諸侯所建。秋冬同。又秋云。軍吏載旗。師都載廬。鄉遂載物。郊野載旒。百官載旗。不言建旌二者。以其是出軍之法。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。大閱之時。見尊卑之常。故司常云。孤卿建廬。大夫士建物。師都建旗。州里建廬。縣鄙建旒。道車載旒。游車載旌。此為異也。詒讓案。鄭以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。與前中秋治兵所頒旗物不同。遂以為秋冬異法。不知治兵大閱。同屬軍禮。不當有異。司常與此兩經乃互文錯見。義實同也。詳司常及前疏。云大閱。備軍禮。而旌旗不出軍之時空辟實者。賈疏云。大閱雖備禮。是教戰。非實出軍法。是其空也。秋教治兵。治兵是出軍法。故寄出軍之旗於彼。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。趙商問。巾車職建大廬以田。注。田。四時田獵。商按。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。鄭荅曰。廕。夏之正色。田雖習戰。春夏尚生。其時宜入兵。夏本不以兵得天下。故建其正色。以春夏田。至秋冬出兵之時。乃建大常。趙商又問。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即戎。注云。謂兵事。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。王載大常。注。凡頒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。不知大白以即戎為何時。荅曰。白者。殷之正色。王即戎者。或令將。或勞師。不自親將。故建先王之正色。異於親自將也。案鄭賈並以司常與此經文小異。而不得其義。故為此說。以釋秋冬治兵頒旗異同之故。其說亦非也。金榜謂大閱旗物與治兵同。又駁鄭說云。四時之田。春辨鼓鐸。夏辨號名。秋辨旗物。至大閱備焉。鼓鐸號名。辨於春夏者。無變也。不當獨於旗物空辟實。案金說足正鄭說之誤。金又謂王四時田。乘木路。即戎乘。革路。皆建大常。巾車。木路建大廕。革路建大白者。乃有大事陳路備五旗時所建。彼文建大廕。大白。與以田即戎之文不相家。其說亦致謬。鄭荅趙商。以為春夏田建大廕。秋冬田建大常。戎事親將。建大常。不親將建大白。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濃。羣吏。鄉〔疏〕前期者。賈疏云。謂若大宰職云。前期十日。並失之。互詳巾車疏。

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濃。羣吏。鄉〔疏〕前期者。賈疏云。謂若大宰職云。前期十日。並失之。互詳巾車疏。

馬法嚴位篇云。凡戰。三軍之戒。無過三日。此云前期。蓋在大閱三日以內。云羣吏戒衆庶。修戰濃者。江永云。即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。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。案江說是也。戰法者。大司馬所掌師田之官法。以習兵言之。則曰戰法。以田事言之。則曰田法。二事本相因。鄉師注云。田法。人徒及所當有。注云羣吏鄉師以下者。即小司徒云。六鄉四郊之吏是也。賈疏云。見鄉師職云。凡四時之田。前期出田法于州里。簡其鼓鐸旗物兵器。修其卒伍。是其事也。言鄉師以下。賦不及鄉。鄉是鄉大夫。則鄉也。則可及州長。故州長職云。若國作民。而師田行役之事。則帥而致之。掌其戒令。與其賞罰。黨正云。凡作民。而師田行役。則以其法治其政事。族師亦云。若作民。而師田行役。則合其卒伍。簡其兵器。以鼓鐸旗物帥而至。是其以下之事也。案賈說非也。注云。鄉師以下則鄉師。即在羣吏之列。安得云不及鄉。若鄉大夫。則不掌田役致衆之事。故注不敷之。非謂不及鄉也。虞人萊所田之

野爲表。百步則一爲三表。又五十步爲一表。田之日。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。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

帥其民而致。質明弊旗。誅後至者。乃陳車徒如戰之陳。皆坐。鄭司農云。虞人萊所田之野。芟除其草萊。令

陳之處。後表之中。五十步表之中央。表。所以識正行列也。四表積二百五十步。左〔疏〕虞人萊所田之野者。獸人

右之廣當容三軍。步數未聞。致。致之司馬。質。正也。弊。仆也。皆坐。當聽誓。〔疏〕先鄭注約此經萊作釐。音

近字通。疑故書或本有作釐者。注偶失校也。賈疏云。虞人者。若田在澤。澤虞。若田在山。山虞。謂使其地之民於

可陳之處。芟除草萊。云爲表。百步則一。爲三表者。賈疏云。按下注引月令。司徒北面以誓之。此經云。司馬建旗於

後表之中。車徒皆坐。則此於可陳之中。從南頭立表。以北頭爲後表也。云田之日。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者。田之日。

謂大閱日之旦。質明之前。建旗。亦大司馬命司常建之。後弊旗同。云質明弊旗。誅後至者。致民以質明爲限。過此

則爲後。至其時。則弊前所建之旗。示不復致。有後至者。則治以失期之罪。後大師致衆亦同。云乃陳車徒如戰之陳

者。戰陳。每車一兩。士徒二十五人。車徒相將。同列一處。與田狩之陳。車徒異屯不同。建旗致民。在後表之中。

至弊旗之後列陳。則當在後表之外。蓋四表之北尚有餘地。表內則皆習戰之地。不能容六軍也。注鄭司農云。虞人

萊所田之野。芟除其草萊。令車得驅馳者。山虞後鄭注云。萊。除其草萊也。先鄭意。田獵之地。草盛則田車不得疾

行。故必除草。令車得驅馳也。引詩曰。田卒汙萊者。小雅十月之交篇文。毛傳云。下則汗。高則萊。引之者。證萊

謂草萊也。云玄謂萊。芟除可陳之處者。先鄭以萊爲芟除草萊。後鄭所同。惟先鄭以萊所田之野爲環所田獵之地。除

草辟道以通車。後鄭因經云。萊所田之野。下卽說爲四表。及除車徒之事。故謂所萊者。止據列陳之處而言。不及陳

外田獵之處。今攷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。艾圃以爲防。過防弗逐。范注云。圃。香草也。防爲田之大限。毛詩

小雅車攻傳亦云。田者大艾草以爲防。又云。戰不出頃。田不出防。然則田之芟除之地有二。一爲習戰之地。則盡艾

其草。以爲列陳及立表之所。所謂頃也。一爲田獵之地。則艾禁外四旁之草以通車。且以爲田限。而留其中屬禁之地

不艾以藏獸。所謂防也。田之防。包羅原野。其限至廣闊。而戰之頃。則四表從不過二百五十步。廣足容六軍而止。

益以列陳之地。廣袤亦當不逾百步。其界域有定。蓋卽於防之內爲之車攻。孔疏謂鄭言教戰之所。毛言田獵之處。二

者同處。是也。二鄭此注。各舉其一義。實互相備。賈疏據王制有火田。及車攻傳大艾草爲防。然後焚射之文。謂田

處不得芟草萊。不知田處雖不芟草。而爲防及通車之道。仍須芟艾也。云後表之中。五十步表之中央者。經云後表。明

是後第一表。距第二表五十步之中。若然。建旗之處。距第一第二兩表各二十五步也。云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者。荀子大略篇云。水行者表深。楊注云。表。標誌也。管子君臣篇云。猶揭表而令之止也。尹注云。表以木爲標。有所告示也。國策燕策。韓魏共攻燕。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。暮舍。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。已植表。是軍禮營壁必先植表。此大閱既不爲營壘。又萊所田之野。廣平無畔限。故樹木爲表。標誌步數。以正進退之行列也。公羊定四年徐疏云。表者。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。賈疏云。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。表兩相各有三軍之衆。至表。則閒一而坐。坐而更起。是表正行列也。云四表積二百五十步者。賈疏云。以三表之間有一百步。又加一表五十步。故總爲二百五十步也。詒讓案。此謂最北一表爲後表。以南五十步爲二表。又南百步爲三表。又南百步爲四表。謂之前表。是四表積二百五十步也。尉繚子兵教上篇云。大將教之。陳於中野。置大表三。百步而一。尉繚書蓋不數後表五十步。故止三表。而每表相去步數與此經正同。司馬法仁本篇云。古者逐奔不過百步。故此表遠者亦以百步爲限。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。謂所萊之野。中建四表。南北步數有定。表之東西經無見文。要度其廣輪必足容三軍之陳也。賈疏云。天子六軍。左右之地各容三軍。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。其實兼羨卒之等。故小司徒職云。凡起徒役。無過家一人。唯田與追胥竭作。鄭云。國人盡行。是非止六鄉之民六軍而已。云步數未聞者。以南北三表。東西不別立表。列陳步數無文。今攷戰不出頃。東西疑亦三百步左右。足容三軍。互詳後冬狩疏。云致。致之司馬者。州長云。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。則帥而致之。注云。致之。致之於司徒也。此云致之司馬者。以司徒掌衆庶。司馬掌師田。相與聯事。書鄉師等率其民而致之司徒。亦致之司馬也。云實。正也者。詛祝注同。士冠禮賈明注。亦訓實爲正。地官敘官注云。實。平也。正與平義亦相近。賈明。謂天正明時。卽左傳昭五年杜注。說十二時之平旦。亦雞鳴後食時前。是也。此四時習戰。春振旅。秋治兵。冬大閱。蓋皆實明而陳。惟夏芟舍。習夜事。爲異也。云弊。仆也者。獸人注同。弊。猶言下旗。王制。天子殺則下大綬。鄭注云。下謂弊之。云皆坐當聽誓者。據下文。坐。謂坐陳也。尉繚子兵令篇云。立陳。所以行也。坐陳。所以止也。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云。吾聞介冑坐陳不席。左桓十二年傳云。楚伐絞。坐其北門。又文十二年傳云。襄纒坐甲。昭二十七年傳云。王使甲坐於道左。司馬法嚴位篇云。立進俯。坐進跪。又云。從以坐固。荀子正論篇云。庶士介而坐道。及樂羣吏聽誓于陳前。斬牲以左右徇陳。曰不用命者斬之。羣吏聽誓于陳前。諸軍帥記說大武舞亂皆坐。亦象軍列也。羣吏聽誓于陳前。斬牲以左右徇陳。曰不用命者斬之。也。陳前。南面鄉表也。月令季秋。天子教于田獵。以習五戎。司徒擗扑。北面以誓之。此大閱禮。實正歲之中冬。而說季秋之政。於周爲中冬。爲月令者失之矣。斬牲者。小子也。凡誓之大略。甘誓。湯誓之屬是也。〔疏〕羣吏聽

前者。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。有虞氏戒于國中。夏后氏誓于軍中。殷誓于軍門之外。周將交刃而誓之。以致民志也。文選東京賦李注引尸文子云。將戰。有司謹誥誓。三令而五申之。既畢。然後卽敵。案。誓。卽誓以士師田役之禁。毛詩邶風定之方中傳。說大夫九能之事云。田能施命。命。卽誓也。此習戰前之誓。誓以軍法。與表貉後之誓。誓以田法異。此表貉後不云誓民者。與大蒐章互相備也。詳前疏。賈疏云。士卒皆於後表。北面坐。羣吏諸軍帥皆在士卒前。南面立以聽誓。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。說文彳部云。徇。行示也。引司馬法斬以徇。徇。卽徇之俗。賈疏云。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。云曰不用命者斬之者。不用將帥之命。其刑則斬也。大司寇五刑。二曰軍刑。上命糾守注云。命。將命也。大田用軍法誓衆。故亦以犯命爲最重也。注云羣吏諸軍帥也者。上羣吏成衆庶陷戰法注云。鄉師以下。此旣陳軍。則宜爲軍將以下。亦以鄉吏在軍。卽爲軍將以下。名異而實不異也。賈疏云。從軍將以至伍長。謂衆軍吏建旗者也。云陳前。南面鄉表也者。初列陳時。羣吏帥士卒陳於後表之中。將聽誓。則士卒表內北面坐。羣吏出至表外陳前。南面鄉。後表而立以聽誓。與司徒北面誓正相對也。以士卒皆北面坐。故以北爲前。與立表以南爲前異。引月令季秋。天子教于田獵。以習五戎。司徒擗扑。北面以誓之者。鄭彼注云。教于田獵。因田獵之禮。教民以戰法也。五戎。謂五兵。弓矢戈矛戟也。北面誓之。誓衆以軍法也。孔疏云。擗。插也。案釋文云。擗一音初洽反。則或亦讀爲插也。司徒北面誓。蓋正負後表。賈疏云。引月令者。證所誓者是司徒。使司徒誓者。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。今雖屬司馬。猶是己之民衆。故使司徒誓之也。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者。謂夏正建子之月。在周爲孟春也。凡此經紀時。皆據夏正。夏之孟春。謂之正歲。詳小宰內宰疏。云而說季秋之政。於周爲中冬。爲月令者失之矣者。賈疏云。呂不韋作月令者。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。當夏之季秋。故說於季秋。是失之矣。按月令季秋云。是月也。天子乃教于田獵。以習五戎。班馬政云云。注引中秋教治兵法。王載大常已下爲證。不云失。至此乃以月令是中冬教大閱法。而言爲月令者失。鄭君兩解之。以其彼云司徒誓衆。與此誓衆之等同故爲大閱。彼爲治兵法者。以彼文授車以等級。乃命主祠祭于四方。又與中秋治兵者同。故彼爲治兵法也。治讓案。依前注。則四時習戰田獵。並司徒誓之。月令所說。不必卽此中冬大閱。且以祭禽四方之文推之。與秋蒐之禮尤合。似當以月令注爲正。云斬牲者小子也者。賈疏云。小子職云。凡師田。斬牲以左右徇陳是也。云凡誓之大略。甘誓。湯誓之屬是也者。士師注義同。以二誓並征伐誓神之辭。故舉以爲證。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。軍旅曰誓。會同曰誥。亦本土師文。中軍以鞶令鼓。鼓人皆三鼓。司馬振鐸。羣吏作旗。車徒皆作。鼓行鳴鐸。車徒皆行。及表乃止。三鼓。攬鐸。羣吏弊旗。

車徒皆坐。

中軍、中軍之將也。天子六軍。三三而居一偏。羣吏既聽誓。各復其部曲。中軍之將令鼓鼓。以作其士衆之氣也。鼓人者、中軍之將。師帥旅帥也。司馬、兩司馬也。振鐸以作衆。作、起也。既起。鼓人擊

鼓以行之。伍長鳴鑼以節之。伍長一曰公司馬。及表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。三鼓者。鼓人也。鄭司農云。擣、讀如弄。玄謂如涿鹿之鹿。掩上振之爲擣。擣者。止行息氣也。司馬法曰。鼓聲不過闐。擊聲不過闐。鑿聲不過瑣。如

〔疏〕

中軍以擊令鼓者。江永云。擊所以引鼓。樂有朔擊應擊。亦是先擊擊而後擊鼓。以小鼓引大鼓也。賈疏云。此經總說聽誓既已。將欲向南第二表。象戰陳初發而敵。此即仲春振旅。疾徐坐作之一事也。云羣吏作旗者。諸軍

吏各舉其所建之旗也。吳子治兵篇云。教戰之令。一鼓整兵。二鼓習陳。三鼓趨食。四鼓嚴辨。五鼓就行。聞鼓聲合然後舉旗。故此作旗亦在鼓人三鼓之後。云車徒皆坐者。吳廷華云。車猶言坐。止亦坐也。注云中軍中軍之將也者。

周書武順篇云。天道尙左。地道尙右。人道尙中。吉禮左還。順天以利本。武禮右還。順地以利兵。將居中軍。順人以利陳。江永云。中軍、元帥也。三軍六軍必有元帥。如王在軍。則王爲中軍。云天子六軍。三三而居一偏者。謂左

三軍居一偏。右三軍居一偏也。詩大雅常武篇孔疏云。天子六軍。當分之爲三。中與左右各二軍也。春秋桓五年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。左傳云。王爲中軍。虢公林父將右軍。周公黑肩將左軍。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。案據孔

說。則天子六軍有二中軍。賈疏亦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。皆自有中軍。蓋依注說六軍分居左右。則中軍自不能并居一偏。但軍令要當從王所處之一偏出耳。墨子明鬼篇云。夏書禹誓曰。大戰于甘。王乃命左右六人下。聽誓于中軍。此

亦王居中軍。與左傳同。但元帥所居何偏。經注並無文攷。少儀云。軍尙左。卒尙右。注云。左、陽也。陽主生。將軍有廟勝之策。左將軍爲上。貴不敗績。右、陰也。陰主殺。卒之行伍。以右爲上。示有死志。蓋敘位次則尊左。陳行

列則尙右。故老子云。君子居則貴左。用兵則貴右。吉事尙左。凶事尙右。偏將軍居左。上將軍居右。言以喪禮處之。左桓八年傳云。季梁曰。楚人尙左。君必左。明周禮尙右。若然。中軍之將。或當居右偏與。云羣吏既聽誓。各復其

部曲者。賈疏云。軍吏本各主其部分曲別。謂若伍長主五人。兩司馬主二十五人。卒長主百人之等。皆是部曲。至於擊擊之時。出向衆前。聽誓訖。各復其部伍本處。故云復其部曲也。案部曲詳鄉師疏。云中軍之將令鼓者。中軍之將自

擊擊以令鼓人鼓也。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者。賈疏述注無也字。阮元云。通典無也。賈疏云。春秋左氏曹翽云。一鼓作氣。再而衰。三而竭。是鼓以作士衆之氣也。云鼓人者。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者。賈疏云。按左氏成二年傳。晉

與齊戰于鞞。卻克傷於矢。曰。余病矣。張侯曰。師之耳目。在吾旗鼓。進退從之。於是右援枹而鼓之。時卻克擊鼓。哀二年左傳鐵之戰。趣簡子曰。伏殺嘔血。鼓音不衰。是皆將居鼓下。知兼有師帥旅帥者。按上文春辨鼓鑿云。軍將

執晉鼓。師帥執提。旅帥執鼙。皆是鼓人。故知是軍將帥帥旅帥也。其卒長執鑼以下皆金。非鼓也。吳廷華云。注。既謂令鼓者爲中軍將。又以鼓人亦中軍將。是將自令而自鼓之。有是理乎。竊謂鼓人當卽司徒之鼓人。鼓人職云。軍動。則鼓其衆。田役亦如之。卽此經所謂三鼓也。天子六軍。故序官鼓人中士六人。曰皆三鼓者。是中軍一令。而六軍皆鼓也。江永亦云。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。下文鼓行鼓進鼓退。乃是軍將帥帥旅帥之鼓。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。而鼓人主軍動。鼓其衆者。遂承中軍之令。三鼓以作士氣。於是振鐸作旗。而諸鼓皆鳴也。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帥帥旅帥。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。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。下文鼓人皆三鼓。故此皆者。鼓人非一也。凡云三鼓者。疑皆鼓人之鼓。案吳江說。是也。林喬蔭說同。鄭賈說並失之。凡軍將以上。鼓皆別載。詳前疏。云司馬兩司馬也者。賈疏云。以其上文云兩司馬執鐸。故知此經云司馬振鐸者。是兩司馬也。黃以周云。本職於大司馬皆曰司馬。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馬。又統之則曰羣司馬。司馬以旗致民。平列陳。謂大司馬也。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。司馬振鐸。其文皆與羣吏相對。兩伍司馬在羣吏中。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。鄭以振鐸之司馬爲兩司馬。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。則下文鼓行鳴鑼。鼓進鳴鑼。是公公司馬。鼓退鳴鑼。是卒長。竊謂上文辨鐸鑼鑼爲卒兩伍所執。而大司馬別自有鑼鑼鑼。猶上辨鼓軍將執晉鼓。師帥執提。旅帥執鼙。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鼙也。凡鼓。主於軍將。軍將以鼙令鼓。則晉鼓提鼓擊鼓皆應。凡金主於大司馬。大司馬振鐸。兩司馬應之。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。羣者。羣兩司馬也。大司馬鳴鑼。則公司馬應之。鳴鑼。則卒長應之。是卒長執鑼。兩司馬執鐸。公公司馬執鑼。皆節制於大司馬。猶師帥執提。旅帥執鼙。則皆聽命於軍將也。裨將聽命於中軍。中軍主謀。卒兩伍節制於大司馬。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。案黃謂大司馬別自有鑼鑼鑼。此司馬振鐸當爲大司馬。其說是也。凡軍將及王侯六卿車皆金鼓兼有。故國語吳語說吳王親鳴丁寧。振鐸。左宣四年傳亦載伯棼射楚王車。及丁寧。丁寧。卽鑼也。但後文之羣司馬振鐸。羣司馬與秋官小司寇之羣士文例正同。彼羣士爲鄉士途士等。不關大司寇。明此羣司馬亦不上關大司馬。以正貳鬻尊。不當與屬官同以羣駭之也。蓋凡金鼓等。皆長帥令而屬官裨將應之。此云司馬。自爲大司馬。以見發令之倡自上。後云羣司馬。則爲兩司馬。以見應和之偏於下。此經前後立文不同。實互相備也。雜記諸侯正樞於廟。司馬執鐸。左八人。右八人。彼蓋兩司馬與。云振鐸以作衆者。亦謂金鑼也。鼓人云。以金鑼通鼓。振以通鼓。亦所以作士衆之氣。左僖二十二年傳云。金鼓以聲氣。是也。云作。起也者。胥注同。初聽晉時。車徒皆坐。今聞鼓鐸。坐者則皆作起也。云既起。鼓人擊鼓以行之者。車徒皆作。立而未行。俟擊鼓乃行。此鼓者。卽軍將等。與前鼓人爲地官鼓人異。鄭釋前鼓人爲軍將等。故此鼓行亦冢上爲文。失之。云伍長鳴鑼以節之者。賈疏云。上文云。公司馬執鑼。鼓人職云。金鑼節鼓。故云伍長鳴

獨以箭之也。云伍長、一曰公司馬者。見上文。鄭言此者。以經不云何官鳴鑼。明冢上司馬振鐸爲文。以伍長亦得稱司馬也。云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者。從後表前行五十步至第一表也。云三鼓者。鼓人也者。與前初令鼓時三鼓同。鄭意亦中軍之將帥旅帥也。今案亦地官鼓人。鄭司農云。讀如弄者。段玉裁云。此擬其音也。釋文云。撻音鹿。李扶表反。盧文弨云。李音必先所見本或從鹿。然二字皆不見說文。案李軌本蓋當如盧說。然撻字以六書之例求之。當从手鹿聲。鹿弄一聲之轉。李音爲撻。則與二鄭讀皆不合。蓋傳寫之誤。云玄謂如逐鹿之鹿者。後鄭以撻從鹿得聲。故不從先鄭讀。賈疏云。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鹿。直取音同。不從義也。此是鹿鹿然作聲也。云掩上振之爲撻也者。賈疏云。以手在上。向下掩而執之。案依鄭賈說。則上云振鐸。不掩上執之矣。然振之與撻異同之義。未聞其審。云撻者止行息氣也者。以行時三鼓振鐸。同爲作氣。此撻鐸。卽繁旗徒皆坐。明爲止行息氣。司馬法嚴位篇云。譟鼓而進。則以鐸止之。管子兵法篇云。金所以坐也。此撻鐸亦所以令車徒止坐也。引司馬法曰。鼓聲不過闐。擊聲不過闐。鐸聲不過闐者。證鼓擊鐸三者之聲各有高下之差。故振鐸與撻鐸聲異也。今司馬法佚此文。案闐闐亦作擊。說文鼓部云。擊、鼓聲也。引詩曰。擊鼓其鼗。又云擊、鼓聲也。段玉裁云。音義曰。闐、吐剛反。闐、吐獵反。然則闐闐卽擊擊也。投壺音義曰。鄭呼爲鼓。其聲高。其音鏗鏘然。鄭呼爲擊也。其聲下。其音闐闐然。是則鏗鏘亦卽擊擊也。史記上林賦。鏗鏘鏗擊。漢書文選作闐闐。郭璞曰。闐闐、鼓音也。此渾言之耳。又三鼓。擊亦鼓也。淮南兵略訓。若擊之與響。若鏗之與鞀。高注。鏗鞀、鼓擊聲。此謂鏗、鼓聲。鞀、擊聲也。又三鼓。振鐸作旗。車徒皆作。鼓進鳴鑼。車驟徒趨。及表乃止。坐作如初。趨者。赴敵尙疾之漸也。春秋傳曰。先人有奪人之心。及表。自第二前至第三。

〔疏〕又三鼓。振鐸作旗。車徒皆作者。此與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同。云車驟徒趨者。說文馬部云。驟、馬疾步也。樂師注云。趨疾於步。前云車徒皆行。此云車驟徒趨。疾於行也。注云趨者赴敵尙疾之漸也者。釋名釋姿容云。兩脚進曰行。疾行曰趨。趨、赴也。赴所期也。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徒行。此云徒趨。趨疾於行。亦象戰陳疾行赴敵。下云徒走尤疾。故此云尙疾之漸也。引春秋傳者。賈疏云。昭二十一年左傳。冬十月。華登以吳師救華氏。宋廡人濮曰。軍志有之。先人有奪人之心。注云。戰氣未定故也。後人有待其衰。注云。待敵之衰乃攻。是其事也。案賈所引左傳注。亦買服義。此注引彼文者。證赴敵尙疾。卽先人奪人之意。云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者。前已至第二表。此又進及表。明更前行百。乃鼓。車馳徒走。及表乃止。及表。自第三。〔疏〕同。說文馬部云。馳、大驅也。釋名釋姿容步。至第三表也。

云·疾趨曰走·走·奏也·促有所奏至也·左宣十二年·晉楚戰於鄧·傳云·車馳卒奔·乘晉軍·奔走義同·前自二表至第三表·車驟徒趨·此馳疾於驟·走疾於趨·象與敵近·尤尙疾也·前振旅云·教疾徐之節·卽此·尉繚子兵教上篇云·既陳·去表百步而決·百步而趨·百步而驚·與此略同·注云及表自第三前·鼓戒三闕·車三發·徒三刺·鼓戒·戒敵·鼓

壹闕·車壹轉·徒壹·〔疏〕鼓戒三闕者·此既及最南第四表·遂象與敵接習合戰之事·大射儀注云·闕·止也·謂三刺·三而止·象服敵·〔疏〕戒三止·注云鼓戒·戒敵者·大僕注云·戒鼓·擊鼓以警衆也·此鼓戒象警衆攻敵同·尉繚子兵教篇云·一步一鼓·步鼓也·十步一鼓·趨鼓也·音不絕·警鼓也·戒警義同·此鼓戒·蓋亦音不絕也·若然·上文鼓行當步鼓·鼓進當趨鼓與·云鼓壹闕·車壹轉·徒壹刺·三而止·象服敵者·通典軍禮引壹·並作一·阮

元云·注中不當用古字·諸本作壹·非·疏中皆作一·黃丕烈校同·江永云·車三發·舊以車轉爲發·恐不然·車既及表乃止矣·又三轉胡爲·蓋車上主射者·三發矢以象克敵耳·發刺皆三者·戰車有三人·斃其左右御也·案江說是也·蔣載襄說同·墨子迎敵祠篇說誓廟之禮云·射參發·告勝·與此三發義正同·徒壹刺者·所謂一伐·書牧

警云·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·乃止齊焉·詩周頌孔疏引鄭書注云·伐·謂擊刺也·一擊一刺曰一伐·是也·乃鼓

退·鳴鑣且卻·及表乃止·坐作如初·鑣所以止鼓·軍退·卒長鳴鑣以和衆·鼓人爲止之也·退自前表〔疏〕乃鼓

鳴鑣且卻·及表乃止者·賈疏云·謂至南表·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·更從南爲始也·此鳴鑣且卻·據初至南表退軍之時象在軍·軍退亦鳴鑣·是以左氏哀公傳艾陵之戰·陳子云·吾聞鼓·不聞金·亦是鳴鑣退軍法·及其向北·卽更爲

習戰之事·故云及表乃止·坐作如初·江永云·鼓退鳴鑣·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·蓋鑣聲不能及遠·欲退軍·必將帥擊退鼓·而後卒長皆鳴鑣·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·案江說是也·司馬法嚴位篇云·奏鼓輕·舒鼓重·疑卽鼓進鼓退

之異·廣雅釋言云·卻·退也·此退時行止坐作之節·與進時同·亦當鼓退鳴鑣·車徒皆卻向北行·由前表至第三表乃止·三鼓擺鐸·羣吏擗旗·車徒皆坐·又三鼓·振鐸作旗·車徒皆作·鼓退鳴鑣·車驟徒趨·及第二表乃止·坐作

如初·乃鼓·車馳徒走·及後表乃止·注云鑣所以止鼓者·賈疏云·鼓人職云·金鑣止鼓·是也·云軍退卒長鳴鑣以和衆者·以·釋文作目·案經注以字皆作以·不作目·釋文蓋後人所改·前振旅云·卒長執鑣·鼓人注以鑣爲鉦·

詩小雅采芑篇·鉦人伐鼓·彼箋云·鉦也鼓也·各有人焉·言鉦人伐鼓·互言爾·然則鉦人疑卽卒長矣·以象退軍恐衆志乖亂·故云和衆·明與進軍時作衆異也·云鼓人爲止之也者·謂聞鑣則暫止不鼓也·其及表以後·坐作之時·仍

周禮正義 卷五十六 四一

有鼓。云退自前表至後表者。前進時。自後表進至前表。爲三節。此退時。則自前表卻至後表。亦爲三節也。云鼓鐸則同者。蓋亦鼓入三鼓。軍吏鼓退。兩司馬振鐸。與前自後表至前表同。云習戰之禮。出入一也者。據公羊莊八年傳云。出曰祠兵。入曰振旅。其禮一也。案出謂進。入謂退也。凡習戰之禮。雖退。亦當整軍以備掩襲。故行止坐作之節。一與進同。云異者廢獨而鳴鐸者。賈疏云。前向南時。云鼓行鳴獨。此北向。不言鳴獨。而言鼓退鳴鐸。以其雖習戰。出入一猶象退軍。故鳴鐸也。遂以狩田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。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。左右陳車徒。有司平之。

旗居卒間以分地。前後有屯百步。有司巡其前後。險野人爲主。易野車爲主。冬田爲狩。言守取之無所擇也。軍門曰和。今謂之壘門。

立兩旌以爲之。敍和出。用次第出和門也。左右。或出而左。或出而右。有司平之。鄉師居門。正其出入之行列也。旗。軍吏所載。分地調其部曲疏數。前後有屯百步。車徒異羣。相去之數也。車徒畢出和門。鄉師又巡其行陳。鄭司

農云。險野。人爲主。人居前。易野。車爲主。車居前。疏。遂以狩田者。冬大田之法也。月令注云。凡田之禮。唯狩最備。故此經四時田法。前。易野。車爲主。車居前。疏。亦唯狩最詳。賈疏云。此一節摠論教戰。訖入防田獵之事。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者。

謂於前教戰之頃內。別爲軍舍。使全軍盡舍其中。乃樹旌爲門。分別左右。出門而屯也。賈疏云。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。爲左右。各爲一門。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者。賈疏云。以教戰處內。故以田處出。江永云。羣吏各帥其車徒

以敍和出。象士卒之出軍門。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。云左右陳車徒者。以六軍分列左右。每廂又各自以車徒分列爲陳也。江永云。未習戰以前。陳徒如戰之陳。此車徒同羣。車以率徒。徒以衛車。擬戰時之陳也。既習戰以後。車

徒遂分列也。將田時。車徒所以必分者。逐獸不必以徒。衛車山澤閒。車徒又不可錯雜。故須分隊而進。是以先異之也。云旗居卒閒以分地者。居唐石經誤作車。今從宋本嘉靖本。賈疏云。軍吏各領已之士卒。執旗以表之。故旗居卒

閒也。吳廷華云。卒百人。卒長統之。旗居卒閒。則一卒長一旗。以分部也。江永云。旗居卒閒以分地。車徒皆如是。徒一廂百人。樹一旗。則車一廂。亦容兩偏之地。而樹一旗也。司馬法。車十五乘爲偏。兩偏爲卒。車徒各有卒。疏

謂軍吏各領已之士卒。執旗以表之。非卒閒之義也。案吳江說是也。國語吳語云。陳士卒百人。以爲徹行。行。行頭皆官師。建肥胡。十行一壁大夫。建旌。十旌一將軍。載常。爲萬人。以爲方陣。彼軍制雖與此經不同。而百人爲徹

行。卽一卒之陳也。行頭建肥胡。十行建旌。十旌載常。與此以旗爲表之法亦略同。云前後有屯百步者。謂每廂又以車徒分列前後二屯。每屯蓋各占地百步。南北東西自相去亦各百步也。注云冬田爲狩者。說文犬部云。狩。犬田

也。爾雅釋天云。冬獵爲狩。隱五年左傳。桓四年公羊穀梁傳。義並同。大戴禮記夏小正云。十有一月。王狩。狩者。言王之時田。冬獵爲狩。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者。左傳隱五年杜注云。狩。圍守也。冬物畢成。獲則取之。無所擇也。詩鄭風叔于田孔疏引李巡云。圍守取之。無所擇也。爾雅郭注。及穀梁桓四年范注。國語周語韋注。義並略同。管子五行篇云。壬子水行御。令民出獵禽獸。不釋巨少而殺。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。釋擇字通亦說冬狩之事。說苑脩文篇云。狩者。守留之。又云。春蒐者。不殺小麋及孕重者。冬狩皆取之。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。冬謂之狩何。守地而取之也。公羊桓四年何注云。狩。猶獸也。冬時禽獸長大。遭獸可取。此釋狩義小異。而與取無所擇之義亦同。云軍門曰和者。戰國策齊策云。秦攻齊。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。與秦交和而舍。孫子軍爭篇云。將受命於君。合軍聚衆。交和而舍。曹注云。軍門爲和門。兩軍相對爲交和。國語吳語云。遷軍接餽。餽和字同。惠士奇云。戰國策燕策。齊韓魏共攻燕。燕請救於楚。楚使景陽將而救之。三國懼。乃罷兵。魏軍其西。齊軍其東。楚軍欲還。不可得也。景陽乃開西和門。通使於魏。齊師怪之。以爲燕楚與魏謀之。乃引兵而去。楚師乃還。是軍門有東西和也。韓非子外儲說左曰。李悝警其兩和曰。敵人且至。如是再三。而敵不至。兩和懈怠不信。秦襲之。幾奪其軍。一曰。悝與秦人戰。謂左和曰。速上。右和已上矣。又馳而至右和。曰左和已上矣。左右和皆爭上。是軍門有左右和也。和者。壁壘之名。因於其壘立旌門。是爲左右和之門。唐開元禮。仲冬講武。四出爲和門。建旗爲之。如其方色。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。詒讓案。依上注云。天子六軍。三三而居一偏。蓋偏爲一門。左偏東出爲一和門。右偏西出爲一和門。故有左右和。左右和。卽東西和也。然則偏止一和門。卽軍之正門。文選東京賦。絃和樹表。薛注云。軍之正門爲和。是也。唐禮爲四出和。既不分偏。又增南北二門。恐非古制。詩小雅車攻。孔疏謂門蓋南開。並爲二門。亦凡說。不足據。云今謂之壘門者。舉漢法爲況。量人注云。軍壁曰壘。漢書百官表云。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。文選潘岳西征賦云。距華蓋於壘和。史記酈商傳。擊黥布。攻其前拒。索隱引徐廣云。一作和。和。軍門也。則漢時軍壘亦稱和矣。云立兩旌以爲之者。每和各立兩旌。爲之掌舍。爲帷宮。設旌門注云。樹旌以表門。此兩和通包六軍。則必不爲帷宮。而門制則略同。國語齊語。執枹鼓。立於軍門。韋注云。軍門。立旂爲軍門。若今牙門矣。旂旂字同。孫子軍爭篇曹注亦云。左右爲旌門。墨子號令篇云。吏卒民下效寇。徵職和旌者。蓋樹旌爲和門。因謂其旌爲和旌矣。賈疏云。昭八年穀梁傳云。秋蒐於紅。正也。又云。刈闕以爲防。置廡以爲轅門。以葛覆質以爲藥。注云。質。楛也。藥。門中臬。又云。流旁握御。擊者不得入。注。流旁握。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容握。握。四寸也。又車攻詩傳云。大艾草以爲防。或舍其中。葛纏旃以爲門。裴纒質以爲楛。閒容握驅而入。擊則不得入。左者之左。右者之右。然後焚而射焉。又云。古者

戰不出頃。田不出防。是其事也。案賈據穀梁毛詩說。證此旌門亦用廬。是也。詩小雅車攻孔疏說同。攷四時大田。王在軍。則旌門當即建大常。而注析羽。王若不親行。則當建軍吏之大旗。二者皆爲通帛之廬。故穀梁毛詩說。皆謂以廬爲門。蓋廬旌並五旗之通制也。至穀梁說旌門又兼爲轅門之制。則與此經小異。御覽資產部又引韓詩內傳。謂天子親射禽於旌門。經亦無其事。恐未足據也。云敘和出。用次第出和門也者。敘注例當作序。各本並誤。說文支部云。敘。次第也。謂以先後次第出之。不得躐次也。云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者。謂出和門而分趨左右。故曲禮云。左右有局。各司其局。亦卽毛詩車攻傳所謂左者之左。右者之右也。云有司平之。鄉師居門。正其出入之行列也者。賈疏云。按鄉師職云。巡其前後之屯。而戮其犯命者。斷其爭禽之訟。故知此經云有司。皆是鄉師也。會釗云。注義未盡。遂師職云。田獵。平野民。若然。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言。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。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。云旗軍吏所載者。上文云。軍吏載旗。是也。云分地調其部曲疏數者。軍吏各有分地。以均調其部曲屯集之疏數也。云前後有屯百步。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者。此卽鄉師注云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。前疏云。出軍之時。一車甲士三人。步卒七十二人。車徒同羣。今在軍行列之時。則車徒異羣。故車人有異也。案賈說非也。大田雖羨卒竭作。然此列陳。自是正軍。當依軍法二十五人爲兩。一車甲士三人。卒二十五人。與調發之法不同。又諦審鄭意。似以左右各陳三軍。前後屯雖車徒異部。而百步二屯不足以容三軍。故以百步爲兩屯相去之空地。則一屯不止百步也。江永則謂卽前後屯之地。以經文推校。義似可通。竊疑此列陳之地。蓋方三百步。於北方正中百步爲軍舍。建旌爲兩和門。左右三百步則於南北各以百步爲屯。於中留百步爲空地。是四屯占地各百步。其中南北東西自相距亦各百步。於經注之義皆無迕矣。至每屯百步。足容陳車徒者。今以左右各三軍計之。爲車千五百乘。卒三萬七千五百人。車一兩約占地二丈。百步六十丈。陳車三十乘。每行適符車一卒之數。橫列每兩約占地丈二尺。爲一步。百步得五十行。從橫相乘。適容一千五百乘也。至車雖自爲屯。亦非空設。必有御及左右。但三人不能成伍。當更有持輪二人。蓋車配五人也。是陳車之屯兼有徒七千五百人。以減三軍之卒。存三萬人。百步之屯。步約容一人。每行百人。亦適符一卒之數。橫列每步約容三人。百步得三百行。從橫相乘。亦適容三萬人也。此雖無文可證。而通計步數與車徒之數。似皆相合。姑附記之。以備一義。云車徒畢出和門。鄉師又巡其行陳者。卽據鄉師職文。前出和門時。鄉師正其行列。既畢出。則又巡行。視其行陳。察其整否也。鄭司農云。險野人爲主。人居前。易野車爲主。車居前者。明險野人爲主。亦有車。但以徒居車前。易野車爲主。亦有徒。但以車居人前也。六韜均兵篇云。易戰之法。一車當步卒八十人。八十人當一車。險戰之法。一車當步卒四十人。四十人當一車。彼易戰險戰之法亦與此經義合。依先鄭說。則險野主人。易野主車。不過列陳車徒

前後分布不同。於車徒多少之數無與也。既陳乃設驅逆之車。有司表貉于陳前。驅、驅出禽獸。使趨田者也。逆、逆要不得令走。設此車者。田僕也。〔疏〕既陳

即上文陳車徒事訖也。云乃設驅逆之車者。此為驅禽獸之車。與前後屯所陳三軍之車異。故陳訖命田僕別設之也。云有司表貉于陳前者。有司亦謂肆師甸祝之屬。賈疏云。設車訖。即為表貉之祭於陳前也。注云驅、驅出禽獸。使趨

田者也者。田僕注云。驅、驅禽使前趨獲。案謂禽獸奔逸在園外者。乘此車驅之。使趨所圍屬禁之中也。云逆、逆要不得令走者。田僕注云。逆、街還之。使不出園。爾雅釋言云。逆、迎也。謂禽獸已在屬禁內者。則迎而要之。令不

得走出園外也。或驅或逆。皆乘此車。故謂之驅逆之車。嘉士奇云。驅逆之車。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。即此一名輜車。驅鐵詩曰。輜車鸞鑣。毛傳。輜、輕也。箋云。輕車、驅逆之車也。車驅而犬獲。則知驅逆之車。并有田犬以從禽矣。

云設此車者田僕也者。據田僕職文。蓋大司馬命田僕設車。山虞澤虞乘而驅之。故詩召南騶虞篇。壹發五豝。毛傳云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。賈子禮篇亦云。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。所以優中也。騶虞孔疏云。易曰。王用三驅。失前禽

也。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。知虞人驅之者。以田獵則虞人之事。田僕云。設驅逆之車。則僕人設車。虞人乘之以驅禽也。惠士奇云。田僕設之。校人帥之。中軍以鞶令鼓。鼓人皆三鼓。羣

司馬振鐸。車徒皆作遂鼓行。徒銜枚而進。大獸公之。小禽私之。獲者取左耳。羣司馬。謂兩司馬也。枚如箸。銜之。有繡結項中。軍法止語。

為相疑惑也。進、行也。鄭司農云。大獸公之。小禽私之。以自畀也。詩云。言私其縱。獻肩于公。一歲為縱。二歲為絜。三歲為特。四歲為肩。五歲為犢。此明其獻大者於公。自取其小者。玄謂慎讓為慶。爾雅曰。豕生

三曰縱。豕牝曰絜。麋牝曰慶。獲、〔疏〕中軍以鞶令鼓者。賈疏云。此令鼓之事與上文教戰時大同。惟徒銜枚為異。得也。得禽獸者取左耳。當以計功。〔疏〕注云羣司馬謂兩司馬也者。與前司馬振鐸注義同。但前大閱司馬振鐸者。

司馬為大司馬。此羣司馬振鐸。則為兩司馬。實則兩次振鐸。皆大司馬先振。而兩司馬等應之。經各舉一端。亦互相備也。詳前疏云。枚如箸。銜之。有繡結項中者。秋官敘官注云。枚狀如箸。橫銜之。為繡結於項。與此注義同。賈

疏云。雖無正文。以意言之。繡、即兩頭繫也。既有兩繫。明於項後中央結之。漢書高帝紀顏注云。銜枚者。止言語。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。周官有銜枚氏。枚狀如箸。橫銜之。繡繫於項。繡者。結礙也。繫、繞也。蓋為結紐而

繞項也。案顏說蓋本秋官敘官注義。段玉裁云。顏注勝於賈說。數繡。漢魏人皆以戾釋之。結礙是戾意。蓋此物兩端必稍為鉏鋸。而後繫鉏不脫。毛詩東山音義亦引繡繫於項中。案段說是也。詩釋文所引。亦秋官注文。然則此注結亦

當爲繫。今本作結者。蓋後人所改。毛詩幽風東山傳云。枚、微也。胡承珙云。枚微者。蓋訓枚爲微也。說文無繼字。文部。敏、戾也。玉篇。繼、乖戾也。合言之。則爲敏戽。廣雅釋訓。敏戽、乖刺也。又作緯繼。離騷。忽緯繼其難。王注。緯繼、乖戾也。又作敏戽。馬融廣成頌。敏戽霍奔。別騫分奔。是則銜枚於口。組繫兩頭。分組於項。有違戾結礙之意。云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者。秋官紇官注云。銜枚。止言語驚謹也。在軍。恐言語相疑惑。故令銜枚以止之。云進、行也者。輪人注同。說文走部云。進、登也。引申之。凡前行並曰進。廣雅釋詁亦云。進、行也。鄭司農云。大獸公之。輪之於公。小禽私之。以自界也者。獸人先鄭注云。公之、謂輪之於虞中。即所謂輪之公也。蓋王取三十。其餘則射於澤宮而頒之。獲者不得擅取也。自界、則獲者自取之。小禽不獻於虞中。穀梁昭八年傳及詩小雅車攻毛傳並云。不成禽不獻。是也。引詩云。言私其縱。獻肩于公者。幽風七月文。彼文肩作研。字通。前蒐田章後鄭注引。亦作肩。毛傳亦依此經爲釋。云一歲爲縱。二歲爲紀。三歲爲特。四歲爲肩。五歲爲憤者。此釋毛詩義也。釋文云。犯本亦作巴。案巴即犯之借字。詩毛傳云。豕一歲曰縱。三歲曰豨。齊風還傳云。獸三歲曰肩。魏風伐檀傳又云。獸三歲曰特。此並以縱特肩爲豕生歲多寡之名。而說各小異。說文豕部云。縱。生六月豚。一曰。一歲曰縱。尙叢聚也。犯、牝豕也。一曰。二歲豕能相把拳也。豨、三歲豕。肩相及者。說與毛略同。但許似據豕言之。毛鄭則指庖人六獸之田豕。或豕豕通得此稱矣。廣雅釋獸云。獸一歲爲縱。二歲爲紀。三歲爲肩。四歲爲特。此亦繫獸言之。而肩特文又互異。蓋亦別有所據。憤無攷。云此明其獻大者於公。自取其小者者。亦釋詩義。明縱一歲爲小。肩四歲爲大也。詩小雅吉日亦云。發彼小犯。然則獸二歲以下皆爲小。三歲以上皆爲大與。云玄謂憤爲慶者。段玉裁云。憤聲類略同。大鄭說別有所本。後鄭以爾雅正之。引爾雅曰。豕生三曰縱。豕牝曰犯者。破先鄭說也。縱。葉鈔本釋文作獲。云本亦作縱。案釋獸云。豕生三縱二師一特。牝犯郭注云。猪生子常多。故別其小者之名。又釋畜云。犬生三獲二師一鬻。盧文弼引宋本釋文作三獲。無曰字。與彼文同。但獲爲犬生三之名。豕子無此名。陸所據本誤。竊虞孔疏云。鄭志。張遼問豕生三曰縱。不知豕豕也。豚也。答曰。豚也。過三以往。猶謂之縱。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。故知過三亦爲縱。云鬻牝曰慶者。破先鄭五歲爲憤之說也。釋畜云。鬻。牡鬻。牝鬻。即鄭所據也。依鄭此說。則縱犯特肩慶並不爲豕生歲多寡之名。肩。鄭此注無說。賈疏及詩騶虞疏並據釋獸云。鬻絕有力豨。鹿絕有力鬻。爲釋。鄭意或然也。云獲、得也者。小爾雅廣言文說文犬部云。獲、獵所獲也。云得禽獸者。取左耳。當以計功者。即山虞所謂耳也。計功者。聚而校計其所獲。及所弊。鼓皆賊。車徒皆諫。鄭司農云。及所弊。至所弊之處。玄謂至所弊之多少。取左耳。詳獸人及山虞疏。及所弊。鼓皆賊。車徒皆諫。處。田所當於止也。天子諸侯蒐狩有常。至其常

處。吏士鼓譟。象攻敵寇勝而喜也。疾雷擊鼓曰。疏云。及所弊者。賈疏云。冬徒弊止之處。謂百姓獵止。注鄭司農

之。云玄謂至所弊之處。田所當於止也者。申先鄭義。田有界限。至其所則止。弊訓止。詳前疏。云天子諸侯蒐狩

有常者。據穀梁傳云。過防弗逐。毛詩傳云。田不出防。並諸侯以上法。若然。依鄭說。則大夫以下。田無常處也。

云至其常處。吏士鼓譟。象攻敵寇勝而喜也者。田以習兵。故弊止之時。亦鼓譟。象軍攻敵寇勝而喜也。云疾雷擊鼓

曰。疏者。釋文云。賦本亦作駭。段玉裁云。謂擊鼓聲如疾雷。響而促。雷亦音盧對切。或作。丁晏云。文選

四京賦。駭雷鼓。李注引周禮鼓皆駭。鄭曰。雷擊鼓曰駭。駭與駭同。詒讓案。李所據。蓋與陸所見或本同。說文馬

部云。駭。驚也。無駭字。駭即駭之俗。大僕戒鼓注云。故書戒爲駭。是故書有駭字。釋文或本近是。但大僕故書以

駭爲戒。而此經上文云鼓戒。此又云鼓皆駭。兩文不同。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。既戒鼓而駭衆。明駭戒義微異。蓋鼓

戒者。唯音不絕。而鼓駭。則聲彌高而節彌促。方與鑿鑿相應。故鄭以疾雷爲釋耳。云譟。譟也者。國語鄭語韋注云。

譟。譟呼也。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。譟。羣呼煩擾也。引書曰。前師乃鼓譟者。賈疏云。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時事。

案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云。惟丙午。王逮師。師乃鼓譟。師乃惰。前歌後舞。即賈所據也。然鄭云書曰。則自據書

太誓文。詩大雅大明孔疏引太誓曰。師乃鼓譟。前歌後舞。格於上天下地。咸曰孜孜無怠。蓋漢時今文書。及鄭所注

古文書。皆有太誓。此注所述。即出於彼。不必據伏傳也。諸書引太誓及伏傳皆無籤字者。蓋文有省節。楚辭天問王

謂馬職曰。羅弊致禽以祀方。賈疏云。證彼祭禽於四郊。與此饋獸于郊。爲一物。其實彼一解以爲是仲秋祭禽以祀祿爲一也。詒讓案。月令此文。卽前秋獮祭祿之事。彼注不誤。此引以證饋獸于郊。事不相當。非也。月令孔疏據此注謂秋冬之田。皆祭四方。亦誤。云入又以禽祭宗廟者。凡冬祭宗廟。謂謂之絜。此亦因田獵而獻禽。非正祭也。當用薦禮。詳前疏。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師。所謂王巡守若會同。司馬起師。合軍以從。所〔疏〕云以救無辜伐有罪者。罪、經例用古字。當作舉。石經及各本並誤。詳甸師疏。王巡守會同。不定有征伐之事。但所至之國。或無辜被侵。有罪不服。則亦以六師救之伐之。不必別徵發也。注云師。所謂王巡守若會同。司馬起師。合軍以從。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者。謂王十二歲巡守。殷國。及時見曰會。殷見曰同。凡兵車之會。大司馬並起師合軍以從王也。巡守會同。詳小宗伯大行人職。詩周頌時邁孔疏云。大司馬上云及師。下云若大師。則二者之師不同也。大師。言豐主及軍器。是征伐實事。則上云及師。非征伐也。明大師爲征伐。及師爲巡守。言大合軍。猶大司樂言大合樂。大合樂者。編作六代之樂。則知大合軍者。亦六軍皆行也。而雜問志云。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。鄭意巡守必有六軍。但禮無正文。故云無六軍之文耳。天子海內之主。安不忘危。且云救無辜伐有罪。安得無六軍也。惠士奇云。大行人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。時會者。諸侯有不順服。王將討之。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。殷同者。十二歲王不巡守。六服盡來朝。王亦爲壇合諸侯。而命其政。政與禁。謂九法九伐。所以平邦國正邦國。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。詩曰。周王于邁。六師及之。巡守有六軍。見於此矣。云不言大者。未有敵不尙武者。賈疏云。以對下文云。若大師。是出軍法。若大師。則掌其戒令。涖大卜帥執事。涖豐主及軍器。大司馬。王出征伐也。涖、臨也。臨大卜。卜出兵吉凶也。司馬法曰。之屬。凡師既受甲。迎主於廟。及社主視〔疏〕帥執事。涖豐主及軍器者。賈疏云。按小子職云。豐邦器及軍器。彼官奉以從。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。皆神之。〔疏〕豐之。而大司馬臨之。注云。大司馬。王出征伐也者。對上王巡守會同。師從不言大。及小司寇小師爲王不自出之師。明此大師爲王自出征伐也。大宗伯軍禮亦云。大師之禮。用衆也。白虎通義誅伐篇云。王法天誅者。天子自出者。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。而欲謀危社稷。故自出。重天命也。犯王法。使方伯誅之。云涖。臨也者。天官世婦注同。云臨大卜。卜出兵吉凶也者。大卜云。國大師。則貞龜。是大師。大卜貞龜。大司馬涖下也。大卜疏謂大師。大宗伯涖下。與此經遠。非也。引司馬法曰。上下下謀。是謂參之者。今司馬法佚此。

文。賈疏云。卜在廟。又龜有神。故云上下。謀人在下。故云下謀。君居其中。故云參也。云主。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者。小宗伯。若大師。則帥有司而立軍社。奉主車。注云。王出軍。必先有事於社。及遷廟。而以其主行。社主曰軍社。遷主曰祖。案。廟主。木主。社主。石主也。詳彼疏。云軍器。鼓鐸之屬者。左定四年傳云。君以軍行。被社。鼙鼓。彼云被社。卽此鼙主。鼙鼓。卽此鼙軍器之事也。呂氏春秋慎大篇云。鼙鼓旗甲兵。藏之府庫。是旗及甲兵皆軍器。亦有鼙。此不言者。文不具。鐸鍾之類鍾有鼙。知鐸亦然也。云凡師。既受甲。迎主于廟及社主。祝奉以從者。左定四年傳文。祝。卽大祝也。詳小宗伯及大祝疏。云殺牲。以血塗主及軍器。皆神之者。塗。卽鼙也。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云。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鼙。案龜人鼙龜注亦云。鼙者。殺牲以血之神之也。及致。建大常。比軍衆。誅。鼙主之牲。於禮無文。以珥社稷之禮例之。蓋當用犬羊。鼙軍器。則以緹豚。詳小子疏。

後至者。比或作庀。鄭司農云。致。謂聚衆也。庀。具。〔疏〕及致。建大常者。此猶大閱禮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。也。玄謂致。鄉師致民於司馬。比。校次之也。羣吏以旗物鼓鐸獨鑄各帥其民而致。是也。賈疏云。司

馬用王大常者。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。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。若王不親。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。云誅後至者。以大閱禮校之。蓋亦既致弊旗。誅後至者。史記周本紀。及國語魯語章注。並引今文書大誓師尙父誓師云。後至者斬。

史記司馬穰苴傳云。軍法。期而後至者當斬。卽後至之刑也。注云。比或作庀者。遂師注。故書庀爲比。先鄭譴爲庀。此比或作庀。並聲類相近字通。葉鈔釋文。庀作庇。亦通。詳遂師疏。鄭司農云。致。謂聚衆也者。左哀四年傳。致

蔡于負函。杜注云。致之者。會其衆也。遂人。凡治野。以下劑致吐。注云。致。猶會也。廣雅釋詁云。會。聚也。云庀。具也者。遂師先鄭注同。賈疏云。先鄭從故書庀。後鄭不從。以爲校次者。凡物有數者。皆須校次。乃知具不

故不從具也。云玄謂致。鄉師致民於司馬者。以六師還出於六鄉。故鄉師先致其衆。既至。乃帥而致之。司馬。鄉師職。時田。有致衆庶之法。大師與大田致民。事蓋略同。云比。校次之也者。宰夫注義同。及戰。巡陳

眠事而賞罰。事。謂戰。〔疏〕及戰。巡陳眠事而賞罰者。賈疏云。司馬當戰對陳之時。巡軍陳。眠其戰功之事。功也。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也。注云。事謂戰功也者。若司勳云。戰功曰多。是也。

若師有功。則左執律。右秉鉞。以先愷樂獻于社。功。勝也。律所以聽軍聲。鉞所以爲將威也。先。猶道也。兵

示喜也。鄭司農云。故城濮之戰。〔疏〕若師有功者。則左執律。右秉鉞者。爾雅釋詁云。秉。執也。以下並大師戰後

春秋傳曰。振旅愷以入於晉。〔疏〕還師之事。注云。功。勝也者。爾雅釋詁文云。律所以聽軍聲者。賈疏云。大

周禮正義 卷五十六 四九

師職文。彼初出軍時。大師執聽。至此剋勝。司馬執之。案詳大師疏。云錢所以爲將威也者。伊耆氏注云。將軍杖錢。說文戍部云。戍。大斧也。司馬法曰。夏執玄戍。殷執白戍。周左杖黃戍。右把白髦。金部云。錢。車鑿聲也。經過借錢爲戍。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。周左執黃錢。右執白旄。所以示不進者。審察斬殺之威也。釋名釋兵云。戍。豁也。所向莫敢當前。豁然破散也。書牧誓云。王左杖黃錢。右秉白旄以麾。僞孔傳云。黃錢。以黃金飾斧。左手杖錢。示無事於誅。右手把旄。示有事於殺。案錢所以誅斬。故將秉之以示威。此左執律。右秉錢。與牧誓司馬法不同者。凱旋之禮。與在軍誓衆異也。云先。猶道也者。說文先部云。先。前進也。引申爲前道之義。郊特牲注云。先。謂倡道之也。詩大雅緜傳云。相道前後曰先後。云兵樂曰愷者。大司樂云。王師大獻。則令奏愷樂。注云。愷樂。獻功之樂。以其軍禮所用。故云兵樂也。云獻于社。獻功于社也者。于。亦並當作於。此獻克敵之功於大社也。大司樂大獻注云。大獻。獻捷於祖。與此經異者。社祖皆得有獻。法詳彼疏。引司馬法曰。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者。司馬法天子之義。篇文。今本無愷歌二字。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司馬法亦有。今本蓋傳寫脫之。彼文愷樂與此經同。愷歌。謂作樂時奏歌以紀武功之盛。此引以爲兵樂之證。司馬法仁本篇又云。天下既平。天子大愷。亦謂此也。愷歌亦見樂師職。鄭司農云。故城濮之戰。春秋傳曰。振旅愷以入于晉者。此左傳二十八八年傳文。引之者。證師有功。有愷樂之事。亦詳大司樂。若師不功。則厭而奉主車。鄭司農云。厭。謂厭冠。喪服也。軍敗則以喪禮。故秦伯之敗於殺也。春秋傳曰。秦伯素服郊次。鄉師而哭。玄謂厭。伏冠也。奉。猶送也。送主歸於廟與社。

〔疏〕若師不功者。王引之云。不。無也。師不功。言師無功也。與上若師有功相對爲文。注鄭司農云。厭。謂厭冠。喪服也者。據曲禮禮弓並有厭冠也。云軍敗則以喪禮者。禮弓云。國亡大縣邑。公卿大夫士。皆厭冠哭於大廟。三日君不舉。注云。軍敗。失地以喪歸也。孔叢子問軍禮云。軍敗。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。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。蓋喪禮也。此軍敗以喪禮之證。云故秦伯之敗於殺也。春秋傳曰。秦伯素服郊次。鄉師而哭者。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。左傳文。杜注云。郊次。待之於郊。先鄭引之。證厭冠亦素服也。賈疏云。按禮弓注。厭冠喪冠。其服未聞。若然。先鄭引秦伯素服者。據在國向外哭。此則從外向內不同。故云其服未聞。後鄭不破者。已有禮弓注。此從破可知。案依賈說。則先鄭義與後鄭不同。禮弓云。軍有憂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。注云。憂。謂爲敵所敗也。素服者。縞冠也。審後鄭及賈意。蓋謂在國聞師敗之服當縞冠。與司服大裘素服同。秦伯素服。亦當依彼法。與厭冠用布異。縞冠素服。所謂縞素。淮南子人閒訓說魯君縞素而朝。齊越絕書句踐敗於吳。亦云衣服純素。不拘不玄。並軍敗之服也。云玄謂厭。伏冠也者。既夕記云。冠六升。外緹。纓條屬。厭。注云。緹。謂縫著於武也。

外之者。外其餘也。纓條屬者。通屈一條繩爲武。垂下爲纓屬之冠。厭、伏也。曲禮。苞屨拔衽。厭冠不入公門。注云。厭、猶伏也。喪冠厭伏。賈疏云。按下曲禮云。厭冠不入公門。彼差次當總小功之冠。以義言之。五服之冠皆厭。以其喪冠反吉冠。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。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。以伏冠在武。故得厭伏之名。曲禮孔疏云。喪冠厭帖。無書彊。案厭伏者。謂冠梁低伏不隆起也。孔云無書彊者。書與擣同。厭伏。則冠梁弱。不能擣柱。賈謂喪冠外縫。故得厭名。未析。至五服之冠並厭伏。其冠布自斬衰六升。以小功十二升。以次遞增。多寡互異。此師不功。厭冠之布。依賈說。則十二升也。戰國策秦策。呂氏春秋不屈篇。說魏惠王軍敗。布冠自拘。亦卽喪冠也。云奉猶送也者。天府注同。云送主歸於廟與社者。主卽遷廟之主及社主。故師還。王弼勞士庶子。則相。師敗。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。仍送主歸廟與社也。凡廟主社主。皆載以齊車。詳小宗伯疏。王弼勞士庶子。則相。師敗。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。庶子、卿大夫之子從軍。〔疏〕王弼勞士庶子則相者。謂宿衛士庶子從軍而死傷者。王或親弔勞之。以此宜掌軍事。故相者。或謂之庶士。其禮。其平時弔勞恆禮。當以禮官爲相。故大宗伯職。王哭。諸侯爲上相。則弔勞諸臣。疑亦彼官相其禮。非司馬所掌也。凡弔士庶子禮。蓋並如士禮喪。大記云。君於士既殯。而往爲之賜大歛焉。是也。互詳喪祝疏。注云師敗。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。勞其傷者。則相王之禮者。鄭以此文家上師不功。故知是師敗。王弼勞士庶子死傷者之事。其實師有功歸。如有死傷者。王亦當有弔勞之典。又大僕云。掌三公孤卿之弔勞。小臣云。掌士大夫之弔勞。注云。王使往。則王於諸臣。容有不親往者。此以軍事尤重。故王必親往弔勞之也。云庶子、卿大夫之子從軍者。賈疏云。案宮伯云。掌宮中七庶子。注云。士、適子、庶子。其支庶。與此注云庶子爲卿大夫之子。適庶俱兼。則經中士爲卿大夫士之身。與宮伯注不同者。彼宮正掌卿大夫士身。宮伯別掌士庶子。士庶子爲適子支子。明矣。此惟一文。云弔勞士庶子。不見別有弔勞卿大夫士身。故分之。鄭望經爲注。故不同也。若然。此注不云士之子者。以其卿大夫之適子爲王與后與土同。故親弔勞之。士之子如衆人。不得爲王及后如士。故不弔勞之也。案鄭意或當如賈說。然非經義也。宮伯士庶子注。以士爲王宮諸吏之適子。庶子其支庶。二者分別釋之。此注則云。庶子、卿大夫之子。不釋經士者。蓋以經之庶子通咳彼職士庶子。明國子之士卽在庶子中。故下文又云。或謂之庶士也。又不及士之子。蓋文不具。今通校全經。凡總目士庶子者。並爲宿衛羣子之稱。無以士爲卿大夫士者。況司服。王爲三公孤卿大夫士。咸有弔服。蓋諸臣弔勞。自有恆典。此師還弔勞士庶子。則是殊恩特賜。禮越恆科。蓋宿衛羣子。以貴游而初登仕籍。其士亦不過一命。而庶子則又未命。班更在士下。平時或不必有弔勞。故經特著之。以示優異。且弔勞常法。詔相之事。亦非大司馬所掌。自無不見卿大夫士身之嫌。鄭賈說並未允。又經凡言士庶子者。皆以已命未命

為別。不關適庶之異。宮伯注義。亦非塙詰也。詳宮伯疏。云或謂之庶士者。謂庶子亦得稱庶士也。書大誥酒誥並有庶士。偽孔傳並釋為衆士。鄭或以彼為即指庶子。與偽孔義異。但鄭書注久佚。其庶士義今無可攷。未審此注果據書義否。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也。大役。築城邑也。鄭司農云。國有大役。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。植。謂部曲將吏。故宋城。春秋傳曰。華元為植巡功。

屬。謂聚會之也。要者。簿書也。考。謂考校其功。玄謂慮事者。封〔疏〕禮云。大役之禮。任衆也。是大役為軍禮人也。於有役。司馬與之。植。築城植也。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。〔疏〕禮云。大役之禮。任衆也。是大役為軍禮

之一。故大司馬亦掌其事也。賈疏云。屬。謂屬聚徒役。計其人數。賦其丈尺。以課其功也。注云大役築城邑也者。謂大起徒役。有所功作。知築城邑者。以下文云屬其植。是土功之事也。大宗伯大役。注釋為築宮邑。此注不云宮者。

文不具。其築作游觀苑囿及府庫次舍之等為小役。非大司馬所掌。鄭司農云。國有大役。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者。爾雅釋詁云。慮。謀也。左傳宣十一年杜注云。慮事無慮計功。先鄭讀與為預。又讀與慮事為句。後鄭不從。云植謂部

曲將吏者。先鄭據左氏為說。大役人徒衆多。略依軍法部署。故亦有將吏。先鄭蓋以植為部曲羣聚之名。莊子田子方篇云。列士壤植散羣。即其義也。部曲羣聚謂之植。因為帥領將吏之稱。周書大匡篇云。伍有植。是也。部曲詳鄉

師疏。云故宋城。春秋傳曰。華元為植巡功者。賈疏云。按宣二年左氏傳云。宋城。華元為植巡功。注云。植。將主也。案賈所引。疑賈服注。義與先鄭注說同。杜注亦同。孔疏云。植。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。云屬。謂聚會之也者。

州長注云。屬。猶合也。聚也。左傳昭三十二年杜注云。屬役。謂屬聚丁役也。聚會與合聚義同。云要者。簿書也者。鄉師云。大役既役。則受州里之役要。注云。役要。所道民徒之數。此要與彼義同。小宰注云。要會。謂計最之簿書。

是要即簿書。惠士奇云。左傳昭三十二年。諸侯城成周。屬役賦丈書以授帥。書者。要也。云考謂考校其功者。說文支部云。攷。敝也。引申為考校。此經作攷。注作考者。亦經用古字。注用今字之例。詳大宰疏。國語晉語云。考省

不倦。章注云。考。校也。謂比較其功之善否。云玄謂慮事者。封人也。於有役。司馬與之者。後鄭讀與如字。又讀與慮事屬其植為句。謂司馬與慮事之封人同屬其植。二官為聯事。大史云。大祭祀。與執事卜日。此與慮事。猶彼

云與執事也。賈疏云。按宣十一年。楚令尹蒍艾獵城沂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。注云。封人。司徒之屬官。是封人慮事。司馬與在謀慮中也。案賈所引左傳注。與杜小異。蓋亦賈服佚義。賈謂司馬與謀慮其事。則仍是先鄭義。既失其

句讀。又未達後鄭之指趣。疏矣。江永云。後鄭說本左傳。然此諸侯之制。疑王朝大役。慮事當是大司空。鄉師云。攷司空之辟。案江說亦通。云植。築城植也者。此破先鄭說。謂植為築城所樹版榦之材也。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。植。

材也。爾雅釋詁云。楨、榦也。書發誓。峙乃楨榦。僞孔傳云。題曰楨。旁曰榦。孔疏云。楨謂當牆兩端者也。榦謂在牆兩邊者也。又引舍人云。楨、正也。築牆所立兩木也。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。左傳說楚城沂。亦云平版榦。杜注云。榦、楨也。案楨榦皆植地之長杙。所以持版者。此注言楨不言榦者。通言之。榦亦得稱楨也。黃以周云。植謂功。後鄭注是。凡木之直立謂之植。植榦是也。惠士奇云。左傳昭三十二年。諸侯城成周。及會城而栽。宋仲幾不受。栽者。植也。呂飛鵬云。說文栽下云。築牆長版也。春秋傳曰。楚圍蔡。里而栽。左莊二十九年傳。凡土功。水昏正而栽。杜注。樹版榦而興作。植義蓋與栽同。詒讓案。左傳定元年。城成周。庚寅栽。杜注云。栽謂版築。是栽與植榦義亦通。云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者。亦破先鄭說。丈尺。謂植榦之度。用人數。亦即治植之人也。賈疏云。按昭三十二年。晉士彌牟營成周。計丈數。揣高卑。度厚薄。仞溝洫。又云。以令役於諸侯。屬役賦丈尺。宣十一年。計慮用人功之數。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。案後鄭說蓋隱據左傳。與先鄭聚會之訓。亦可互通。賈引宣十一年云。非傳文。蓋亦賈服注義。黃以周云。以左傳營成周事例之。司徒屬役。司空賦丈。書以授帥。授諸司馬也。故曰屬其植。受其要。植爲立楨。屬司空事。要爲役簿。屬司徒。大會同。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。帥、帥以〔疏〕注云。徒事。司馬屬之受之。其有不功者。即以軍法治之。帥、帥以〔疏〕注云。帥、帥以〔疏〕注云。帥、帥以〔疏〕注云。

帥以從王者。賈疏云。按諸子職云。若會同賓客。作羣子從。注云。從、從王。是其事也。若大射。則合諸侯之六耦。大射。王將祭射于射宮。以選賢。〔疏〕

若大射。則合諸侯之六耦者。掌次注云。耦。俱升射者。案。合、猶比也。鄉射禮云。司射比三耦于堂西。注云。比、選次其才相近者也。大射儀亦以射人爲司射。比三耦。彼畿外諸侯大射禮。與天子異。此王大射。蓋以大司馬爲司射。故合諸侯之六耦也。注云。大射。王將祭射于射宮。以選賢也者。于亦當作於。司裘注義同。將祭。通郊廟大祭言之。選賢以助祭也。凡大射。射宮在郊。詳司裘諸子疏。云王射三侯。以諸侯爲六耦者。賈疏云。司裘云。王大射。則共

虎侯熊侯的侯是也。此大射。是將祭而射。故用諸侯爲六耦。若賓射。射人亦用六耦。但不用諸侯。當用卿大夫爲之。燕射三耦。自然用卿大夫已下爲之。案詩大雅既醉孔疏引白虎通云。王者射。以公爲耦。公卽諸侯。通五等言之。非必上公也。通典軍禮引崔靈恩云。若有二王後助祭。則天子與共射之。若時無。則與諸侯共爲耦也。案崔說是也。依大射儀。射有三次。第一次司射比三耦先射。第二次司射請射于公。命賓御于公。遂比公卿大夫士爲衆耦。三耦與衆

耦皆射。第三次亦然。此王大射。蓋亦第一次司馬比諸侯之六耦。第二次請射于王。而命諸侯爲賓者御于王。遂比公卿大夫士爲衆耦。凡三耦六耦爲正耦。有定數。衆耦則不必以諸侯。又無常數。亦不定六耦。故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

耦皆射。第三次亦然。此王大射。蓋亦第一次司馬比諸侯之六耦。第二次請射于王。而命諸侯爲賓者御于王。遂比公卿大夫士爲衆耦。凡三耦六耦爲正耦。有定數。衆耦則不必以諸侯。又無常數。亦不定六耦。故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

耦皆射。第三次亦然。此王大射。蓋亦第一次司馬比諸侯之六耦。第二次請射于王。而命諸侯爲賓者御于王。遂比公卿大夫士爲衆耦。凡三耦六耦爲正耦。有定數。衆耦則不必以諸侯。又無常數。亦不定六耦。故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

云。天子大射。賓射。但六耦之外。亦當有衆耦。射以正耦爲主。故禮定其尊卑之數。其餘衆耦。纔廟末而已。金鷄云。諸侯大射。以大夫爲三耦。大射儀司射。選三耦告于君曰。大夫與大夫是也。大夫不足。以士充之。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。據此推之。天子大射。若諸侯不足。當以大夫充之也。天子大射。公卿相與爲耦。王與賓爲耦。王爲上射。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。或與公卿爲耦。皆可推而知也。賓射以諸侯爲賓。則不以諸侯爲六耦。當以羣臣爲之。燕射亦然。吳廷華云。王燕射。耦數無考。據燕禮云。若射。則大射正爲司射。如鄉射之禮。則燕射與鄉射同三耦。諸侯禮皆三耦。燕射未嘗少於大射賓射也。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。則燕射亦應六耦矣。疏以爲燕射三耦。則以諸侯耦數例王。謬矣。案金吳說是也。黃以周說同。射人云。王以六。大祭祀饗食羞牲魚。授其祭。性魚。魚性也。耦射三侯。亦據大射言之。賈以爲賓射。乃襲鄭說之誤。詳彼疏。

大祭祀饗食羞牲魚。授其祭。性魚。魚性也。祭也。鄭司農云。〔疏〕大祭祀饗食羞牲魚者。賈疏云。大祭祀謂天地宗廟。其中小之祭祀。亦爲之矣。饗食。謂諸大司馬主進魚牲。〔疏〕侯來朝。上公三饗三食之等。行之在廟。故與大祭祀同。皆羞進魚牲。詒讓案。羞牲魚者。羞魚俎也。大戴禮記禮三本篇。荀子禮論篇。並云。大饗。尙玄尊。俎生魚。楊注云。大饗。禘祭先王也。此大祭祀有牲魚也。左襄三十七年傳。宋人享趙文子司馬。置折俎。彼司馬爲小臣。然與饗食司馬進俎事足相比例。又此官之屬有羊人。故小宗伯云。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。使共奉之。先鄭注云。司馬主馬及羊。案大祭祀饗食雖不用馬牲。而羊則宜。此官奉之。經文不具也。注云牲魚。魚性也者。王引之云。膳夫六牲。牛羊豕犬雁魚。故魚亦謂之牲。昏義曰。教成祭之。牲用魚。管子禁藏篇曰。舉春祭。塞久禱。以魚爲牲。輕重已篇曰。祭曰。犧牲以魚。是也。云祭。謂尸。賓所以祭也者。賈疏云。大祭祀。授尸祭。饗食。授賓祭。祭者。魚之大鬯。卽少牢下篇云。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。加臚祭於其上。臚。謂魚之反覆者。公食大夫亦云。授賓祭。故云。祭。謂尸。賓所以祭。若王祭。則膳夫云。授王祭。是也。江永云。特性少牢魚十有五。正祭時。尸以一魚振祭。嚼之。少牢備尸加臚祭於其上。賓長三獻。時司士羞滂魚。尸取臚祭祭之。此言授其祭。亦通正祭釋祭言之。呂飛鵬云。此指大祭宗廟而言。楚茨。爲賓爲客。傳云。釋而賓尸及賓客。信南山詩云。畀我尸賓。尸與賓連文。皆言祭祀。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。又引公食大夫禮以證賓祭。失之矣。少牢饋食禮云。上佐食。舉尸一魚。尸受振祭嚼之。少牢下篇云。司士牝魚。亦司士載尸俎。五魚橫載之。侑主人皆一魚。亦橫載之。皆加臚祭於其上。注云。剝魚時。割其腹以爲大鬯也。可用祭也。此疏約舉其詞。以爲尸祭用魚之證。而不知侑爲賓中之賢者也。少牢下篇云。議侑於賓。注云。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是也。又云。司士羞滂魚。縮執俎以升。尸取臚祭祭之。是尸祭也。又云。酌獻侑。侑拜受。三獻。北面答拜。司馬羞滂魚。一如

尸禮。可見尸取膾祭之。侑亦當祭。不言祭者。省文也。故後鄭兼尸。賓以言祭也。案呂謂祭祀亦有授賓祭。足補賈義。蓋經云。大祭祀饗食。祭祀。授尸祭。并授賓祭。饗食。則惟授賓祭。無授尸祭之事。注以尸賓祭爲釋。實兼二者而言。賈呂兩義。亦相兼乃備也。又案公食大夫禮云。魚腊醬酒不祭。又云。贊者。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。賓受兼羞祭之。是彼禮魚俎不祭。唯庶羞魚膾有祭。此蓋唯食禮爲然。若大祭祀。以少牢饋食禮證之。魚俎當亦有祭。不徒庶羞也。饗禮無文。疑當與祭禮同授祭。即大視九祭之共祭。詳大視疏。鄭司農云。大司馬主進魚牲者。江永云。夏官主二牲。羊也。魚也。小子羞羊肆。而大司馬尊官。羞牲魚者。豈禮欲其變與。抑以魚爲水產。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。宗伯不言羞。大喪。平士大夫。鄭司農云。平一其服也。玄〔疏〕大喪者。宰夫注云。大喪。王后世子也。云平雞牲者。文不具。大喪。平士大夫。謂平者。正其職與其位。〔疏〕士大夫者。此通公卿大夫士言之。賈疏云。司馬之屬。有司士主羣吏。今王喪。不得使司士。故司馬平之。注鄭司農云。平一其服也者。書堯典僞孔傳云。平均也。是平有均一之訓。服謂衰及冠經等。先鄭義未咳。故後鄭不從。賈疏云。後鄭不從者。小宗伯已懸衰冠故也。云玄謂平者。正其職與其位者。前注云。平。猶正也。職。謂其所掌職事。位。喪祭奉詔馬牲。王喪之以馬祭者。尊卑之位次。大喪非常之變。恐職有不舉。及位次淆舛。故大司馬主平正之。喪祭奉詔馬牲。蓋遺奠也。奉。猶送也。送之至墓。告而藏之。〔疏〕喪祭奉詔馬牲者。馬爲牧人六牲之一。蔡邕集月令答問云。禮不以馬爲牲。與此經違。非也。惠之以馬祭者。蓋遺奠也者。謂大遺奠後。包其牲體也。賈疏云。鄭知喪祭是大遺奠者。以其喪奠反虞卒哭祭之等無奉送詔告。唯有大遺奠入殯之時。有奉送之事。故知喪祭是大遺奠耳。詒讓案。既夕禮說士大遺奠云。陳鼎于門外。注云。士禮特牲三鼎。盛葬奠加一等。用少牢也。依彼注推之。則天子禮用大牢。大遺奠加等。用馬牲。其他殷奠。則並用大牢。無馬牲。故鄭此注偏舉遺奠爲說。賈既夕疏說遺奠亦云。天子一大牢。又加以馬牲九包。包各九個是也。禮例。凡有尸謂之祭。無尸謂之奠。散文祭奠亦通稱。故遺奠謂之喪祭。量人云。掌喪祭奠饗之俎。實彼注亦云。謂所包遺奠。與庖人小宗伯喪祝喪祭爲虞祔。異也。遺奠亦詳大史量人疏。云奉。猶送也者。詳前疏。云送之至墓。告而藏之者。大宰注云。詔。告也。告。謂告於極。藏之。謂藏於棺旁椁內也。

周禮正義

卷五十七

小司馬之職掌

此下字脫滅。札闕又闕。漢與〔疏〕注云此下字脫滅。札闕又闕者。字脫滅及札闕。謂此職止存首求之不得。遂無識其數者。

〔疏〕尾二札。而一札之中。字復脫滅不具。札闕。謂此職中閒闕文甚多。及下三職全闕。說文木部云。札。牒也。札。節簡策。賈聘禮疏引鄭論語序。謂禮經之策長二尺四寸。又鄭書注。說一簡文三十字。此經策札或當與彼同。以下四職。札並闕。未知所闕幾札。此職首僅存六字。未存凡小祭祀以下二十一字。皆歎於鄭所言一簡字數。明其為闕脫。蓋字脫滅者。由於札闕。闕文多及全職闕者。由於札闕。故云札闕又闕。賈疏謂言脫滅者。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。札闕又闕者。以其下經簡札。為章編折爛闕落。說殊未析。云漢與求之不得。遂無識其數者。賈疏云。此闕與冬官所亡同日。皆為遭暴秦燔滅典籍。漢興購求遺書不得也。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。

〔疏〕凡小祭祀、會同、饗射、師田、喪紀者。小祭祀。即酒正之小祭。肆師之小祀。司服之羣小祀也。賈疏云。小祭祀以下至喪紀。皆蒙小字。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。小會同。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。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。

言饗射、師田。皆是諸侯卿大夫來聘。王遣使卿大夫與饗燕。及射師田之等也。小喪紀者。三夫人已下。案小會同。當為王官伯與諸侯會同。賈謂卿大夫會同。非也。詳小祝疏。小饗射者。司服注云。饗射。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。則此饗中當兼有食。此饗射依賈說則為侯國使臣來聘。王臣與之為饗射。然小臣云。小祭祀。賓客饗食。賓射掌事。注云。賓射。與諸侯來朝者射。賈彼疏謂對大射為小。若然。則王與諸侯射亦得為小射。不必王臣與聘臣射也。小師田者。小司寇注云。小師。王不自出之師。蓋亦謂王命卿大夫率師征伐。田。則四時大田之外。肄兵取獸之事。皆王所不與者。小喪紀。賈謂二夫人以下。據宰夫注義也。今案亦當含王子弟內諸侯之喪。互詳外饗大史疏。云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者。賈疏云。亦如大司馬羞魚牲。授其祭之等也。黃以周云。大司馬職。大會同。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。此職如大司馬之法。謂如大司馬掌政令之法也。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。誤。案黃說是也。

軍司馬闕

輿司馬闕

行司馬闕〔疏〕軍司馬。輿司馬。行司馬者。賈疏云。軍司馬當宰夫肆師之等。皆下大夫。四人。輿司馬當士。上同闕。落之。

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濃。以等其功。賞地。賞田也。在遠郊之內。屬六鄉。〔疏〕掌六鄉賞地之濃者。計功之大小。以爲授地之差。司勳之官法也。注

云賞地。賞田也。在遠郊之內者。據載師文。彼先鄭注云。賞田者。賞賜之田是也。云屬六鄉者。釋經以賞地係六鄉也。載師九等田。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所授田之外。以其分布遠郊以內。與鄉里相連比。亦附屬鄉邑。鄉吏兼掌之。左成七年傳。楚子重請取於申呂。以爲賞田。申公巫臣曰。此申呂所以邑也。是以爲賦。以御北方。若取之。是無申呂。是凡賞田。皆賜以田。而不得有其邑。與家邑異。故六鄉之賞田可附屬鄉邑也。云等。猶差也者。說文竹部云。等。齊簡也。引申爲齊等。又引申之。凡階級差次。亦稱爲等。廣雅釋詁云。差。次也。云以功大小爲差者。賈疏云。以下文云。輕重視功。則賞地大小不定。故知以功大小爲差。王功曰勳。輔成王業。若周公。

〔疏〕注云輔成王業若周公者。賈疏云。以其言王。繼王身而言。明據王之位業而說耳。國功曰功。保全國家。〔疏〕以周公攝政。相幼君。致太平。還政成王。是輔成王業之事。故以周公託之。若伊尹。

國功曰功者。說文力部云。功。以勞定國也。案許訓與下事功曰勞。注義同。散文得通也。注云保全國家。若伊尹者。賈疏云。以其言國。繼國而言。故知是保全國家者也。以伊尹比之者。以湯時天下太平。湯崩。孫太甲卽位。不明政事。伊尹爲數篇書以諫之。諫既不入。乃放之桐宮。民功曰庸。法施於民。〔疏〕民功曰庸者。與大司徒以庸制祿三年思庸。復歸於亳。國家得全。故以伊尹擬之耳。若后稷。注云法施於民。若后稷。

者。祭法云。法施於民。則祀之。下云。厲山氏子曰。農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是也。以后稷教民稼穡。亦民功之事。故舉以相擬。事功曰勞。以勞定國。〔疏〕事功曰勞者。若禹。

者。祭法云。法施於民。則祀之。下云。厲山氏子曰。農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是也。以后稷教民稼穡。亦民功之事。故舉以相擬。事功曰勞。以勞定國。〔疏〕事功曰勞者。若禹。

者。祭法云。法施於民。則祀之。下云。厲山氏子曰。農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是也。以后稷教民稼穡。亦民功之事。故舉以相擬。事功曰勞。以勞定國。〔疏〕事功曰勞者。若禹。

者。祭法云。法施於民。則祀之。下云。厲山氏子曰。農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是也。以后稷教民稼穡。亦民功之事。故舉以相擬。事功曰勞。以勞定國。〔疏〕事功曰勞者。若禹。

者。祭法云。法施於民。則祀之。下云。厲山氏子曰。農能殖百穀。夏之衰也。周棄繼之。故祀以爲稷。是也。以后稷教民稼穡。亦民功之事。故舉以相擬。事功曰勞。以勞定國。〔疏〕事功曰勞者。若禹。

說文力部云。勞、劓也。注云以勞定國。若禹者。祭法云。以勞定國。則祀之。下又云。禹能脩繇之功。是也。治功曰力。制法成治。〔疏〕治功曰力者。晏子春秋諫上

公以管子爲有力。邑狐與穀。以共宗廟之鮮。此以治功行賞稱力之證。說文力部云。治功曰力。能圍大災。疑本賈侍中說。亦得備一義。注云制法成治。若咎繇者。賈疏云。以其言治言力。故知制法成治。出其謀力。案虞書帝謂咎

繇曰。蠻夷猾夏。寇賊姦宄。汝作士。五刑有服。是咎繇制其刑法。國家治理。故以咎繇擬之。戰功曰多。剋敵出奇。若韓信陳平。〔疏〕戰功曰多者。說文多部

重。而以爲戰功之名。猶最訓積。而以爲課最之名。並取層累無上之義。書文侯之命云。女多修。周書皇門篇云。戎兵克慎。軍用克多。國語晉語云。下邑之役。董安子多。管子八觀篇云。功多爲上。祿賞爲下。則積勞之臣。不務盡

力。又小閒篇云。昔者吳干戰。未訛。不得入軍門。國子適其齒。遂入。爲于國多。並戰功曰多之證。賈疏云。此上六者。皆對文爲義。若散文則通。是以春秋左氏云。舍爵策勳。彼戰還而飲至。不云舍爵策多。是通也。注云剋敵

出奇。若韓信陳平者。剋、卽剋之俗。二人戰功。詳史記漢書本傳。引司馬法曰。上多前虜者。今司馬法無此文。蓋在佚篇中。說文田部云。虜、獲也。上多。謂戰功高者爲上。前虜。謂虜獲多者居前。賈疏謂以功多爲上。居於陳前。

虜獲俘囚。凡有功者。銘書於王之太常。祭於大烝。司勳詔之。銘之言。名也。生則書于王旌。以識其人與其功。死則於烝先王祭之。詔、謂告其神以辭也。

般庚。告其卿大夫曰。茲予大享于先王。爾祖其從與享之。是也。今漢祭功臣於廟庭。〔疏〕經及各本並誤。此皆旌功報祭之典也。云司勳詔之者。賈疏云。以

其司勳。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。詔之。謂詔司常書之。又以辭使春官告神。案。依注說。則詔爲告。春官依賈說。則兼詔司常明經。詔通舍二事。足補鄭義。左昭四年傳。杜洩說叔孫豹受王賜路事。季孫爲司徒書名。叔孫爲司馬與工

正書服。孟孫爲司空以書勳。彼書勳爲司空。而司馬不與者。孔疏謂春秋諸侯法不與禮同。是也。注云銘之言名也者。祭統云。銘者。自名也。釋名釋言語云。銘。名也。記名其功也。段玉裁云。之言者。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。小祝

置銘。今書作名。士喪禮今文。銘皆爲名。古二字通用。周禮惟與氏銘字訓爲刻之。詒讓案。左襄十九年傳云。夫銘。天子令德。諸侯言時計功。大夫稱伐。蔡邕集銘論云。周禮司勳。凡有大功者。銘之。太常所謂言時計功者也。案蔡

以左傳計功。與此銘功文合。故舉以證義。非謂此經專據諸侯言也。云生則書于王旌。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。于。注例當作於。各本並誤。大常爲王旌。見巾車。司常大司馬諸職。大行人五等諸侯國。皆曰建常。則凡旌旗通得稱常。

故經特著王之大常。以示別異。士喪禮說銘旌云。書銘于末。曰某氏某之柩。若然。此銘功王旌。疑亦當書於大常之旂。云某子之旌。其功於六功居何等。亦得附書矣。韓非子大體篇云。故致至安之世。雄駿不創壽於旗幟。豪傑不著名於圖書。不錄功於盤盂。此銘書於大常。卽所謂創壽於旗幟也。云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者。鄭蓋謂此大烝。卽大宗伯六享以烝冬祭先王。謂配享孟冬之時祭。對大司馬中冬獻禽享烝爲大烝。蓋宗廟爲大祀。故四時常祭。亦謂之大。猶四時常田謂之大田也。唐郊祀錄引馬融注云。烝。冬祭也。臣有功德者。則書其功於司馬。爲主祭之。鄭卽本馬說。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云。冬祭曰烝。或卽約馬義也。依此經之義。則時祭有四。功臣配享。惟有一祭。書盤庚僞孔傳以大享爲烝。則謂秋祭亦配。與此經不合。孔疏謂禘祫亦配功臣。又謂近代已來。惟禘祫功臣配食。時祭不及之。隋書禮儀志梁何佟之議云。祫於秋冬。其禮尤大。司勳列功臣有六。皆祭於大烝。知祫尤大。乃及之也。唐書禮儀志韋挺等議云。周禮六功之官。皆配大烝而已。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。高堂隆。庾蔚之。皆遵鄭學。未有將爲時享。詒讓案。高堂隆。庾蔚之。何佟之等說。皆以此大烝爲大祫。非時享。祭統孔疏亦謂。禮。功臣得預大祫。並與此注義異。攷王制有祫禘祫嘗祫烝。續漢書祭祀志張純奏云。祫以冬十月。又唐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亦云。祫以秋冬。是祫有在冬之說。國語魯語云。夏父弗忌爲宗烝。將躋僖公。韋注云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。祫祭先君於太廟。升羣廟之主。序昭穆之時也。經曰。八月丁卯。大事於太廟。躋僖公是也。凡祭秋曰嘗。冬曰烝。此八月而言烝。用烝禮也。凡四時之祭。烝爲備。傳曰大事者。祫祭也。案韋引傳者。據公羊文二年傳文。魯語下文又云。商周之烝也。未嘗躋湯與文武。唯祫爲有昭穆合食之典。則國語之烝。固當如韋說爲祫。此卽高堂隆等所本。劉敞亦據以證此大烝卽大祫。其說不爲無徵。祭統說成王賜魯以重祭。云內祭。則大嘗禘是也。孔疏謂大嘗祫祭在秋。大禘禘祭在夏。此大烝與大嘗大禘文例亦正同。則高堂隆。劉敞之說。義自得通。但詩魯頌閟宮孔疏。引鄭禘祫志。說周禘以夏。祫以秋。且唯有大祫。無時祫。王制雖有祫烝。而鄭彼注謂是殷制。則鄭謂周祫不在冬可知。祫祭在冬。自是漢制。見續漢志及後漢書張純傳。此與功臣配祫。並非鄭義。而韋挺云遵鄭學。殆未足信矣。又魏書禮志載大和十三年高祖詔。引鄭解禘云。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。審諦而祭之。案鄭諸經注。及各書引禘祫志。並無此義。惟公羊文二年何注云。禘所以異於祫者。功臣皆祭也。徐疏謂出禮記及春秋說文。今無可攷。豈魏主誤以何注爲鄭解乎。然鄭謂周禘在夏。則此大烝非禘可知。凌曙又據詩商頌長發云。實維阿衡。王肅謂禘祭宗廟。爲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。案凌說雖可通。但長發詩敘云。大禘也。鄭箋以爲郊祭天。則不謂爲宗廟之禘。又月令孟冬令。大飲烝。鄭注以爲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。烝爲升俎。不爲冬祭。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。謂卽此大烝。淮南子時則訓高注。亦以冬祭爲禘。皆非鄭義也。

又案國語魯語說。郊禘祖宗之外。有報祭。左傳昭八年孔疏引孔晁云。每於歲之大蒸而祭焉。謂之報。此謂大蒸又有報祭遠祖之典。攷詩周頌豐年敘云。秋冬報也。鄭箋云。報者。謂嘗也。蒸也。孔似隱據彼義。未知墻否。云詔、謂告其神以辭也者。大宰注云。詔、告也。謂敍其功爲辭。詔大宗伯大祝告所祭功臣之神。云般庚告其卿大夫曰。茲予大享于先王。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者。書盤庚篇文。盤作般者。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同。僞孔傳云。古者天子錄功臣。配食於廟。大享。蒸嘗也。賈疏云。案彼書注以大享爲蒸嘗者。此舉冬祭。物成者衆。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。或可。周時直於蒸時祭功臣。殷時蒸嘗俱祭。禮異故也。案此經無秋祭祭功臣之文。賈前說非也。賈所引書注。卽僞傳文。故兼舉蒸嘗。與此注義迥。凡賈引諸經注。亦不盡主鄭學。蓋多沿襲六朝舊疏。若川師疏引禹賈注。亦注僞傳。與鄭義迥異。是其證也。又孔疏云。近代以來。功臣配食。各配所事之君。若所事之君。其廟已毀。時祭不祭。毀廟。其君尙不時祭。其臣固當止矣。案周法當亦如孔說。其大祖廟不毀。則其功臣亦世世配食。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。祖伊尹。世世享商。高注云。享之盡商世是也。云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者。王氏漢制攷引漢舊儀云。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。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。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議云。祭祀之禮。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。功臣配食於先王。象生時侍燕。燕禮。大夫以上皆升堂。以下則位於庭。使功臣配食於蒸祭。所以尊崇其德。明其勳。以勸嗣臣也。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。此爲貶損。非寵異之謂也。周志曰。勇則害。上不登於明堂。言有勇而無義。死不登堂而配食。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。下爲北面。三公朝立之位耳。燕則脫屣升堂。不在庭也。案周大蒸功臣配食之位。於經無攷。高堂隆據燕禮。謂當在堂上。賈疏謂鄭引漢法。欲見古時祭功臣在廟庭。王聘珍云。鄭引漢法者。蓋謂漢亦祭功臣爾。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。賈疏失之。案鄭意當如王說。惠士奇又據孔叢子論書篇云。天子諸侯之臣。生則有列於朝。死則有位於廟。其序一也。謂有位於廟。其位在庭。又據祭法孔疏引雜問志云。春祭蒼帝。大饗食焉。旬芒祭之於庭。彼五神配食五帝。亦在庭爲證。今案孔叢子王肅僞撰。雖不足據。而五神配食在庭。比例可通。周法或當與漢同。大功司勳藏其貳。貳、猶副也。功書藏於天府。〔疏〕注云副猶貳也者。小宰注義同。云功書藏於天府者。司約掌邦國約劑。亦有治功之約。所謂功書也。鄭以此職藏功書之貳。其正籍經無所藏之文。惟天府云。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。受而藏之。大司寇。邦之大盟約。亦登于天府。此功書。卽治中約劑之類。明亦當藏天府。二官相與爲官聯也。云又副於此者。以其主賞者。以此官掌賞地之法。故副藏書功之籍。爲賞延於世。當案視審校之也。掌賞地之政令。政令、謂〔疏〕注云政令謂役賦者。征、稅

也。賞地在六鄉之內。亦從溝洫貢子法。其民亦從鄉之徭役之法。詒讓案。下云凡頒賞地。參之一食。則賞地賦雖入受地之家。而亦共國賦。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。申公巫臣曰。取之。是無申呂者。既爲賞田。則賦入國者無多。故不能成邑。非謂全無國賦。左

傳所言。與此經義不相迕也。凡賞無常。輕重低功。無常者。功之大小不可豫。〔疏〕注云無常者。功之大小不可豫者。對三小。有豫定之法也。賈疏云。賞地在遠郊之內。有疆界。未

給者。空之。待有功。乃隨功大小給之。故云不可豫也。凡頒賞地。參之一食。謂賞地之稅。參分計稅。王食其一也。二全。〔疏〕注鄭司農云。不以美田爲采邑者。賈疏云。先鄭意以參之一食者。謂以下地可食三之一。似下地。入於臣。

〔疏〕再易家得三頃。歲種一頃食之。故云不以美田爲采邑。又以賞田與采邑爲一物。後鄭不從者。不以美田爲采邑。亦無文以言之。又案載師職。家邑任稍地。小都任縣地。大都任疆地。自三百里已外爲之。其賞田任在遠郊之內。何得爲一物。故鄭不從也。詒讓案。先鄭以此賞地參之一食。與大司馬令賦下地食者參之一同。則以食屬

受地之人而言。其說自校後鄭爲長。但此賞地參分。受者食其一。其不食者二分入於王。下云。唯加田無國正。明賞地不食者參之二爲有國正。非謂授以下地田百畷。萊二百畷也。先鄭云。不以美田。非經義。云玄謂賞地之稅。參分

計稅。王食其一也。二全入於臣者。賈疏云。采地之稅。四之一與小國。入天子同。今賞田三之二分入天子。與次國三之一入天子同。江永云。食字。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。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。似以其有地。而食其所

有者。爲順。注謂王食其一。恐不然。案江說是也。黃加田無國正。加田。既賞之。又加賜以田。所以厚恩也。鄭以周說同。凡經言食者。皆不謂王食。互詳大司徒疏。唯加田無國正。司農云。正。謂稅也。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

賈。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。〔疏〕唯加田無國正者。釋文云。正本亦作征。案正征字通。詳小宰疏。此言加田則受穀矣。獨加賞之田無正耳。〔疏〕者。全食之。與賞地食參之一異也。賈疏云。言無國正。無稅入天子。法。其民

出稅入主則有之。但加田未知所在。或可與賞田同處。以其仕田在近郊。加田在遠郊可知也。注云加田。既賞之。又加賜以田。所以厚恩也者。說文力部云。加。語相增加也。引申之。凡增加。並謂之加。國語楚語章注云。加。增也。

加田。謂賞田之外。增加而賜之田。月令季秋。收祿秩之不當。注云。恩所增加是也。賈疏云。以其文承賞田之下。卽云加田。故知賞田之外所加賜之田可知。惠士奇云。戰國策魏策。魏公叔痤爲將。與韓趙戰澠北。禽樂祚。魏王說。

以賞田百萬祿之。公叔痤讓功於吳起。巴寧。饜襄。於是索吳起之後。賜田二十萬。寧襄各十萬。王曰。公叔長者。又與田四十萬。加之百萬之上。使百四十萬。此司勳所謂加田。案惠說是也。國語晉語云。官宰食加。章注云。官宰。

家臣也。加。大夫之加田。彼謂家臣所食。於加田取之。與此加田異也。鄭司農云。正。謂稅也者。司書注義同。亦讀正爲征也。司門注云。正讀爲征。征。稅也。此不云讀爲征者。文略。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。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者。賈疏云。漢法。穀入司農。錢入少府。故舉以爲況。案賈說非也。漢制。經用錢穀。並入司農。續漢書職官志。大司農卿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。少府卿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。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。大司農供軍國之用。少府以養天子也。是漢制司農掌經用。少府掌天子私用。非以錢穀分入二官也。漢侯國所食租稅。蓋以戶爲限。有餘錢穀。則亦入官。輸於大司農少府。故鄭舉以爲況。云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者。對祿田等有征也。賈疏云。祿田。卽采地之稅。及賞田之等是也。加田是加恩厚。又不稅入天子。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。大夫已上有采。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。又有賞田及加田。載師。又有仕田。及王制。圭田。圭田卽仕田。是有四種。禮記王制云。大夫士有田則祭。無田則薦少牢特性。是大夫有田者。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。案載師土田非圭田。亦非大夫以上所受。賈沿載師後鄭注之誤。詳彼疏。

馬質掌質馬。馬量三物。一曰戎馬。二曰田馬。三曰駑馬。皆有物賈。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。無種也。鄭司農云。皆有物賈。皆有物色及賈直。

〔疏〕掌質馬者。敍官注云。質。平也。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。案此官主公家買馬之事。與質人掌成市之牛馬。爲民間買馬。職異而事略同。少儀云。君將適他。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。則曰致馬資於有司。馬資。卽買馬之資財也。注云此三馬。買以給官府之使。無種也者。於十二閑王馬之外。別爲官。買馬以共用。與校人諸官爲官聯。職掌亦互相備也。無種。謂非王馬所生。臨用時向民間買之。故與校人六物不同。周書釋詁篇。有三牧。蓋亦謂此。賈疏云。馬有六種。此三者無種。買以給官府。餘三者仍有種馬齊馬道馬。其種馬。上善似母者。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者。亦容國家所蕃育。不買之也。鄭司農云。皆有物賈。皆有物色及賈直者。雞人注云。物。毛色也。謂三物之中復各辨其毛色。若驪黃翰駟。綱惡馬也。鄭司農云。綱。讀爲以亢其騮之亢。書亦或爲亢。亢。御。〔疏〕綱惡馬者以之類。又差定其賈直之貴賤也。綱惡馬也。禁也。禁去惡馬不畜也。玄謂綱。以縻素維綱狎習之。〔疏〕下養治頒授之事。並通王閑所畜及此官所買民馬言之。亦與校人相贊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綱。讀爲以亢其騮之亢者。此易其字也。以亢其騮。左僖二十八年傳晉子犯語。杜注云。亢。猶當也。與先鄭訓略同。云書亦或爲亢者。徐養原云。綱亢同音。古或借亢爲綱。云亢。御也。禁也者。釋文云。御本亦作禦。小爾雅廣言云。抗。禦也。司寤氏注云。禦。亦禁也。謂遏止之。亢。抗。御。禦。禦。字並通。亢御卽禁制之義。云禁去惡馬不畜也者。爲惡馬敗羣。則禁御去之。不

畜於廐。莊子徐無鬼篇。牧馬童子告黃帝曰。牧馬者。去其害馬者。卽此意。云玄謂綱。以縻索維綱狎習之者。不從先鄭破字也。說文糸部云。綱。維絃繩也。又云。縻。牛轡也。廣雅釋詁云。縻。索也。左傳僖四年孔疏云。綱是維之六繩。後鄭意。惡馬不必去。但以大索維。制其悍劣之性。久則串習而馴擾也。凡受馬於有司者。書其齒毛與其賈。馬死。則旬之內更。旬之外

入馬耳。以其物更。其外否。鄭司農云。更。謂償也。玄謂旬之內死者。償以齒毛與賈。受之日淺。養之惡也。旬之外

死。不任用。〔疏〕凡受馬於有司者。於。經例當作于。石經及各本並誤。謂給百官府之役載。及六軍之戎馬。有非用者罪。〔疏〕司。卽謂馬賈也。坊記孔疏引此文。謂鄉遂出軍之馬。亦國家所給。其說甚是。蓋鄉遂家賦一人。

出兵而不出車馬。與都鄙已甸出車馬異。其馬蓋由官賈以給鄉遂之家。使於牧田共養之。詩小雅出車云。我出我車。于彼牧矣。毛傳云。出車就馬於牧地。明戰車之馬非十二閑所畜也。其殲養之法。以乘法計之。蓋一閑二十五家。而

給戎馬四匹。一族百家。則給戎馬十六匹。一黨五百家。則給戎馬八十匹。一州二千五百家。則給戎馬四百匹。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。則給戎馬二千匹。六鄉。凡戎車三千乘。戎馬一萬二千匹。其大數也。校人王馬戎馬唯有一百三十

二匹。不以給軍。則六軍之馬。皆馬賈所給。可知矣。又案管子山國軌篇云。梁渭陽瑣之牛馬滿衍。請殿之類。齒量其高壯。曰。國爲師旅。戰車殿就。斂子之牛馬。上無幣。請以殺視市。擲而庚子牛馬。此侯國出軍。官量買牛馬之證也。

注。鄭司農云。更。謂償也者。司弓矢注義同。廣雅釋言云。更。償也。更。卽更之正字。穀梁襄三十年傳云。更宋之所喪財也。與此義同。云玄謂旬之內死者。償以齒毛與賈。受之日淺。養之惡也者。謂責其依所書齒毛賈直。買

馬以償官。以其受之日淺而輒死。或是養惡致然。故所償重也。云旬之外死。入馬耳。償以毛色。不以齒賈。任之故其任也者。此亦以毛色釋物也。此謂雖亦責償。但依所書毛色賈以償官。不更責其齒與賈直之相當。以其受之日稍久。因乘載過任致死。不關養惡。故所償稍輕也。江永云。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。或買他馬以償。不以齒賈。則又何

必其同色。此泥物字之義也。以其物更者。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。不責其全償也。案江說似較鄭爲長。若然。入馬耳者。蓋欲案驗死馬與所書毛色合否。非責其依毛色以償也。巫馬云。馬死。則使其買粥之。入其布于校人。是

官馬死。亦粥其皮骨等。故受官馬者。亦責其入皮骨等物之直。蓋卽以布償也。云其外否者。旬之外。踰二十日而死。不任用。非用者罪者。此則不償馬。亦不償布也。賈疏云。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。馬力既竭。雖齊。馬及行。則以任

其任。養之善。容得致死。故不償。鄭見有三等之法。下復云以任齊其行。以意量之。以爲此解。馬及行。則以任

齊其行。

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。齊其勞逸。乃復用之。

〔疏〕則以任齊其行者。江永云。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。猶左傳云。駕而乘材。自有校人掌之。注云。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。齊其勞逸。乃復用之者。賈疏云。以其經云。馬及行。明授行者。所載輕重及道里。須齊勞逸。乃復用之。不得并其勞逸也。若有馬訟。則聽之。訟。謂賣買之言相。

〔疏〕注云。訟。謂賣買之言相負者。賈疏云。以馬質主買馬。故知之也。詒讓案。大司徒注云。爭財曰訟。鄭意蓋以馬賣買相負而訟。亦爭財之事。故云馬訟。此官既辨馬之物色。又知馬之買直。故使聽之。此亦通公私賣買之訟言之。民間牛馬之賣價。雖實人所掌。而實人通掌市事。不專主馬。凡馬訟。皆此官專聽。其附於刑者。則歸於士也。

禁原蠶者。原。再也。天文。辰爲馬。蠶書。蠶爲龍精。月直大火。則浴其種。是蠶身馬同氣。物莫能兩大。禁。〔疏〕注云。原。再也者。爾雅釋詁文。淮南子秦族訓云。原蠶。一歲再收。非不利也。然而王再蠶者。爲傷馬與。〔疏〕法禁之者。爲其殘桑也。許注亦云。原。再也。案此即今之二蠶。齊民要術有夏秋蠶。亦是也。云天文辰爲馬者。說文晶部云。蠱。房星。爲民田時者。又辰部云。辰。房星。天時也。國語周語云。辰馬。農社也。章注云。辰馬。謂房心星也。心之所在大辰之次爲大駟。駟。馬也。故曰辰馬。爾雅釋大云。天駟。房也。郭注云。房爲天馬。故房四星謂之天駟。史記天官書案隱引詩汜歷幅云。房爲天馬。主車駕。案辰即房星。爲馬祖。詳校人疏。引蠶書蠶爲龍精者。蠶書漢藝文志不著錄。今無可考。云月直大火。則浴其種者。爾雅釋大云。月辰。房。心。尾也。大火謂之大辰。案大火即房。心。尾。於辰屬卯。詳保章氏疏。仲春卯月。正直其次。因以浴蠶種。與辰馬相應也。賈疏云。月直大火。謂二月則浴其種。則內宰云。仲春。詔后帥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。若然。祭義云。大昕之朝。奉鬯浴於川。注云。大昕。季春朔日之朝。是延長之月。又浴之者。蓋蠶將生。重浴之。故彼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。案賈謂蠶種有中春季春兩浴。說本熊安生。詳內宰疏。云是蠶與馬同氣者。賈疏云。以其俱取大火。是同氣也。惠士奇云。海外北經。有歐絲之野。在大踵東。一女子跪據樹歐絲。卽荀子賦篇蠶賦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。是爲蠶神。與馬同形。故以馬同氣。云物莫能兩大者。左莊二十二年傳文。云禁再蠶者。爲傷馬與者。以二者同氣。兩大必有一傷。故禁再蠶。以蕃馬也。淮南王書以禁原蠶爲殘桑。義亦通。而身此官職掌無會。非此經義也。

量人掌建國之濃。以分國爲九州。營國城郭。營后宮。量市朝。道巷門渠。造都邑亦如之。

建。立也。立國有舊法式。若匠

人職云。分國。定天下之國分也。

〔疏〕掌建國之簿者。兼匠人建國營國之事。亦量人之官法也。賈疏云。以其建國當

后。君也。言君容王與諸侯。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。云以分國爲九州者。職方氏云。辨九州之國。於官掌

量其疆域。與彼爲官聯也。賈疏云。謂分諸侯之國爲九州。州各有疆界。故詩云。帝命式于九圍。是州各有圍限也。

云營國城郭者。匠人注云。營。謂丈尺其大小。周書作雒篇云。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。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。郭方二

十七里。是也。詳大宰疏。賈疏云。即匠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。云量市朝道巷門渠者。賈疏云。謂若匠人云。市朝

一夫經塗九軌。巷及門渠亦有尺數。謂若門容二轍三个之等。詒讓案。說文巽部云。蹏。里中道也。重文巷。篆文。從

邑省。經典通省作巷。渠。鄭賈並無釋。掌固云。樹渠。賈彼疏謂渠上有樹。則是溝渠矣。王引之謂掌固渠當與據同。

即籬落也。其說較賈爲長。此渠亦當爲據。凡城郭宮府皆有門以通出入。亦皆有渠以資遮潤。此官並量而爲之。故經

以門渠同舉矣。渠詳掌固疏。又案大射儀云。司馬命量人量侯道。與所設乏以狸步。注云。量人。司馬之屬。掌量道

巷塗數者。是凡量步之事。並此官掌之。王制云。凡居民。量地以制邑。度地以居民。大戴禮記千乘篇云。量地度居。

有城郭。立朝市。地以度邑。邑以度民。即此量人之事。云造都邑亦如之者。與封人縣師爲官聯也。賈疏云。謂造三

等采邑。亦有城郭宮室市朝之等。故云知之。但與之制度大小。未必身往耳。詒讓案。造都邑。當通采邑公邑言之。

周書作雒篇云。千里分以百縣。縣有四都。都有四鄙。大縣立城。方王城三之一。小縣立城。方王城九之一。此即王

也。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。賈疏云。以其言分國是諸侯。若云王。卽不容諸侯。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。州涂軍社。故變王云后。欲容王與諸侯兩舍故也。案此亦鄭說。賈曲爲申證。失之。

之所里。軍壁曰壘。鄭司農云。量其市朝州涂。還市朝而爲道也。玄謂州。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。〔疏〕營軍之壘舍爲師。每師一處。市也。朝也。州也。皆有道以相之。軍社。社主在軍者。里。居也。

之處。則外周市爲壁壘。又於壘中爲館舍。尉繚子戰威篇云。軍壘成而後舍。是也。惠十奇云。通典引司馬法曰。中壘六千尺。積尺得四里。以四壘四面乘之。一面得地三百步。壘內有地三頃。餘百八十步正門。才將居之。其數則量

人之所量也。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者。釋文云。涂。本又作塗。阮元云。塗。俗字。呂飛鵬云。量人營軍壘。倣匠人營國之制而爲之。國中面朝後市。故此亦有市朝。國中有九經九緯之涂。故此亦有州涂。國中左祖右社。故此

亦有軍社。案呂說是也。市。卽謂軍市。商子壘令篇云。令軍市無有女子。戰國策齊策云。士聞戰。則輸私財而富軍市。是也。凡此並謂大帥。此官從而掌其營量之事。周書大明武篇說戎事云。城郭溝渠。高厚是量。卽量人所掌也。注

云軍壁曰壘者。說文土部云。壘。軍壁也。左文十二年傳。請深壘固軍以待之。孔疏云。壘。壁也。軍營所處。築土自衛。謂之爲壘。鄭司農云。量其市朝。州涂。還市朝而爲道也者。惠十奇云。還。戶環通。包慎言云。先鄭意州。周

義同。故云還市朝而爲道也。說文。水中可居曰州。周繞其旁。是州字本取周繞爲義。此可證成先鄭說。劉昌宗讀還戶串反。亦取還繞之義。後鄭別釋州字。取一州二千五百人爲說。破先鄭釋州爲周之說也。賈疏謂先鄭不釋州義。似

未核。案惠包說是也。先鄭意此州涂。與匠人環涂。地異而義略同。墨子備城門篇云。城下州道內。百步一藉藉。彼州亦諺爲周。州道。猶州涂也。云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。每師一處。市也。朝也。州也。皆有道以相之者。

後鄭謂此州取大司徒五黨之州爲義。破先鄭說也。賈疏云。後鄭以一州則一師。每一師各自一處。各立市朝。州。卽師也。師皆有道以相湊之。若然。未必環繞爲路也。呂飛鵬云。案疏云。師皆有道以相湊之。疑注中相下奪湊字。案

呂說近是。但後鄭以一州出一師。一師爲一道。說殊迂曲。似不若先鄭說之允也。云軍社。社主在軍者者。詳小宗伯疏。云里。居也者。載師注同。賈疏云。所居皆有步數。故職在量人。邦國之地。與天下

之涂數。皆書而藏之。書地。謂方圍山川之廣狹。〔疏〕注云。書地。謂方圍山川之廣狹者。地有形勢方圍。又有山川書涂。謂支湊之遠近。

支與枝同。謂涂徑歧別。湊者。說水文部云。湊。水上人所會也。廣雅釋詁云。湊。聚也。謂如王畿。郊野。凡祭郡鄙。侯國。諸經涂。緯涂。環涂。野涂。以及野田五涂之等。凡彼此湊會之道。亦各書其步里遠近於圖也。凡祭

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

鄭司農云。從獻者。肉殺從酒也。玄謂燔。從〔疏〕凡祭祀饗賓。制其從獻脯燔

也。賈疏云。凡者。以其天地宗廟饗食事廣。故云凡以該之。饗賓。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九獻之等。饗賓獻有脯從。若燕禮。饗賓為脯醢是也。祭禮獻以燔從。故摠言之也。注鄭司農云。從獻者。肉殺從酒也者。詩大雅。賓之初筵。鄭箋云。凡非穀而食之曰醢。肉殺通含脯燔言之。與小子羊殺義別。先鄭說與後鄭同。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義。非從酒者。從獻酒而薦設之。詩小雅楚茨云。祭以清酒。從以騂牲。孔疏云。言從獻者。既獻酒。卽以此燔肉從之。而置之在俎

也。云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者。補先鄭義也。說文火部云。燔。蒸也。又炙部云。燔。宗廟火執肉。案。燔。正字。燔。即借字。饗人注引此經。燔作饗。左傳僖公釋文云。膳。周禮又作饗字。今檢大宗伯非膳字作膳。此職作燔。皆不為饗字。疑舊本此職。經實作饗。故左傳釋文有周禮作饗之語。然本職釋文又不出燔字。所未詳也。賈疏云。案

特牲少牢云。主人獻尸。以肝從。主婦獻尸。以燔從。故後鄭據此。以為從獻以燔。詩云。載燔載烈。毛云。傳火曰燔。貫之加於火曰烈。燔雖不貫。亦是炙肉。故鄭云炙肉也。詒讓案禮運云。醴醑以獻。薦其燔炙。此卽從獻之燔也。彼注云。燔。加於火上。炙。貫之火上。是炙卽毛詩生民傳所云。貫之加於火曰烈。與燔本小異。故詩楚茨。或燔或

炙。鄭箋云。燔。燔肉也。炙。肝炙也。皆從獻之俎也。又行葦箋云。燔用肉。炙用肝。並以燔炙別訓。楚茨孔疏云。燔者。火燒之名。炙者。熏火之稱。以難熟者近火。易熟者遠之。故肝炙而肉燔也。案孔述鄭義尤明析。近火。亦與

詩生民傳傳火之義正合。然散文則燔炙二者同為火執肉物。義得互通。故少儀注云。燔。炙也。攷祭禮。從獻有炙肉。又有炙肝。特牲饋食禮。主人酌尸。賓長以用從。注云。肝。肝炙也。又主婦亞獻尸。兄弟長以燔從。注云。燔。炙

肉也。此疏述注肉炙作炙肉。惠棟校本從之。竊謂此注云肉炙。與特牲注訓燔為炙肉不同。禮運孔疏據特牲推諸侯禮。謂君薦用炙。夫人薦用燔。則此王禮。王與后交獻。常亦炙燔兩有。此經止舉燔以駭肝炙。注則第炙肉及用炙為釋。

故到文見義。言肉。以見燔為三牲之肉。言炙。以見兼有肝。與楚茨行葦箋以炙專屬肝炙意正同。賈述注作炙肉。雖與特牲注合。然實非元文也。惠士奇云。獻必有從。謂之從獻。祭祀之從獻有肝燔。饗賓之從獻有肝醢。天子諸侯之

祭禮亡。以特牲饋食言之。主人獻尸以肝從。獻祝亦以肝從。主婦亞獻尸以燔從。亞獻祝亦以燔從。賓三獻。燔從如初。主婦致爵于主人。肝從燔從如初。主人致爵于主婦。從獻皆如初。尸酢賓長。賓長獻祝。及致爵于主人主婦。燔

從亦如初。而無肝從。則禮殺於初矣。獻賓及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。雖無肝燔兩從。而有薦俎。薦俎亦謂之從。無從者加爵。加爵非獻也。故無從。則凡獻皆有從也。蓋從獻。肝為貴。燔次之。上大夫賓尸。惟羞羊燔豕豕燔

而已。無肝也。賓尸禮殺於正祭。故無肝從。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。饗賓從獻。則天子之饗禮亡。今存者諸侯之燕禮。饗終乃燕。燕之初。立而行禮。則饗存焉。饗禮獻有從。旅無從。然當其獻酬也。設席乃薦之。及其獻大夫也。則既獻。乃布席薦之。既燕而獻士。畢乃薦士。亦各就其位薦之。故皆曰從獻。案惠說甚嚴。祭禮從獻以肝燔。士虞。特牲。少牢。有司徹四篇具有明文。飲食禮。從獻以肝醢。則禮經謂之薦。其爲從酒則一。故此經通云從獻肺膋矣。云數多少也。量長短也者。敘官注云。量。猶度也。故長短亦謂之量。賈疏云。按儀禮脯十脰。各長尺二寸。是少長短膋之數量未聞。惠士奇云。鄉射記所謂肫五臠。臠長尺二寸。似非定數。必有等差。曲禮。肫曰尹祭。士虞記折俎。二尹。縮祭牛尹。鄉射記祭牛。掌喪祭奠竈之俎實。竈亦有俎實。謂所包遺奠。〔疏〕掌喪祭奠竈之俎實者。賈疏臠橫于上。半臠。猶牛尹。掌喪祭奠竈之俎實。士喪禮下篇曰。藏苞管於旁。〔疏〕云。諸於喪祭。多據虞祭而言。此喪祭。文連奠竈。竈是壙內。故鄭以喪祭爲大遺奠解之。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爲遺奠也。案賈說是也。喪祭詳大司馬疏。竈詳小宗伯疏。注云竈亦有俎實。謂所包遺奠者。既夕禮徹大遺奠後。卽云。苞牲取下體。鄭彼注云。苞者。象既饗而歸寶俎者也。取下體者。脛骨象行。又俎實之終始也。是包遺奠卽俎實也。包與苞同。又雜記云。既遣而包其餼。字亦作包。賈疏云。按家人云。請度甫竈。竈。穿壙之名。此言奠竈。則奠入於壙。是以云所包遺奠也。案遺奠詳小祝大史疏。引士喪禮下篇曰。藏苞管於旁者。卽既夕篇文。苞則謂苞大遺奠之俎實也。彼注云。苞。所以裹羊豕之肉。管春種類也。既夕記又云。葦苞管管。則苞管以葦管爲之。賈疏云。苞。謂包牲。取下體。葦。包。二者也。藏管者。卽既夕禮云。管三黍稷麥。並藏之於棺旁。引之者。證喪祭奠入壙之事也。凡宰祭與鬱人受粍歷而皆飲之。言宰祭者。家宰佐王祭。亦容攝粍。器名。明堂位曰。爵。夏后氏以琖。殷以〔疏〕凡宰祭者。賈疏云。家宰攝祭非一。故云凡也。云與鬱人受粍歷粍。周以爵。玄謂粍讀如服尸之嘏。宰。家宰。〔疏〕而皆飲之者。此與鬱人爲官聯也。陸佃。鄭鏗並以粍歷爲舉粍之餘歷。李鍾倫。姜兆錫。孫希旦。蔣載康。莊有可。林蔚蔭。黃以周說並同。俞樾云。楚辭大招篇曰。吳醴白蘘。和楚歷只。王逸注曰。歷。清酒也。廣雅釋器亦曰。歷。酒也。受粍歷而皆飲之者。謂量人與鬱人受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。因段歷爲歷。遂失其義耳。案陸。鄭。俞諸說是也。說文水部云。歷。漉也。歷。同聲段借字。又說文酉部云。醢。醢也。段玉裁謂卽此歷字。亦通。列女傳辯通篇云。禱祠九江三淮之神。供具備禮。御釐受福不勝。巫祝杯酌餘歷。是祭畢飲歷。亦御釐受福之意也。賈疏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。誤。注云言宰祭者。家宰佐王祭。亦容攝祭者。賈疏云。義得兩合。按大宗伯云。若王不與祭祀。則攝位。注云。王有故。代行其祭事。重等者。此據宗伯亦有故。

則冢宰攝之。詒讓案。此官受學歷。卽文王世子上嗣受爵之餘。天子禮。當太子舉奠學也。竊疑王或未有太子。或太子幼。未能行禮。則以大宰攝舉學。故經云宰祭。蓋欲通咳常變。鬱人職不言宰祭。則自據常禮。此經身彼互相備也。李鍾倫云。言宰祭者。冢宰贊玉爵。鬱人嚶人所言受者。皆謂受之於冢宰也。案李說亦通。鄭司農云。學。讀如嫁娶之嫁者。段玉裁云。先鄭如字而擬其音。故云讀如嫁。詒讓案。司尊彝。學彝。先鄭注云。學。讀爲稼。稼彝。畫禾稼也。彼破學爲稼。此不破字。而讀如嫁者。先鄭意彼學彝爲尊。此學爲爵。二器不同。故說亦異也。云學。器名者。明堂位注云。學。畫禾稼也。毛詩大雅行葦。洗爵奠學。傳云。學。爵也。左昭七年傳。賂以瑤鬯玉櫛學耳。杜注云。學耳。玉爵。說文斗部云。學。玉爵。从斗四。象形。與爵同意。或說學六升。案學爵有兩耳。蓋學爵有兩柱略同。受六升者。卽灌尊。則無耳。與此學爵異。詳司尊彝疏。引明堂位曰。爵。夏后氏以琖。殷以學。周以爵者。證此學爲爵。與灌尊學彝異也。釋文云。瓊。劉本作簡。案禮記作瓊。不作簡。禮運作醴。學。瓊。醴。音並相近。又案先鄭讀學如字。蓋隱據郊特牲舉學角之文。以與鬱人受學學之文正相應也。王安石、陸佃、王昭禹、亦並據彼經爲釋。今攷郊特牲云。舉學角。詔安尸。後鄭彼注云。尸始入。舉奠學若奠角。將祭之。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。天子奠學。諸侯奠角。孔疏云。學。角。爵名也。天子曰學。諸侯曰角。若依此。則饋食薦孰之時。尸未入。祝先奠爵于銅南。尸入。卽席而舉之。如特牲禮。陰厭後。尸入舉奠焉也。但云舉學角。恐非周禮耳。崔云是周也。禮運疏又引崔氏據郊特牲說大禘云。至薦孰之時。陳於堂。故禮器云。設饌於堂。乃後延主入室。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。祝以學爵酌奠於饋南。既奠之後。乃迎尸入室。舉此奠學。主人拜以安尸。詩小雅。賓之初筵。孔疏說同。案禮記疏兩引崔說。並謂周天子祭禮有舉學。先鄭意當與崔同。黃以周申先鄭說云。朝踐堂事畢。尸乃入室。於是有舉學詔安之事。尸所舉之學。蓋直祭之祝酌奠也。鬱人所受之學。卽詔安之學。故曰舉學。量人制從獻之脯燔。卽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。實長以肝從。主婦獻尸。兄弟長以燔從。其事在饋尸之後。則其與鬱人受飲。自當在尸將出之時。故曰卒爵。曰學歷。尸初入室。舉學祭之。禮畢將出。爵行於下。是卒爵矣。受而飲其餘瀝。所以重神惠也。案黃說近是。蓋尸舉學雖在饋食之前。尸初入室時而卒爵。則自指饋尸畢獻之後。先鄭不破字義自通也。互詳鬱人疏。又案依先鄭讀。則王獻之玉爵亦可稱學。蓋學之與爵。雖有殷周之異。而散文得通。故郊特牲舉學角。崔靈恩亦以爲周禮。賈疏以周獻用玉爵。無用學。非也。玉爵亦稱學。詳大宰疏。云玄謂學讀如瓊尸之瓊者。此破先鄭說。謂受飲學歷當在七獻之後。王受瓊卒爵時也。鬱人注云。學。受福之瓊。聲之誤也。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。後鄭易字而說其義。故云瓊爲瓊也。今本作讀如瓊。誤。鬱人注云。學。聲之誤。說不同而改字同。瓊尸當作尸瓊主人四字。阮元云。鬱人注云。王

饋尸。尸。燾王。此其卒爵也。此注燾尸亦當作尸燾。案。讀如當從段校作讀爲。此與鬱人注皆破字。不徒疑其音也。燾尸。當從阮校乙作尸燾。文誤到也。釋文以之燾發音。而不出燾尸。疑陸本亦作尸燾。校者見其與今本不合。遂改尸爲之。以牽就之耳。燾燾聲類同。詳鬱人疏云。宰。冢宰者。此三字當在玄謂上。蓋亦先鄭說也。與後鄭義同。故并引之。今本移著此。則爲後鄭說。案上既云言宰祭者。冢宰佐王祭。而又出此注。於義爲贅。其誤明矣。

小子掌祭祀。羞羊肆。羊殺。肉豆。鄭司農云。羞。進也。羊肆。體薦全烝也。羊殺。體解節折。〔疏〕掌祭祀。羞羊肆。肉豆者。羊肆。羊殺。肉豆。豆實也。肉豆。豆實也。謂四時正祭祀。此官專掌進羊牲之肆殺等。與羊人爲官聯。別於下文。剗耳等小事。則通用六牲。不專用羊也。注。鄭司農云。羞。進也者。膳夫先鄭注同。云羊肆。體薦全烝也者。謂體薦全烝二者皆謂之肆也。大司徒先鄭注云。肆。陳骨體也。左宣十六年傳云。王享有體薦。杜注云。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。孔疏云。薦其牛體。亦謂之房烝。國語周語亦云。禘郊之事。則有全烝。王公立飫。則有房烝。韋注云。全烝。全其牲體而升之。房。大俎也。謂半解其體。升之房也。綜校二文。是左傳之體薦當周語之房烝。故詩魯頌闕宮。烝豆大房。毛傳云。大房。牛體之俎也。然則體薦者。半解而升。全烝者。全升而不解。二者不同。先鄭蓋謂二者並是陳骨體。故通肆肆名矣。賈疏云。既不爲豚解。則先鄭讀爲肆陳之肆。又爲賜音也。先鄭爲體薦全烝。後鄭不從者。以此肆祭用羊。是用大牢。爲宗廟之祭。非祭天。按外傳云。禘郊之事。則有全烝。王公立飫。則有房烝。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。是故禮運云。腥其俎。孰其殼。注云。腥其俎。豚解而腥之。孰其殼。體解而燜之。又云。退而合亨。體其犬豕牛羊。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。案賈說是也。以國語注義攷之。則體薦是肆。而全烝不解不可以言肆。大司徒。祀五帝。奉牛牲。蓋其肆。享先王。亦如之。大宗伯六享亦以肆獻裸爲首。而廟享不得有全烝。則先鄭釋肆兼及全烝。非也。云羊殺。體解節折也者。說文肉部云。肴。啖也。殺。卽肴之借字。曲禮後鄭注云。殺。骨體也。孔疏云。熟肉帶骨而燜曰殺。左宣十六年傳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。定王享之殺烝。武子私問其故。王曰。宴有折俎。杜注云。烝。升也。升殺於俎。折俎。體解節折。升之於俎。周語亦說其事云。親感宴饗。則有殺烝。又云。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。於是乎有折俎加豆。韋注云。殺烝。升體解節折之俎也。謂之折俎。先鄭蓋卽本國語殺烝爲釋。其說亦當與韋杜同。後鄭釋禮運之孰其殼。亦以體解爲說。蓋同先鄭義。故此亦不破也。黃以周云。祭大用全牲。故曰全烝。房烝者。半解其體。分爲左右胾。豚解。豎其肩膊爲四。兩胾一脊。分爲七體。體解節折。故亦名折俎。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是也。案黃說是也。今以禮經春秋內外傳及韋杜賈諸說參互攷之。齊解之法蓋有五。而實止四。

等。一曰全烝。全而薦之。則不解者也。凡禘郊用饗。又薦血。故有全烝。若成牲。及薦腥孰。則未有不解者。不解。故謂之全。若豚解以上。皆不得謂之全矣。二曰房烝。謂之體薦。中分左右二體。而升其肝於俎也。凡禮經。唯豚有合升法。其成牲解肆。則皆升。吉禮升右。凶禮升左。皆仍解其體薦之。而房烝則升而不解餘體。故毛詩傳謂之半體。周語韋注謂之半解。皆謂左右半分。不再解肆。而謂闕宮孔疏。謂士昏禮豚合升。房烝。不知彼自是豚解七體合升者。謂不升耳。非止解爲二體。與房烝實迥異也。三曰豚解。解前後腋股四。脊一。脅二。爲七體也。凡牲之腥者。必先半解。後豚解。故祭祀薦腥者。卽以豚解齊之俎。亦或卽以半解之腥體爲齊。故闕宮說魯祭禮有房烝。與王饗禮同。賈公食大夫禮疏。遂誤謂體薦卽豚解。實則豚解與房烝雖同屬薦腥之節。隆殺相等。而解法則異也。四曰體解。節折謂之折俎。亦謂之般烝。於七體中復解前後左右腋股脊。左右脅。各爲三體。則解爲二十一體也。凡牲之調孰者。必體解。士冠。醴辭之肴升折俎。卽般烝折俎也。周語以體解節折連言。鄭釋鄉射禮之折俎。亦云枝解節折。枝解。猶體解也。賈士冠禮疏謂節折卽體解。然則節折與禮經之骨折不同也。五曰骨折。謂於二十一體之中更折之爲多骨。若特牲饋食記正脊二骨。脰骨二骨。長脅二骨。及少犧牛左肩臂臠折九箇之類。則解之不成體者也。邇而言之。骨折亦得稱般烝。特牲記主婦佐食俎。皆云般折。又云長兄弟及宗人折。此所謂骨折也。又云衆賓及衆兄弟。內賓。宗婦。若有公。有司。私臣。皆般烝。彼注云。此所折骨。直破折餘體可般者升之。凡骨有肉曰般。依彼經注。則般烝又骨折之尤略者。其爲不成體則一也。然則般烝者。上關二十一體。下關不成體之通名。先鄭以體解節折釋此羊般。蓋專據周語。其說自當也。云肉豆者。切肉也者。謂若臠臠臠炙臠膾之屬。切肉之盛於豆者。與骨體盛於俎別。故謂之肉豆。曲禮云。左般右載。注云。般。骨體也。載。切肉也。般在俎。載在豆。又云。膾炙皆在豆。江永云。肉豆。庶羞也。特牲。少牢。尸食舉之時。佐食羞庶羞四豆於左。尸食之。又云。庶羞。小子設之。案江說是也。凡祭祀。有內羞。有庶羞。內羞。穀物。天官世婦薦之。庶羞。肉物。此官薦之。有司徹說下大夫不實尸之禮。宰夫羞內羞。司士羞庶羞。宰夫與世婦同天官之屬。司士與小子同夏官之屬。足相比例也。詩小雅楚茨孔疏謂內羞庶羞並世婦薦之。未審。云玄謂肆。譚爲鬻者。段玉裁云。先鄭如字。後鄭易字。士喪禮云。特豚四鬻去蹄。今文鬻作別。然則古文作鬻爲假借字。說文無別字。亦從古文也。玉裁謂鬻當作鬻。從刀鬻聲。古肆與四音同在。鬻鬻皆灰部。鬻。鬻同在支佳部。鄭君以四鬻釋羊肆。可不改字也。案段說甚析。誤交彭部云。鬻。鬻。鬻也。肆。鬻也。肆解字當從鬻。但經典多借鬻爲鬻。故後鄭卽據以發讀耳。云羊鬻者。所謂豚解也者。賈疏云。士虞禮記云。主人不視豚解。豚解之法。則士喪禮。特豚四鬻去蹄。謂四段解之。殊屑。如解豚。故名豚解。若然。大夫士祭自饋孰始。故正祭自體解

爲二十一體。喪事略。則有豚解。其天子諸侯之祭。有腥。有醢。有執。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。饋獻則有體解而醢之。饋尸乃有執。與大夫士不同也。詒讓案十冠。士昏。士喪。皆用特豚。豚則四鬣爲正法。其成牲則初殺時亦四鬣解之。謂之豚解。既夕禮注云。豚解。解之如解豚。亦前肩後脰脊脅而已。士虞記注云。豚解。解前後脰脊脅而已。熟乃體解升於鼎也。是豚解雖四段解之。實則有七體也。又依大宗伯注義。則體解亦謂之肆。此經羊豕。羊肆別文。穀既爲體解。則肆內不得兩兼。故鄭專舉豚解爲釋也。互詳大司徒疏。又案薦鴈當九獻何節。經注並無文。賈謂當饋廟時。則不搗。詳司尊彝疏。而掌珥于社稷。祈于五祀。故書祀作禋。讀爲祀。書亦或爲祀。珥社稷。以牲頭祭也。玄謂珥讀爲珥。祈或爲劓。劓珥者。豐禮之事也。用毛牲曰劓。羽牲曰珥。珥社稷五祀。謂始成其宮兆時也。春官肆師職。祈或作譏。秋官士師職曰。凡劓珥。則奉犬牲。此劓珥正字與。〔疏〕而掌珥于社稷者。以下並敘官注所謂主祭祀之小事。故雜用官牲。不定用羊也。云祈于五祀者。卽大宗伯地示義同。祀正字。禋或字。故先鄭從祀。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者。先鄭蓋以此珥字與山虞致禽而珥之珥義略同。割取牲頭以祭。猶彼割取左耳也。又公羊傳二十一年徐疏引李巡爾雅注云。祭風以牲頭鬣及皮。破之以祭。故曰禋。然則以牲頭或禋禋之一法。與後鄭以祭社稷無用牲頭法故不從。賈疏謂漢時祈禱有牲頭祭。亦無據。云玄謂珥讀謂珥者。後鄭據雜記正其字也。肆師注義同。云祈或爲劓者。謂經本祈或有作劓者。與士師同。乃其正字也。云劓。珥者。豐禮之事也者。破先鄭義。肆師注義同。云用毛牲曰劓。羽牲曰珥者。士師注義同。肆師祈珥鄭讀爲禋珥。引雜記豐廟用羊。謂禋爲羊血。與此云用毛牲曰劓。字異而義亦同。惠士奇云。雜記豐廟用羊及雞。封于屋中。珥于屋下。康成謂珥割牲以鬣。先滅耳旁毛薦之。耳主聽。告神欲其聽之。祭義。毛牛尙耳。鬣刀以封。此所謂耳旁毛。取以告神。與血並薦。是爲珥。康成見雜記用雞。遂云羽牲曰珥。非也。穀梁。叩其鼻以珥社。豈羽牲乎。珥一作聃。山海經東山經曰。祠毛用一犬。祈聃用魚。中山經曰。劓一牝羊獻血。注云以血祭也。劓。猶封也。又曰。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。劓。注云。劓。亦割刺之名。然則雞豚皆曰劓。康成謂毛牲曰劓。亦非也。黃以周云。劓字从刀。義取割牲。說文訓斷。廣雅訓刺。山海經注訓封。皆其證。珥字从血。義取涂鬣。穀梁。叩鼻珥社。范注云。珥。鬣也。取鼻血以鬣社器。山海經字又作聃。郭注云。聃以血涂祭。皆其證。劓珥者。割牲血以涂。乃豐禮之別名也。經傳或言劓。或言珥。或言劓珥。單文連文。義得兩通。雜記于羊言劓。于雞言珥。小子職于社稷言珥。于五祀言祈。皆屬互文。非對文。案惠黃說是也。鄭云。毛牲者。謂犬羊鵞豚之屬。羽牲者。謂雞也。然大宗伯祭地示社稷與五祀同用血祭。而社稷先

于五祀。何以五祀用毛牲。社稷反用羽牲乎。羊人祈珥共羊牲。犬人幾珥用麋。士師刳珥奉犬牲。彼皆用毛牲。而兼云珥。明珥不專屬羽牲也。山海經之聃用魚。則又毛羽兩無足徵。其非達詁矣。依鄭雜記注義。則珥為先薦耳。翬毛而後到割牲以鬻。蓋因珥於文從耳。而祭義又有毛牛尙耳之文。故其說如是。然此注及肆師、士師、司約、犬人諸注。咸無是義。至分刳屬毛牲。珥屬羽牲。則珥薦毛之義尤遠。若然。雜記注義。鄭釋此經已不依用。不必援彼補此。強相傳合也。竊謂祭義所云。乃大祭祀薦血毛之禮。鬻禮至輕。恐未必有是去。而珥字因聲求詁。似當與男巫招珥字相近。亦未必取耳毛為義。則雜記注說。殆未足馮也。互詳肆師疏。又案廣韻七志引周禮注云。割牲耳血及毛祭以為刳。此正與雜記注義略同。此經杜及二鄭注。並無是義。或據馬于諸家說與。又管子形勢篇云。山高而不崩。則祈羊至矣。宋本尹注云。耳羊以祭。故曰祈羊。彼注蓋亦讀祈羊為山海經刳羊之刳。其云耳羊者。耳疑珥之誤。尹說似又牽傳雜記注珥字說解以釋刳字。則尤失鄭指矣。云珥刳社稷五祀。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者。賈疏云。凡物須鬻者。皆謂始成時。是以雜記云。廟成則鬻之時。是也。詒讓案。始成宮兆者。五祀兆於四郊。大社大稷在路門外。王社王稷在南郊藉田之中。皆為壇壝宮也。鄭雜記注云。廟新成。必鬻之。尊而神之也。故社稷五祀宮兆新成。亦必鬻以神之。大司馬。大師鬻主。則惟鬻社主記不及宮兆。且不在始成時。與此異也。云春官肆師職。祈或作畿者。彼注云。故書祈為畿。此作畿者。蓋又一別本。畿畿聲類同。惠士奇謂畿卽說文畿字之省。黃以周謂此畿蓋畿之誤。亦通。云秋官司師職曰。凡刳珥則奉犬牲。此刳珥正字也。此鄭自著其定之例也。全經刳珥字異同錯出。肆師故書及犬人並作畿。此職及肆師羊人並作祈。注引肆師或本又作畿。皆聲近通借字。犬人先鄭讀為駸。則別為一義。惟士師作刳。為本字。後鄭參定諸文。從彼為正。其士師珥字。經仍作珥。注讀為珥。此注依所讀字引之。綜核鄭義。蓋刳為刳割。珥為涂鬻。而皆用牲血。則與血祭相類。說文刀部云。刳。割傷也。一曰。斷也。血。凡沈辜侯禳飾其牲。鄭司農部云。鬻。以血有所刳涂祭也。許以鬻為刳珥正字。與鄭字例小異。義亦略同也。凡沈辜侯禳飾其牲。鄭司農謂祭川。爾雅曰。祭川曰浮沈。辜。謂禱牲以祭也。月令曰。〔疏〕也。性。亦通六牲言之。注鄭司農云。沈謂祭川九門禱禳。以舉春氣。侯禳者。俟四時惡氣禳去之也。〔疏〕也。性。亦通六牲言之。注鄭司農云。沈謂祭川者。大宗伯云。以狸沈祭山川澤。後鄭注云。川澤曰沈是也。引爾雅曰。祭川曰浮沈者。釋天文郭注云。我祭水中。或浮或沈。犬人沈辜先鄭注亦引爾雅為釋。賈疏云。此浮沈之祭。當祭天之煙。祭社之血。亦謂飲神節。云辜。謂禱牲以祭也者。大宗伯。以醢辜祭四方百物。先鄭注云。披禱牲以祭。與此注同。詳彼疏。引月令曰。九門禱禳。以舉春氣者。今本月令禱作禳。彼釋文作禳。與此注同。鄭彼注云。禱牲以禳於四方之神。所以舉止其災也。又云天子

九門者。路門也、應門也、雉門也、庫門也、臯門也、城門也、近郊門也、遠郊門也、關門也。此引以證辜是禘牲祭之事。云侯禴者。侯四時惡氣禴去之也者。小祝。將事侯禴禘祠之祝號。注云。侯之言候也。侯嘉慶。禴、禴、禴、禴。與小祝注不同。後鄭不破之者。或亦得爲一義也。

〔疏〕 豐邦器及軍器者。大司馬云。若大師。帥執事。散豐主及軍器。注云。軍器、鼓鑼之屬。此官豐軍器亦同。注云。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者。賈疏云。鄭以軍器別言。卽云。邦器者。是禮樂之器也。鄭云。禮器者。卽射器之等。樂器、卽鐘鼓之等。祭器、卽籩豆俎簋尊彝器皆是。引雜記曰。凡宗廟之器。其名者成。則豐之以殿豚者。諸祭器等有豐法。鄭彼注云宗廟名器。謂尊彝之屬。

示犯誓必 〔疏〕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者。軍旅田獵並有誓衆。此官則掌斬牲以徇衆也。徇、徇之俗。詳大司馬疏。示殺之。注云。示犯誓必殺之者。大司馬大閱之禮云。羣吏聽誓于陳前。斬牲以左右徇陳。曰不用命者斬之。示衆有違犯誓命者。斬之如此性也。

宗贊后徹豆籩。大宗伯王后不與則攝。徹豆籩。皆此官受之也。賈疏云。謂祭畢。諸宰君婦廢徹之時。則此官受之。

羊人掌羊牲。凡祭祀飾羔。羔、小羊也。詩曰四之。〔疏〕 掌羊牲者。與牛人雞人犬人爲官聯也。云凡祭祀飾羔者。云。拭、扱。雜記鄭注云。拭、靜也。案飾、卽拭也。曲禮云。飾羔鴈者以纁。與此義異。封人祭祀飾牛牲。不云飾纁。此祭祀飾羔。不云飾羊牲。並互文以見義。明牲羔兼飾之也。注云羔、小羊也者。大宗伯注同。大戴禮記諸侯豐廟篇。雍人拭羊。盧注正傳云。羔、羊腹時也。羔小未成羊。故不尋謂之牲。凡牲之未成者。羊曰羔。牛曰犢。豕曰豚。引詩曰。四之日其蚤。獻羔祭韭者。幽風七月文。此謂中春開冰。獻羔祭司寒。凡祭寒暑。皆有用羔。詳凌人籩章疏。賈疏云。凡正記皆用成牲。今言祭祀飾羔。則非正祭用羔。是以鄭引詩爲證。詒讓案。王制。祭祀。割羊牲。登其首。登、升也。說薦云。大夫以上用羔。孔疏謂包天子。則此祭祀。當亦含宗廟薦新言之。

升首于 〔疏〕 割羊牲者。司士注云。割牲、制體也。注云登、升也者。小爾雅廣言文云。升首報陽也。升首于室者。子、注例當作於。各本並誤。郊特牲云。用牲於庭。升首於室。又云。升首報陽也。鄭彼注云。制

周禮正義 十六 卷五十七 七五

祭之後。升牲首於北牖下。擊首尙氣也。案此割羊牲。卽用牲於庭時也。朝踐之時。君親制祭。次乃升首於室中。賈疏云。報陽者。首爲陽。對足爲陰。祭祀之時。三牲之首俱升。此特言羊者。以其羊人不升餘牲。凡祈珥。

共其羊牲。共、猶。〔疏〕凡祈珥。共其羊牲者。祈珥亦當讀爲劓。詳小子注。共羊牲。卽雜記釐廟用羊之等是也。給也。〔疏〕注云共、猶給也者。說文人部云。供、設也。一曰供給。共、卽供之借字。爾雅釋詁云。

共、具。賓客共其濃羊。法羊、煨饗。積膳之羊。〔疏〕注云法羊煨饗積膳之羊者。法舊本作濃。非。今依注疏本正。凡注例用也。賓客共其濃羊。積膳之羊。〔疏〕今字。作法。計大宰疏。煨饗。釋文作食饗。云才又作煨饗。案此猶牛。

人云。共其牢禮積膳之牛。注云。牢禮。煨饗也。陸本作食饗。非。宰夫云。凡賓客。以牢禮之濃掌其牢禮。委積。膳獻。飲食。賓賜之煨。此法羊。卽謂共饗客之羊。著於牢禮之法者也。賈疏云。鄭知法羊是爲此等者。以其言法。

卽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。是以掌客。致於賓館有上公煨五牢。饗餼九牢。及殷膳十牢。致於道路有五積之等。其饗食及燕饗賓自饌陳者。不言之也。凡沈辜侯禴釐積共其羊牲。積。

故爲眚。鄭司農云。眚讀爲漬。謂釐國寶。漬。〔疏〕司農云。眚讀爲漬者。段玉裁云。司農從故。而易爲漬。鄭君軍器也。玄謂積。積柴。禮祀。檜燎。實柴。〔疏〕共其羊牲者。共與充人。別繫養之。注云積。故爲眚。鄭君。

從今書作積也。古此聲實聲。同在支佳部。故借氏除眚。眚卽漬字。丁晏云。積。眚。聲相近。小雅毛傳。柴積也。說文作孽積也。云謂釐國寶漬軍器也者。釐國寶。卽天府云。釐寶鎮及寶器之屬。又雜記云。成廟則釐之以羊。則是。

上文祈珥之事。故先鄭專據釐寶爲釋。漬軍器。卽小子云。釐軍器。是也。先鄭意漬卽是釐。鍾氏注云。漬。猶染也。謂以牲血塗染之也。然依先鄭說。則釐漬義複。且以釐爲漬。於經無徵。故後鄭不從。云玄謂積。積柴。禮祀。檜燎。

實柴者。大宗伯。祀天神有禮祀。實柴。檜燎三法。注云。檜。積也。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。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。故後鄭以積咳彼三祀也。檜燎。檜。卽檜之譌。詳大宗伯疏。賈疏云。但祭天月犢。其日月已下。有凡羊者。故我將。

詩云。惟羊惟牛。惟天其祐之。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。案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說。亦謂祭日月以下。故燔燎用羊。卽賈所本。依熊賈說。則此積內。雖兼有禮祀。而昊天上帝之牲。則無羊。又此官共積羊。蓋大牢之一。身牛人。

共牛。冬官豕人共豕。爲軫事。非謂少牢及特羊也。其侯禴釐三者或用特羊耳。郊特牲疏引熊說。而又據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之文。謂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。王親祭則用牛。是謂有羊卽不復有牛。王氏訂義引崔靈恩釋大宗伯實柴。謂止二牢。殊不足據。孔似。若牧人無牲。則受布于司馬。使其買牲而共之。泉。〔疏〕若牧人無牲者。謂無卽承用彼說。非鄭熊義也。

中法式之牲也。云使其賈賈牲而共之者。牧人掌六牲。凡共羊牲。並此官取之於牧人。故牧人無牲。則此官使其賈別賈而共之。賈。卽敎官云。賈。二人。是也。注云布。泉者。外府注同。

司燼掌行火之政令。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。

行。猶用也。變。猶易也。鄭司農說以鄒子曰。春取榆柳之火。夏取棗杏之火。季夏取桑柘之火。秋取柞櫨之火。冬取槐檀之火。

〔疏〕

掌行火之政令者。賈疏云。卽四時變國火。及季春出火等皆是也。詒讓案。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。舜使益行火。以辟蚩尤。詩小雅魚麗毛傳云。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。則焚萊亦爲行火。此官皆掌其政令。與宮正司烜氏爲官

聯也。云四時變國火。以救時疾者。時氣太盛。則人感而爲疾。故以異木爲燧。而變國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調救之。時疾者。疾醫云。四時皆有癘疾。是也。管子禁藏篇云。當春三月。荻室煖遠。鑽燧易火。抒井易水。所以去茲毒也。

尹注云。凡此皆去時茲長之毒。管子所說。與此經義合。注云行猶用也者。國語吳語韋注同。說文行部云。行。人之步趨也。引申之。凡行用亦曰行。月令仲夏。毋用火南方。行火。卽用火也。云變猶易也者。小爾雅廣詁云。變。易也。說文支部云。變。更也。變火。猶管子云易火。周書云更火矣。云鄒司農說以鄒子曰。春取榆柳之火。夏取棗杏之火。季夏取桑柘之火。秋取柞櫨之火。冬取槐檀之火者。謂五時各以其木爲燧。鑽以取火。莊子外物篇云。木與

木相摩則然。是也。此所謂木燧。與司烜氏金燧取火於日異。丁晏云。漢藝文志。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。鄒子終始五十六篇。注鄒衍所說。鄒與鄒同。詒讓案。論語陽貨篇。鑽燧改火。集解馬融云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。春取榆柳之

火。夏取棗杏之火。季夏取桑柘之火。秋取柞櫨之火。冬取槐檀之火。一年之中。鑽火各異木。故曰改火也。皇疏云。改火之木。隨五行之色而變也。榆柳色青。春是木。木色青。故春用榆柳也。棗杏色赤。夏是火。火色赤。故夏用棗

杏也。桑柘色黃。季夏是土。土色黃。故季夏用桑柘也。柞櫨色白。秋是金。金色白。故秋用柞櫨也。槐檀色黑。冬是水。水色黑。故冬用槐檀也。禮運孔疏說與皇同。賈疏云。先鄭引鄒子書。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。鄒子書出於周書。其義是一。故各引其一。言春取榆柳之等。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。故用之。今按棗杏雖赤。榆柳不青。槐檀不黑。其義未聞。案賈引舊師說。卽皇孔所本。藝文類聚火部引子云。燧人上觀辰星。下察五木。以爲火。五木卽五時之

木。但變火之政。後世廢絕。五木更取。莫詳厥義。淮南子時則訓謂春鑿箕燧。夏鑿松燧。冬鑿松燧。五時三木。亦鄒子所說絕異。亦所未詳也。季春出火。民咸從之。季秋內火。民

亦如之。火所以用陶冶。民隨國而爲之。鄭人鑄刑書。火星未出而出火。後有災。鄭司農云。以三月本時〔疏〕火所

昏。心星見于晨上。使民出火。九月本黃昏。心星伏在戌上。使民內火。故春秋傳曰。以出內火。〔疏〕火所

周禮正義 卷五十七 七七

以用陶冶者。明此經出內之火。專主陶冶。非四時所變之食火。亦非田獵焚萊之火也。玉燭寶典引考靈耀云。氣在於夏。其紀燄惑。是謂發氣之陽。可以毀消金銅。與氣同光。氣在於秋。其紀太白。禁民無得毀消金銅。是謂犯陰之則。鄭彼注云。火星出。可用火。與此注義同。郊特牲云。季春出火。爲焚也。鄭彼注云。謂焚萊也。此是仲春之禮也。仲春以火田。至季春火出。而民乃用火。今云季春出火。記者誤也。據鄭說。則田獵之火不待季春始出。故大司馬中春蒐田用火。王制云。昆蟲未蟄。不以火田。孔疏謂未十月之時。從十月至中春。皆得火田。是也。又牧師職。孟春焚牧。則又在蒐田前一月。亦不在內火之禁也。又大戴禮記夏小正云。九月主夫出火。主夫也者。主以時縱火也。彼主夫當作主火。蓋卽司火之官。但彼云出火。與此內火之文違。又未蟄而出火。亦干焚萊之禁。小正文多譌闕。未足取證。月令云。季春。命工師令百工咸理。季秋。霜始降。則百工休。是陶冶工事。始於季春。休於季秋。經有明文。與此經出火內火之文足以互證矣。云民隨國而爲之者。鄭長注云。從、猶隨也。謂國出內火。民亦隨而效之。云鄭人鑄刑書。火星未出而出火。後有災者。左昭六年傳文。彼文云。三月。鄭人鑄刑書。士文伯曰。火見。鄭其火乎。火未出。而作火以鑄刑器。藏爭辟焉。火如象之。不火何爲。六月丙戌。鄭災。杜注云。火、火星也。周五月昏見。引之者。證此出火內火之爲陶冶也。鄭司農云。以三月本時昏。火星見于辰上。使民出火。九月本黃昏。火星伏在戌上。使民內火者。子、釋文作於。是也。各本並誤。時昏。詩唐風綢繆孔疏引作昏時。是也。當據校乙。賈疏云。左昭七年。梓慎曰。火出。於夏爲三月。於商爲四月。於周爲五月。火星、則大火辰星是也。三月諸星復在才位。火星本位在卯。三月本始之昏。火星時未必出見卯南。九月本始之黃昏。火星亦未必伏在戌上。皆據月半後而言。孔廣森云。月令注云。辰角見九月。本也。天根見九月。末也。然則月本猶言月初。古語有以月初爲本。月終爲末者。夏小正傳。一則在本。一則在末。是也。案孔說是也。星見曰昏。星伏曰黃昏者。上昏、謂定昏也。定昏在黃昏後。見淮南子天文訓。賈謂見伏皆據月半後。與月本之言不合。今以月令孔疏所引三統麻每月中星攷之。三月穀雨節。昏張二度中。張二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。相隔三次有餘。張中在午上。則心必在卯上。不能見於辰上。至清明中。昏翼四度中。翼四度距心初度凡七十三度。相隔不及三次。翼中在午。則心可見於辰上矣。九月寒露節。日在氐五度。心遮在日前十五度。外昏尙未伏。昏虛二度中。虛二度距心初度凡八十一度。相隔二次有餘。虛中在午上。則心必在酉。亦不能至戌上。至霜降中。日在房五度。與心初度相接。自當與日俱伏。故先鄭以黃昏爲說。明日入卽伏。不待定昏也。但其時皆危三度中。危三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。雖相隔三次有餘。然由午中以至戌初。必盈百五度。始爲入限。今尙闕十有二度。則心伏而仍未離酉次。計當九月之末乃能至戌。賈氏之說。實身麻合。然則先鄭此言。殆亦約舉大略。

未嘗以厭術精校。故未能密合乎。云故春秋傳曰。以出內火者。證心星爲出內火之候也。左襄九年傳。春。宋災。晉士弱曰。古之火正。或食於心。或食於味。以出內火。是故味爲鶉火。心爲大火。杜注云。謂火正之官。配食於火星。建辰之月。鶉火星昏。在南方。則令民放火。建戌之月。大火星伏。在日下。夜不得見。則令民內火。禁放火。孔疏云。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。周禮之注不言味者。以味非內火之候。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火之文。詒讓案。杜以出火爲令民放火。內火爲禁放火。則以出內火爲田獵之火也。與禮不合。不可從。又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。季春。昏心星。出東方。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。則用火。季秋星入。則出火。以順天時。救民疾。亦兼本此經爲說。

時則施火令。

焚萊之時。

〔疏〕

時則施火令者。管子立政篇。荀子王制篇。並云脩火憲。火令。卽火憲也。注云焚萊之時者。謂中春大蒐。及十月以後。凡田獵焚萊之時。賈疏云。上言行火政。此又言施

火令。則不掌火禁。故鄭云。焚萊之時。其火禁者。則宮正云。春秋以木鐸脩火禁。注云。以春出。以秋入。因天時而以戒。司烜亦云。仲春。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。彼二官直掌火禁。不掌火令。凡祭祀則祭燼。

報其爲明之功。〔疏〕凡祭祀則祭燼者。謂大中祀並有祭燼之禮。小祀禮殺。蓋不祭也。注云報其爲明之功者。明禮如祭饗。不爲報執食之功也。漢書五行志云。火南方。揚光輝爲明者也。此祭燼。謂祭先火。亦以其有

爲明之功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。是也。但祭祀有燼。鄭不云何物。以爲明之言推之。則當爲燦燦之屬。說文火部云。舉火曰燼。引此職爲證。呂氏春秋本味篇云。湯得伊尹。祓之於廟。燭以燼火。高注云。周禮司燼。掌行火之

政令。火者。所以祓除其不祥。置火於桔皋。燭以照之。燼讀曰權衡之權。又贊能簡注。及淮南子汜論訓注說略同。高氏所說。則與說文舉火之訓正合。王氏詳說及惠士奇並謂此燼爲舉火之燼。其說不爲無據。攷史記封禪書說秦郊有

通燼火。又漢郊見五帝亦云。燼火舉而祠。集解引張晏云。權火。燼火也。狀若井絮皋矣。其法類稱。故謂之權。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。漢祠五時於雍。五里一烽火。則權火卽烽火。秦漢以後大祭祀則舉之。許高以爲商周制。於經無

文。且敍官杜鄭注。亦不讀燼爲權。則不謂與權火爲一。疑事無質。謹附著之。云禮如祭饗者。特牲饋食記云。尸卒食而祭饗饗雅饗。鄭彼注云。雍執肉。以尸享祭竈有功也。舊說云宗婦祭雅饗。享者祭雅饗。用黍肉而已。無籩豆俎。

又禮器云。孔子曰。臧文仲安知禮。燼柴於奧。夫奧者。老婦之祭也。盛於盆。尊於瓶。鄭彼注云。奧當爲饗字之誤也。或作竈。禮。尸卒事而祭饗饗饗也。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燼柴。老婦。先炊者也。盆餅。炊器也。明此祭先炊。

非祭火神。燼柴似失之。賈疏云。祭饗。祭老婦也。則此祭燼謂祭先出火之人。詒讓案。鄭以禮器有盛於盆。尊於瓶之文。故知祭饗以黍肉。無籩豆俎。此祭燼者。祭先火。與祭饗祭先炊相類。故鄭謂其禮略同。月令注說祀竈禮有俎。

此祭燔與祭饗同。亦以黍肉。無籩豆俎。殺於祭竈也。又案古祭火之事有五。一祭火星。以火正配。此為天神之祭。左重九年傳云。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。祀大火。而火紀時焉。漢書五行志云。古之火正。謂火官也。掌祭火星。行火政。季春昏心星。出東方。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。則用火。季秋星入。則止火。以順天時。救民疾。帝嘗則有祝融。堯時有閼伯。民賴其德。死則以為火祖。配食火星是也。一祭五神之祝融以犴醢。此為地示之祭。即大宗伯血祭祭五祀之一是也。一祭五祀之竈。亦為地示之祭。月令夏其祀竈是也。一祭先炊。則為人鬼之祭。雍饗燔饗是也。一祭先火。亦為人鬼之祭。即此祭燔是也。禮器孔疏云。熊氏云。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。故祭火神乃燔柴。按異義。竈神。今禮載說引此燔柴益瓶之事。古周禮說顧頊氏有子曰黎。為祝融。祀以為竈神。許君謹按周禮。駁之云。祝融乃古火官之長。猶后稷為堯司馬。其尊如是。王者祭之。但就竈陞。一何陋也。祝融乃是五祀之神。祀於四郊。而祭火神於竈陞。於禮乖也。如鄭此言。則祝融是五祀之神。祀於郊。與者。正是竈之神。常祀在夏。以老婦配之。有豆及籩俎。設於竈陞。又延尸入奧。饗者。宗廟祭後。直祭先炊老婦之神。在於饗竈。此祝融并奧及饗三者所以不同也。案孔引熊安生及鄭駁異義辨火星及祝融饗饗之祭甚析。惟未及祭燔。不知其為何神。要其為先火。人鬼之小祀。則近之耳。凡國失火野焚菜則有刑罰焉。野焚菜。民

〔疏〕凡國失火者。國中官府廩里比居稠密。故尤嚴失火之禁。司烜氏亦云。中春。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。是也。注云野焚菜。民擅放火者。王制釋文引庾氏云。菜。草也。謂放火焚野草。牧師云。凡田事。饗焚菜。彼謂官

春田獵有焚菜。此有刑罰者。管子立政篇云。山澤不救於火。草木不殖成。國之貧也。賈疏云。大司馬仲春田獵。火弊。鄭云。春田主用火。因除陳生新。則二月後擅放火。則有罰也。詒讓案亦謂非蒐狩。民間擅放火焚菜。則有刑

罰。此禁蓋四時通有。不徒二月以後。十月以前也。

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。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。樹。謂枳棘之屬。有刺者也。衆庶民遷守固者也。鄭司農說樹。以國語曰。城守之木。於是乎用。〔疏〕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。此官通掌國邑設險置守之事。溝池。謂五溝及城郭外之池。雍氏注云。池。謂陂

之。〔疏〕障之水道也。惠士奇云。管子度地篇曰。聖人之處國者。必於不傾之地。而擇地形之肥饒者。鄉山左右。經水若澤。內為落渠之寫。因大川而注焉。天下有萬諸侯。天子中而處。因天之固。得地之利。內為之城。外為之郭。郭之外為之土闕。地高則濬之。下則隄之。命曰金城。樹以荆棘。上相稽著者。所以為固也。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

者。蓋如此。王引之云。城郭爲一類。溝池爲一類。樹渠爲一類。渠。謂籬落也。因樹木以爲籬落。古曰樹渠。司險職曰。設國之五溝五涂。而樹之林。以爲阻固。鄭注曰。樹之林。作藩落也。是其證矣。渠字或作櫛。又作渠。廣雅曰。櫛。櫛也。櫛與籬同。釋名曰。青徐謂籬曰櫛。櫛。櫛古今字耳。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。溝渠與樹不同類。且渠即是溝。吳氏春秋士農篇注曰。渠。溝也。溝池已見上文也。案王說是也。樹渠者。於城外宮外。設藩落以資守衛也。爾雅釋宮云。屏謂之樹。屏藩。皆以遮蔽門垣。故藩亦謂之樹。又謂之渠。其制蓋有二。或種植林木。因編聯以爲阻固。司險樹林是也。或斬伐材木。羅列栽象爲之。士方氏云。王巡守。則櫛王舍。注云。爲之藩籬是也。渠字亦作櫛。墨子備梯篇云。置櫛城外。去城十尺。伐櫛。小大盡木斷之。以十尺爲斷。離而深埋堅築之。母使可拔。櫛。卽櫛之譌。此城守伐木爲渠之法。凡王宮及百官府。蓋亦有之。故掌舍。掌王之會同之舍。謂櫛榘再重。注云。故書。櫛爲櫛。柎渠聲類同。亦曰藩落也。賈疏謂樹渠者。非直溝池有樹。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。是謂渠卽溝。非經義也。渠互詳掌舍疏。云。甄其十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者。賈疏云。卽宮伯所云。士評甄大夫士之適子。庶子。其支庶。據宿衛王宮。此掌固所頒。亦據宿衛王宮而言。以其庶子不合城郭之處。用之以掌固。是固守之官。故兼掌宿衛之事。朱大韶云。疏說甚謬。經明言城郭溝池樹渠。安得云不合用於城郭之處。宿衛之士。所以警備非常。王宮內。豈有阻固。而云以固守之官兼掌宿衛之士。都司馬豈又兼掌乎。案此與司險職掌相同。特彼專掌險阨。此則設城郭等以爲阻固。故又曰。凡國都之竟。皆有阻固。郊亦如之。然則竟界上。凡有城郭溝池樹渠之處。掌固分其十庶子及其衆庶以守。案朱說是也。此十庶子。謂縣鄙公邑貴族子弟來助守禦者。與宮伯所掌十庶子。爲國中公卿大夫士子弟宿衛王宮者。不同也。凡公卿大夫士貴族之子弟。已命者爲士。未命而在官者。爲庶子。賈據宮伯注爲誤。詳宮伯疏。注云。樹渠。積棘之屬。有刺者也。說文木部云。枳木似橘。後漢書馮衍傳李注云。枳之爲木。芬而多刺。可以爲籬練。詳大司徒疏。管子度地篇載水官之令云。大者爲之隄。小者爲之防。歲埤增之。樹以荆棘。以固其地。雜之以柏榘。此樹蓋亦與彼同。云衆庶民遞守固者也者。此皆平民來給役者。卽下文之萬民。爾雅釋言云。遞。迭也。此猶稍人注云。勞逸遞。謂更迭來助官守固之處也。云。鄭司農說樹。以國語曰。城守之木。於是乎用之者。楚語云。靈王爲章華之臺。伍舉曰。先王之爲臺榭也。瘠磽之地。於是乎爲之。城守之木。於是乎用之。章注。設其節器。郭門之器亦然。〔疏〕注云。兵甲之屬。今城。〔疏〕者。謂兵甲皆有英飾。旣資防禦。又壯觀瞻也。云。今城郭門之器亦然者。賈疏云。漢時城郭門守器所飾。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。皆有幡飾之等是也。

分其財用均其稍食

財用。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。稍食。祿

稟〔疏〕注云財用、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者。賈疏云。謂所用之財物分與之。明是以財所給守吏。為守事之用者也。云稟食、祿稟者。宮正注同。賈疏云。所守之處。官及民合受官食。月給米稟與之。故謂之稍食也。案稍食

者。稟食也。士庶子及衆庶皆有稟食。而無祿。賈說非。詳宮正疏沈彤云。守固士庶子之食。當視王宮士庶子也。任其萬民用其材器〔疏〕任。謂以其任使之也。民之材

器。其所以任使之也。民之材。云云。注云。任。猶事也。事以力之所堪。此任萬民。亦謂視民。所堪之事而役使之也。云民之材器。其所以任使之也者。大司馬注云。任。猶事也。事以力之所堪。此任萬民。亦謂視民。所堪之事而役使之也。

以掘壘築作所用。及不築處。即取材為藩屏籬落以遮障也。詒讓案。材。即材木。器。謂斧斤耒耜鋤築之屬。用以穿壘為溝池。及築城郭也。藩落者。廣雅釋宮云。藩落。柵也。落。墾也。說文竹部云。篳。藩落也。國語晉語。以藩為

軍。章注云。藩。籬落也。六韜軍用篇云。山林野居。結虎落柴營。凡守者受濃焉。以通守政。有移甲與其役財用。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

之以贊其不足者。他非是。不得妄離部署。國有司。掌固也。其移之者。又與掌固帥致之。贊。佐也。〔疏〕者受

濃焉者。即受守法。亦即掌固之官法也。注云凡守者。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者。賈疏云。此鄭據上文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而言。云他要害者。謂城郭所守。是其常處。除此有要害之處。若穀阜河漢要路之所。皆為他要害也。云通

守政者。兵甲役財。難易多少。轉移相給也者。廣雅釋詁云。移。轉也。謂移易給難。移多給少。相通共也。云其他非是。不得妄離部署者。說文罔部云。署。部署也。漢書高帝紀顏注云。部署。分部而署置。賈疏云。此則釋經唯是

得通之言。其餘非所通之外。皆不尋離其本處也。云國有司。掌固也者。鄭以掌固為王朝之官。對上庶子及守吏言之。則謂之國有司。然經云。與國有司帥之。則是掌固與國有司共帥之。國有司非即掌固明矣。竊疑國有司自司險。掌疆諸

官。對上庶子及守吏更言之。則謂之國有司耳。注說失之。云其移之者。又與掌固帥致之者。謂移兵甲役財。轉給他處。則士庶子及守吏等與掌固共致之於所通之處。今案亦掌固與國有司共致之。注說非經義。云贊。佐也者。外宗注

同。晝三巡之夜亦如之。巡。行也。行守者。〔疏〕晝三巡之者。以下則守者所受之守法也。賈疏云。此乃掌固設是部云。巡。視行兒。云行守者。為衆庶之解情。夜三鑿以號戒。賈疏云。晝三巡之者。以下則守者所受之守法也。賈疏云。此乃掌固設

衆之解情者。解與懈同。詳宮正疏。夜三鑿以號戒。賈疏云。晝三巡之者。以下則守者所受之守法也。賈疏云。此乃掌固設

警守鼓也。三巡之間。又三擊鑿。〔疏〕夜三鑿以號戒者。說文号部云。號。呼也。賈疏云。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。使擊鑿。有云字。疑今本誤衍。眠瞭注云。杜子春譌鑿爲憂戚之戚。謂戒守鼓也。擊鼓聲疾數。故曰戚。王念孫云。造戚二字。古皆與鑿相近。造次亦疾意也。互詳彼疏。云春秋傳所謂實將趣者與者。賈疏云。按昭二十年衛侯如死鳥。齊侯使公孫青聘衛。實將趣。注謂行夜不作趣者。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見異。案。今本左傳與賈引賈服本同。鑄師杜注引左傳作實將趣。與此斗又異。趣。趣聲並相近。左襄二十五年傳云。陪臣干掇。史記齊世家作爭趣。身此可互證。云趣與造音相近者。段玉裁云。蚤聲取聲。古音同在尤侯類也。云故曰終夕與燎者。亦昭二十年左傳文。彼云親執鐸。終夕與於燎。彼釋文無於字。與杜所引同。杜注云。設火燎以備守。引之者。以彼亦行夜戒守之事。明將趣即此夜三鑿事同也。云玄謂鑿。擊鑿。警守鼓也者。段玉裁云。鄭君則不易字。謂鑿者鼓名。擊之亦曰鑿。猶鳴鼓曰鼓也。許氏說文說與鄭同。云三巡之閒。又三擊鑿者。守法尤謹於夜。故巡與鑿並有三。明二者相兼。更迭爲之。以戒備。別於晝唯三巡。無擊鑿之事也。三擊詳鼓人疏。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濶。都邑亦爲城郭。〔疏〕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者。凡初建采邑公邑。則云與其守濶者。則守都邑者。亦受法於此官也。注云都邑亦爲城郭者。此亦駭三等采邑。及四等公邑也。王國都邑城郭之制。並詳量人匠人疏。凡國都之竟。有溝樹之固。郊亦如之。竟。界。〔疏〕凡國都之竟。有溝樹之固者。賈疏云。此經爲上經而設。仍兼見王國而言。故國都雙言之。言王國及三也。〔疏〕等都邑所在境界之上。亦爲溝樹以爲阻固。云郊亦如之者。謂若王國。則近郊五十里。遠郊百里。其都邑亦有郊。詩鄘風千旄云。在浚之郊。是也。皆如竟有溝池樹渠之固也。大司徒云。辨其邦國都鄙之數。制其畿疆而溝封之。是邦國都鄙竟上並有溝之證。雷學淇云。溝樹溝封。互文見義。有溝者必有封。有封者必有樹。蓋周之經野。其法極嚴。不惟邦國都鄙有畿疆之封。近郊遠郊亦有之。不惟城郭溝涂有樹渠之固。里鄙縣鄙亦有之。注云竟。界也者。穀梁隱元年范注云。竟。是疆界之名。呂氏春秋贊能篇高注云。境。界也。案說文無境界字。古境界字皆以竟爲之。民皆有職焉。職。謂守。〔疏〕民皆有職焉者。民。即上文之衆庶。謂居城郭及要塞之處者也。賈疏云。此亦兼上王國及任。即塹築及爲。若有山川則因之。山川。若般。〔疏〕若有山川因之者。說文口部云。因。就也。若界內有山川。則藩落之役事也。若有山川則因之。鼻河漢。〔疏〕就而脩之。以爲阻固也。周書作維籍云。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。

南蔡于洛水。北因于邲山。案周書因義與此同。賈疏云。謂上諸有所造溝澗爲固之處。值有山川之處。則因之。不須別造。注云山川若般皐河漢者。般皐爲山之險。河漢爲川之險。史記留侯世家。雒陽東有成皐。西有般皐。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云。般在弘農澠池縣西。案在今河南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。皐卽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皐縣。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。河漢、詳職方氏疏。

